

點

石

齋

畫

報

點石齋畫報射集目錄

軍令森嚴

倭人膽落

松鼠

營兵不法

借屍還魂

亮節可風

命繫一毛

西員受賀

倭奴無禮

鬻菜翁

鴿戲

名妓好施

求榮反辱

鬧房肇禍

衣謎迎祥

計本火牛

乞靈土偶

天誅不孝

割股祈雨

詐病真死

孔雀傷人

學徒惡劇

替人說象

冤魂附體

倭奸正法

巧受苞苴

惡夢驚人

冒官伐木

人面衣

門兵傷官

戰一江記

盜認年伯

木罌渡軍

以身報國

潭陷志奇

化蛙雪恨

妄傳凶信

節孝格天

貨船觸雷

請飲便酒

蛇驅惡客

勢成騎虎

姑嫂成親

倭王小像

竈神顯靈

戰二江記

小竊酬恩

嚴鞠倭奸

弄假成真

勝國江戰

鬼姻緣

古木孕鵲

婢能擊賊

煙鬼

捆仙索

賭徒滅父

土炮誌奇

豺倚行人

紙製征衣

刺麻異術

褻瀆神明
賽燈申慶
為民請命
倭太子
猪虎同懸
漁人獲璧
書猷獻策
倭兵凍斃
遁身現法
鷄異
寒冬麥秀
借物警人

呼燕為母
土地解餉
疑主為鬼
藉瀑生電
打退神仙
賽行致病
名利兩全
漏洩春光
女學士
匿孩肆竊
昇神試冰
色鬼

義雀
重陽架石
爆竹除怪
吳鳥凌風
韋馱救人
西使覲光
倭龜
庸醫刺面
藉賑索賄
犬乳幼主
持斧砍佛
和尚被燬

倭后
生魂書額
潤賊
兩世喬妝
智賺縊鬼
嵩呼華祝
賠棺異聞
自投羅網
形同狼狽
忠孝兩虧
鷄為蝠制
犬識舊主

軍令森嚴

拾本火牛

大同

大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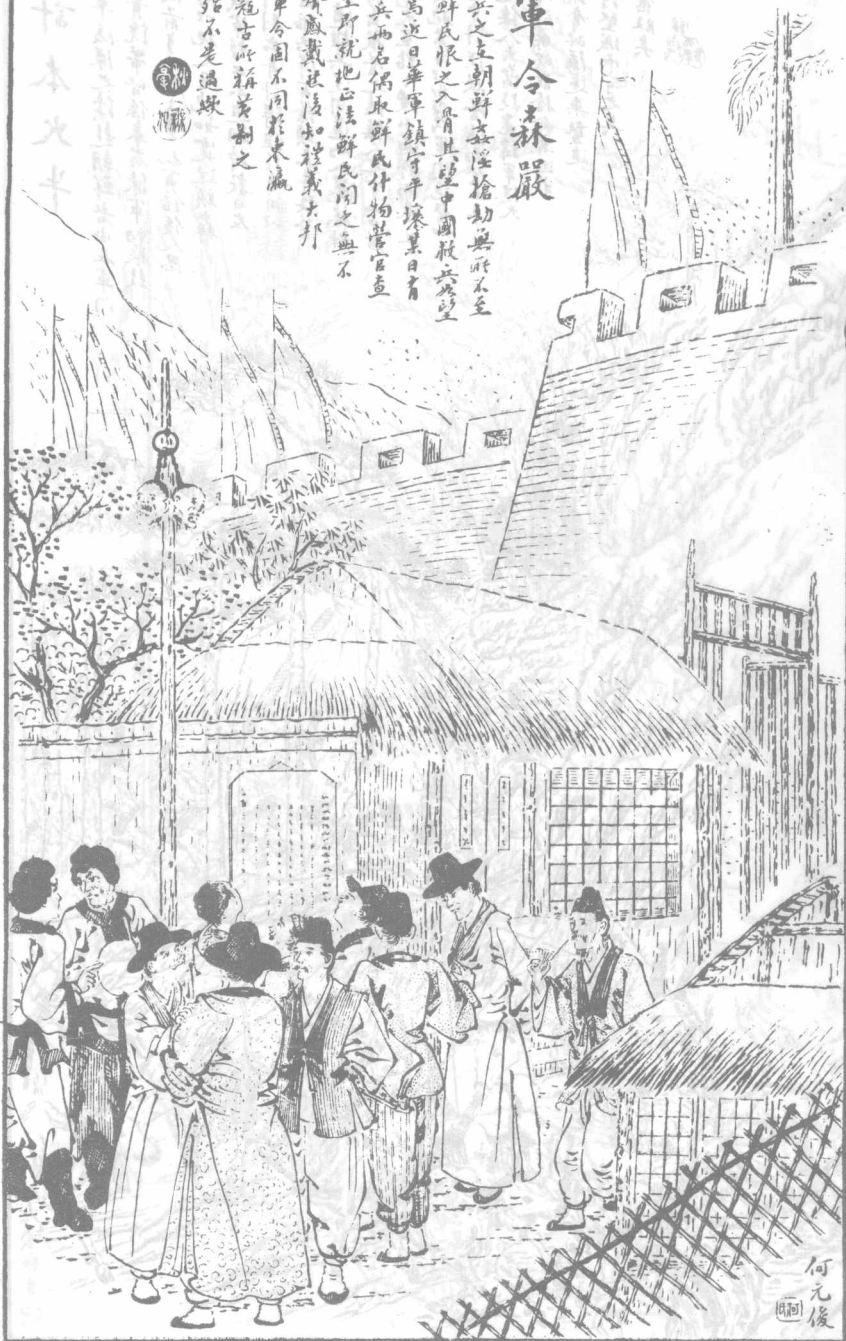
魏公德書味陳其目

軍令未嚴

倭兵之立朝鮮其淫搶劫無所不至
 故鮮民恨之入骨其望中國救兵之望
 歲為近日華軍鎮守平壤某日有
 華兵兩名偶取鮮民什物甚多官查
 知立即就地正法鮮民聞之無不
 同聲感戴後復知程義大邦
 其軍令固不同於東瀛
 海寇古所謂著割之
 所臨不是過歟



松本大平



何元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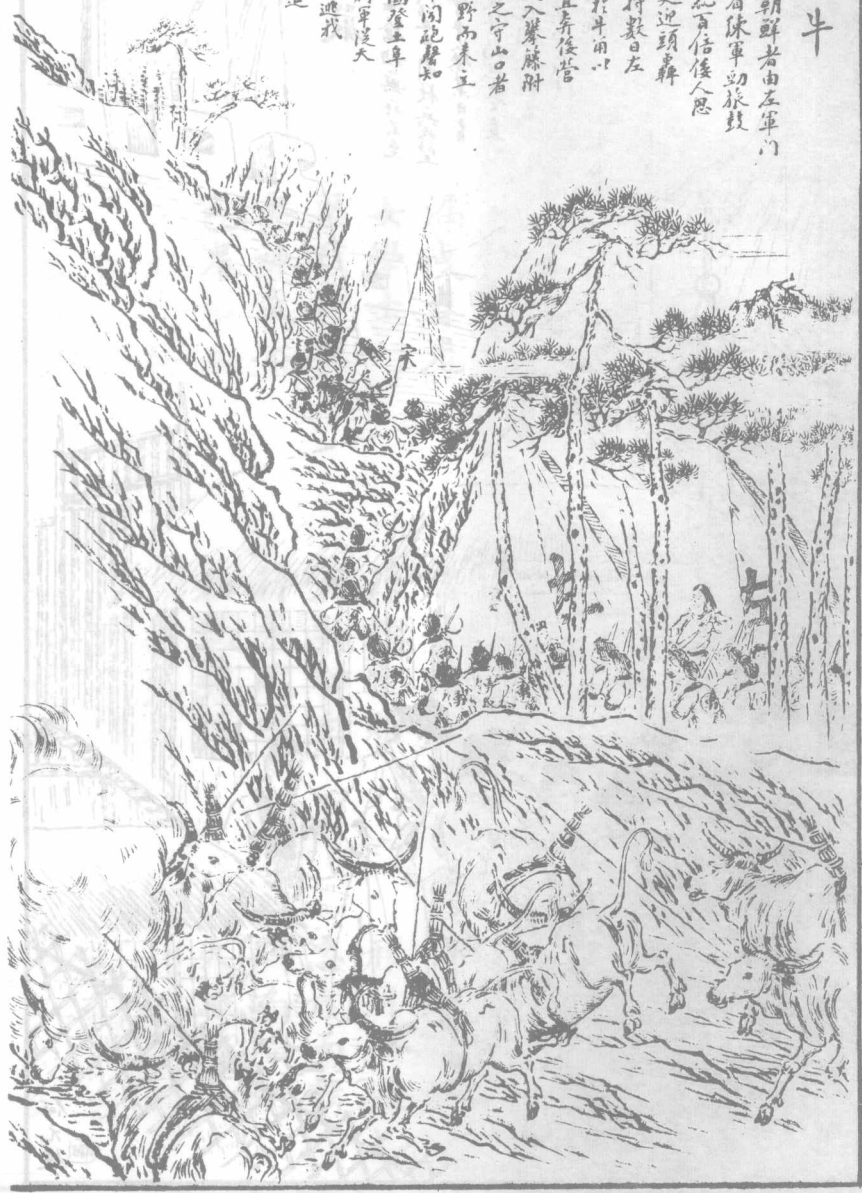


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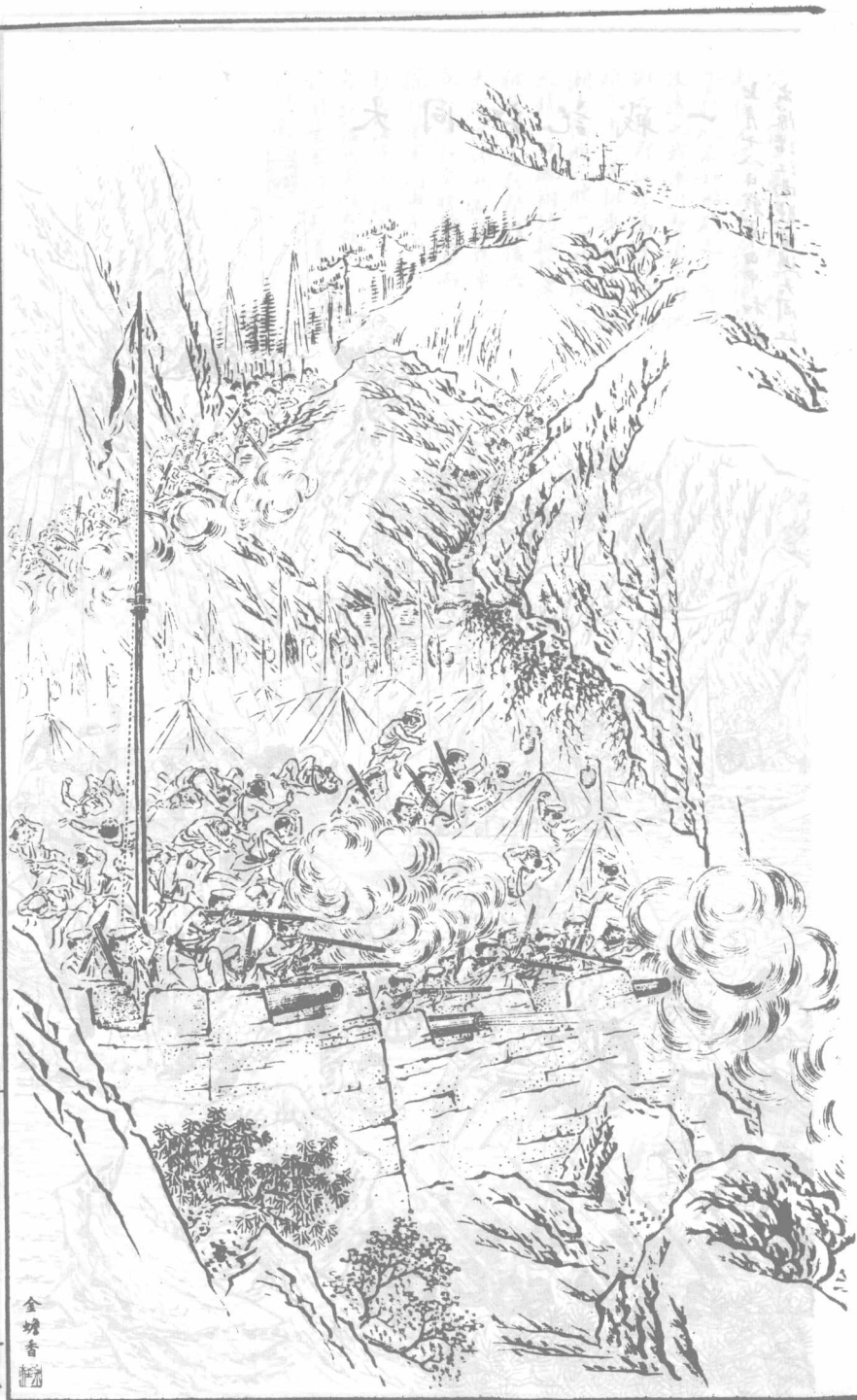
計本火牛

我軍後隊之續赴朝鮮者由左軍門
 寶善院帶道係奉省陳軍切旅鼓
 行而前多士相一勇在百信倭人思
 揮險以扼之巨砲如雲迎頭轟擊
 擊我軍暫止不進相持數日左
 軍門別出奇計得炬於牛田以
 為前驅共得百餘頭且弄伎營
 而別遣雄兵從間道而入攀藤附
 葛抄出敵營之後倭人之守山口者
 暗見火星點灑山遍野而來立
 即發砲奮力以擊我軍砲聲如
 敵已中計遂散營後而登土阜
 擊之倭人大驚疑我將軍軍漫天
 而降况飛砲散捨命奔避我
 軍既奪此隘遂乘勢追
 敵得堅城而守之其
 氣愈壯矣

林
 林
 林



大同縣城一景



二

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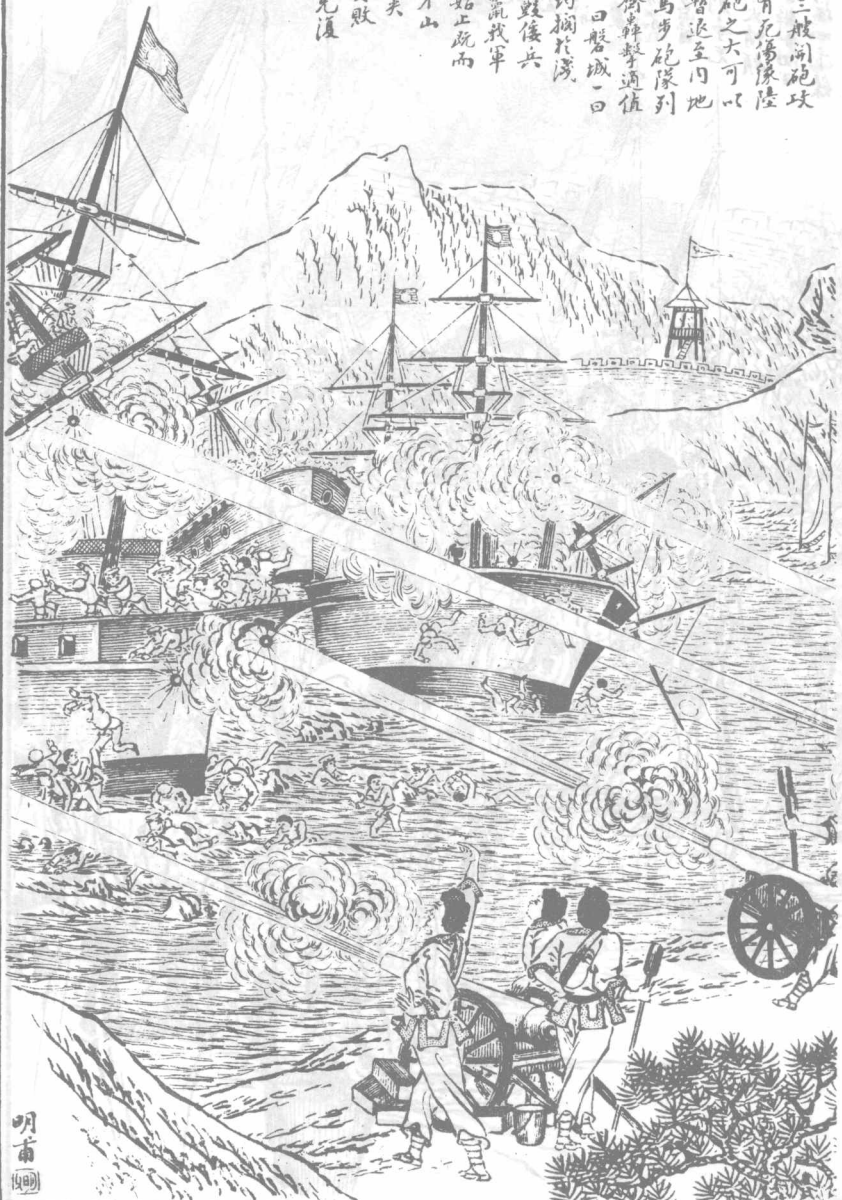
全塘香

大同江戰記一

七月十八日我軍由中和府
出隊沿江南駛才過大同江



突遇倭兵艦十三艘開砲攻
 擊猝不及防略有死傷倭陸
 營行砲不如船砲之大可以
 及遠也我軍乃暫退至內地
 避之旋即派令馬步砲隊列
 砲三十二尊排齊陣擊適值
 潮退倭艦三艘一曰磐城一曰
 天龍一曰鳳翔均擱於淺
 被我軍盡行擊毀倭兵
 大隊急於逃竄亂我軍
 急起追殺至晚始止既而
 探知葉軍門由牙山
 抄出倭軍之後夫
 擊故倭兵有此大敗
 官聞葉軍門已克復
 黃州矣



大同江記 戰二

七月十三日由陸路

赴朝鮮之威軍殺

軍前隊精兵共計五

千名殺散倭軍衝開

血路直抵平壤該家

地方官係倭人所派不

肯迎接逆時該員亦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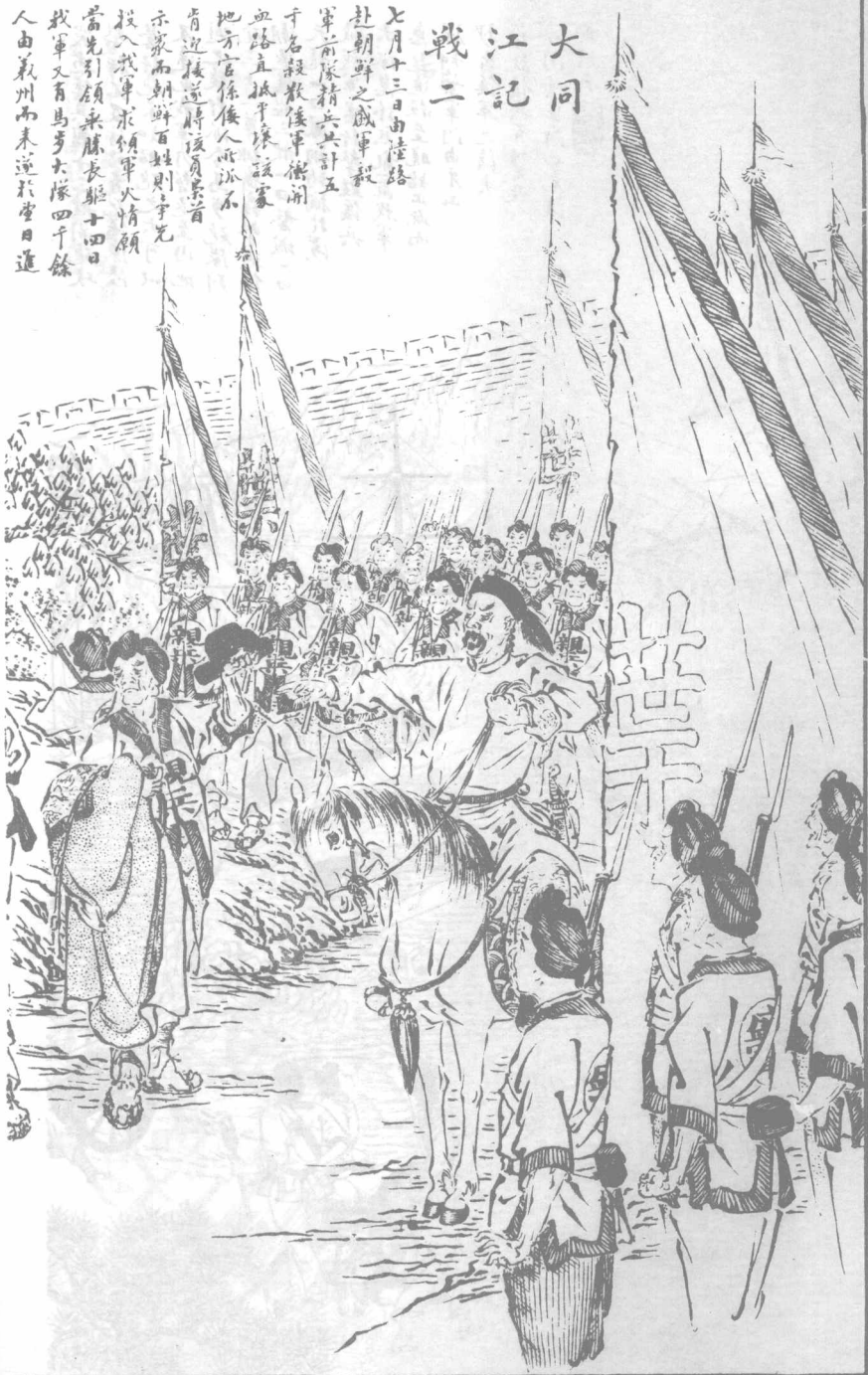
示眾而朝鮮百姓則爭先

投入我軍求領軍火情願

當先引領兵隊長驅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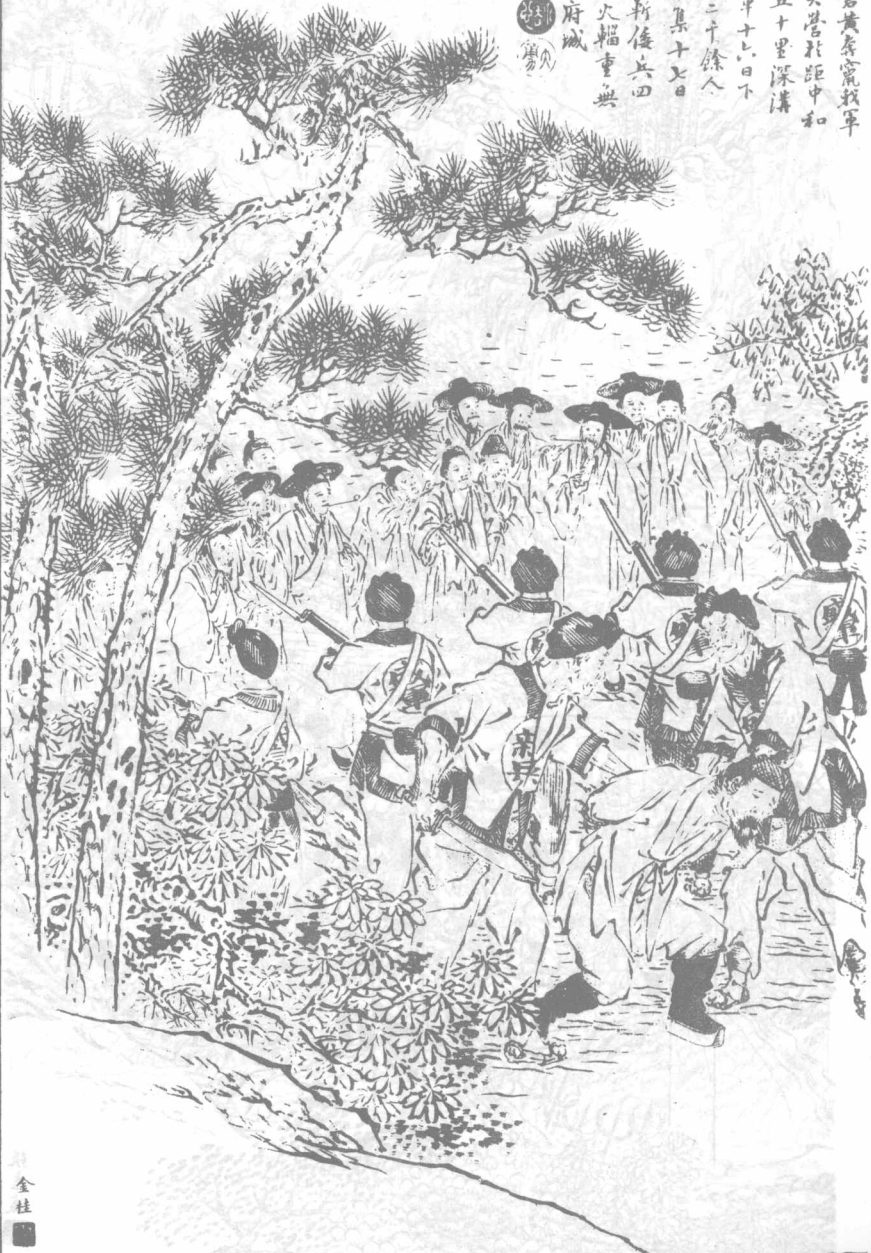
我軍又有馬步大隊四千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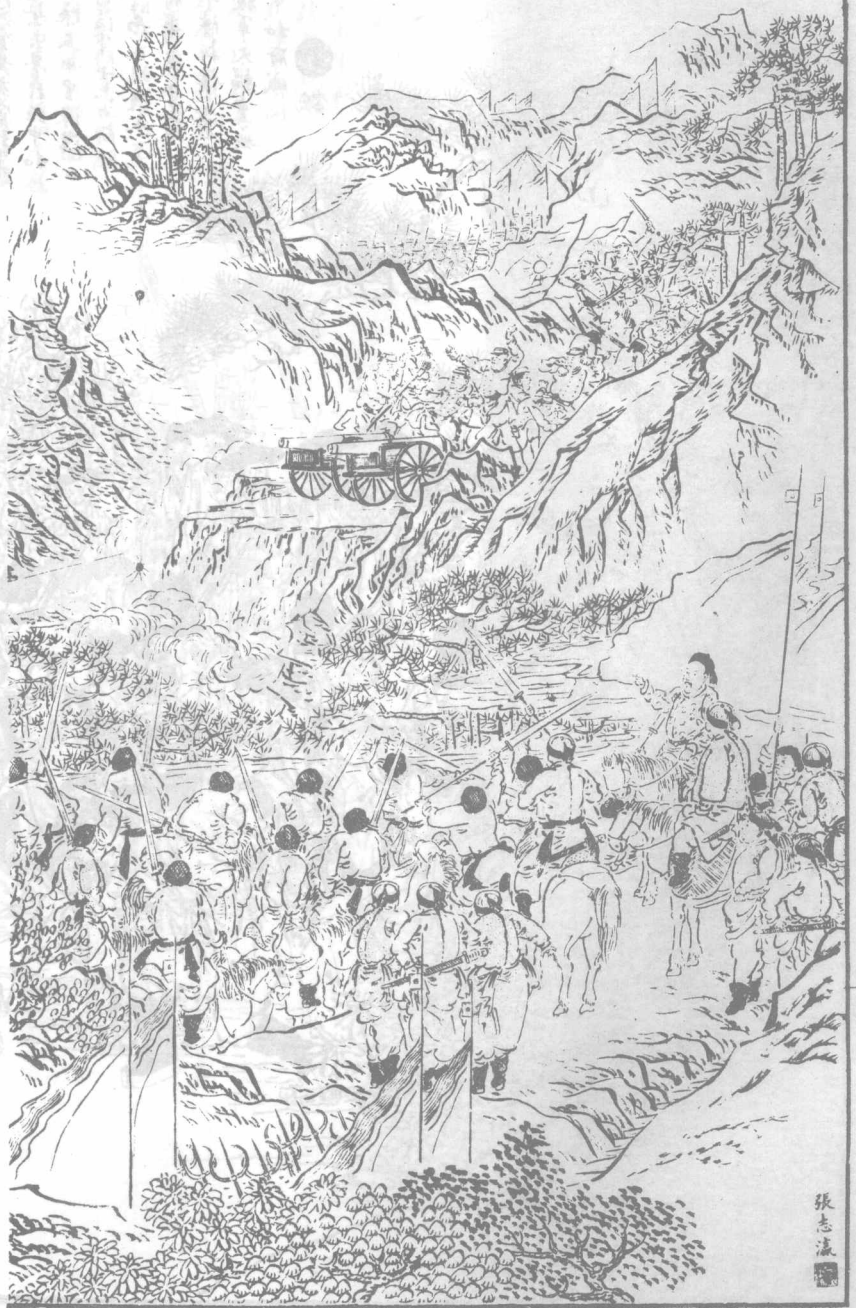
人由義州而來逆於當日進



攻倭營倭兵倉黃奔竄我軍
 拔隊從之柁大營於距中
 八里距平陳五十里深溝
 高壘以待倭軍十七日下
 千大隊一萬三千餘人
 悉至諸將畢集十七日
 進攻倭軍陣斬倭兵四
 千餘兵獲軍火輜重與
 算逆克中和府城

楊
 慶





倭

人膽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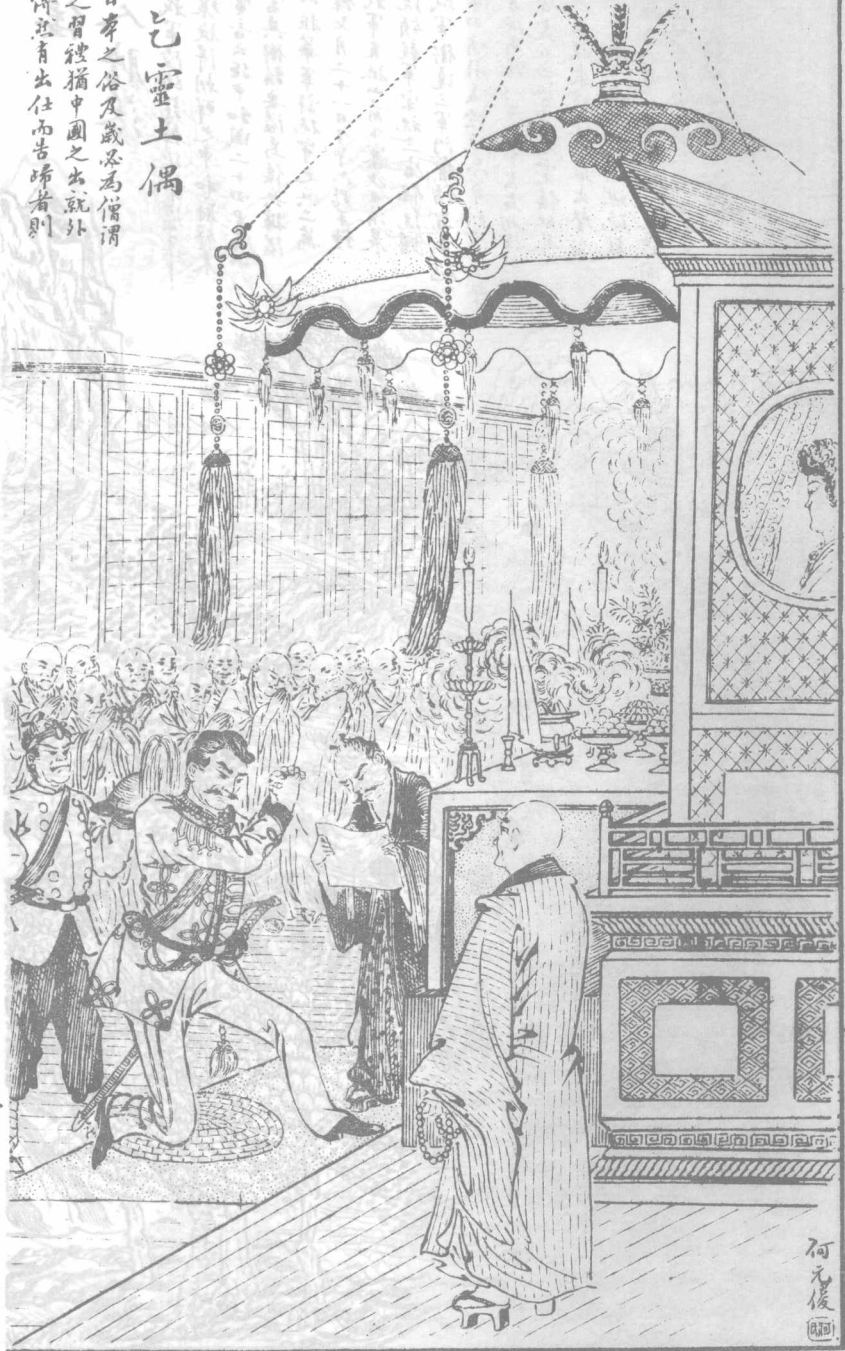
我軍陸路赴韓次茅嶺集平壤旋濟朝鮮之中和府發未電音云距中和城二十四里有山當其衝籍要隘為倭兵據隘以拒華軍計扼守之兵二萬餘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六點半鐘我軍直抵山下前下寨次日清晨統帥毅軍宋祝三官係統領威軍衛連三軍門會錫馬步砲隊四哨用後膛砲六尊列陣遠擊另派馬隊八百名分左右兩路包抄聲震山岳勢若風定倭奴見之無不腹束縛伏不敢出聲無一人出敵者但勉強燃砲數響客作替替而已倭人之膽同於鼠竄戰軍之氣奮若熊羆江旗之振拭目俟之

（此處有兩枚小印章，一枚在左，一枚在右，均為圓形，內容難以辨認。）



己靈土偶

日奉之俗及歲必為僧渭之習禮猶中國之出就外傳意有出仕而告歸者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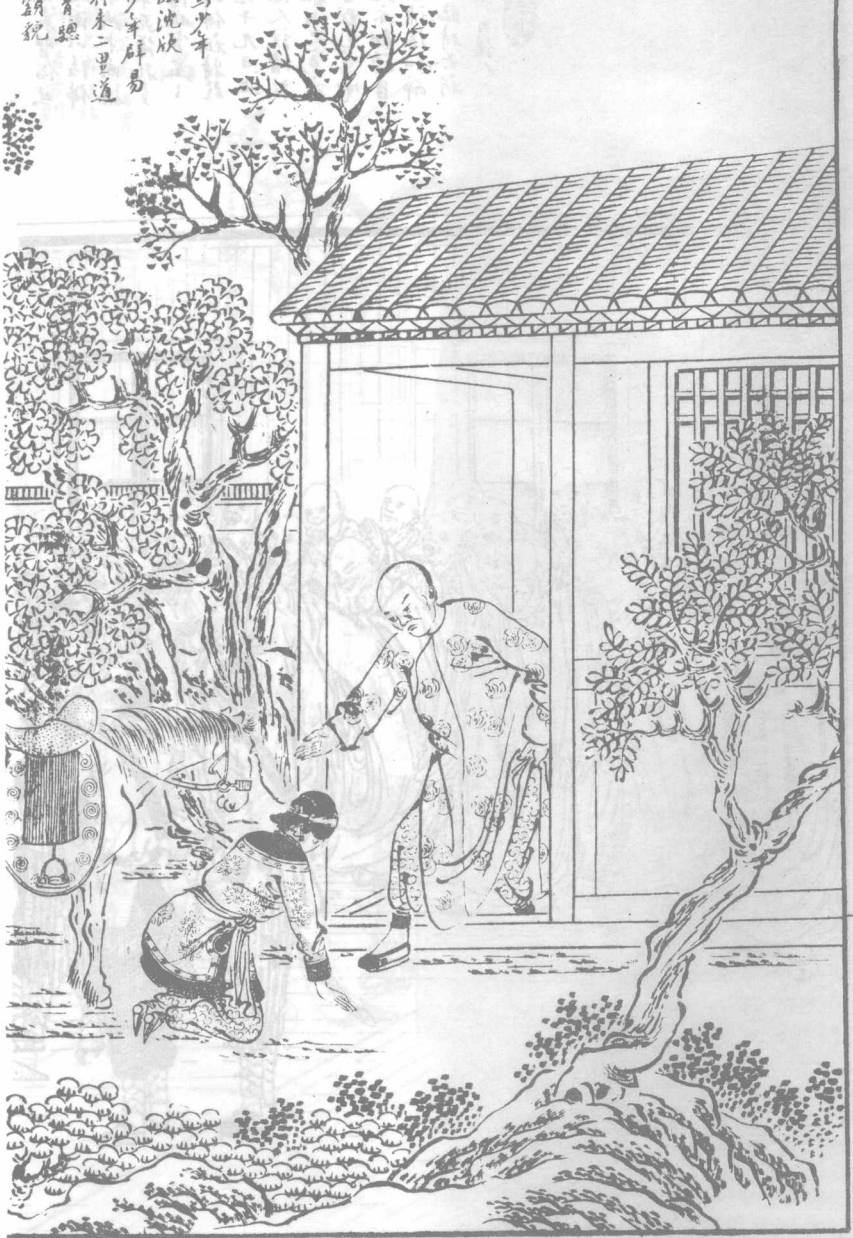


又以寺院為菟裘習俗然
 我自燕秦西通商以後佛
 教始漸衰今幸共中國構
 衅屢敗於華軍死傷孔多
 倭人朝野驚懼所宵皇
 乃妄希乞靈於佛祖特於
 七月十三日起十九日止
 集斃奴二百餘人設壇於
 東京上野東叡山之寬永
 寺禮懺七永日默乞靈寧
 潛為呵復日延亦勅禮臣
 前往膜拜喃誦禱如醉
 如痴美其名曰臨時大祈
 實恣未抱佛脚自倭人之
 志真不可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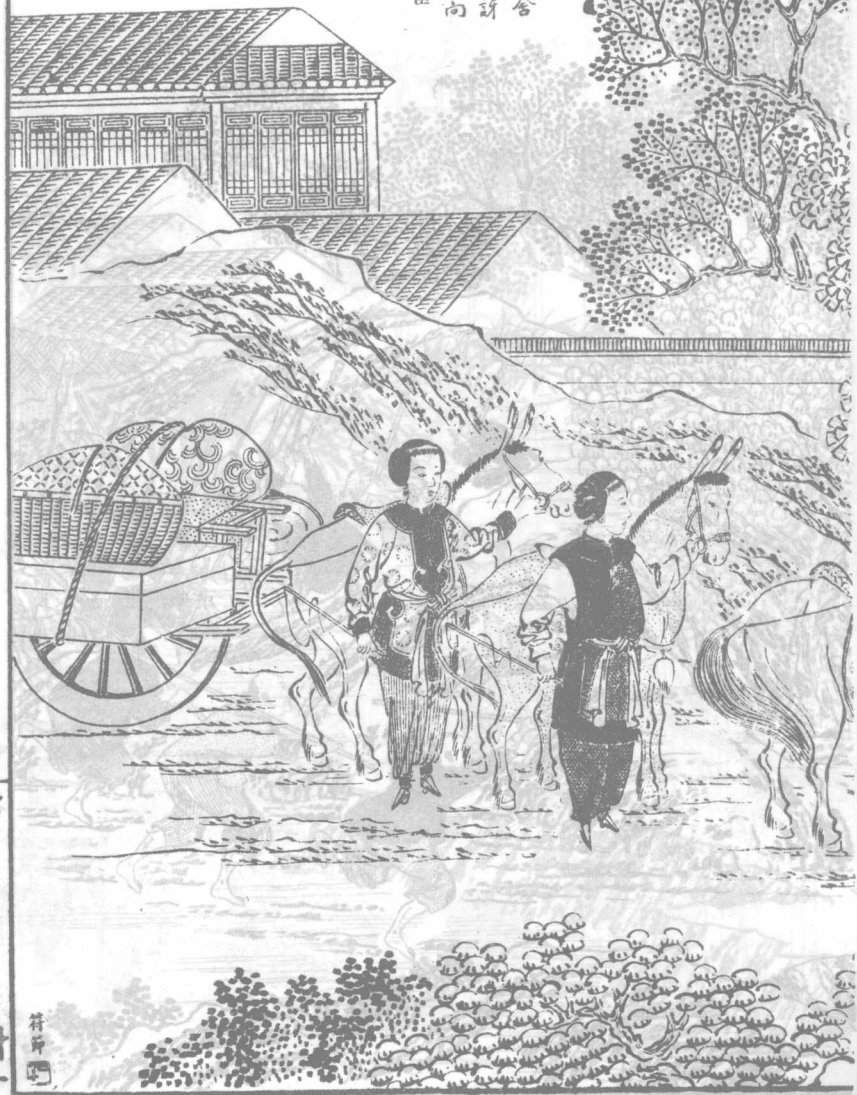


盜認年伯

湖州武孝廉
沈金彪善騎
射精拳勇
能扶兩
疎疎躍
三天許
漢河常
赴河南
訪親即入
都會試道出
陳州息一騎為少年
拔刀阻其去臨沈欣
遂下車與門少年辟易
去仍驅車前行未二里道
旁一女郎騎青驄
馬以紅綃束額貌



極嬌麗方富
 諸問一銀匙
 至沈以刀落
 之刀折為兩
 抽鐵鞭擊下敵
 之木及數合鞭又
 折聲中而逃林中
 二女婢跨健驢出
 書發其行李去沈府息急奔
 十里外喘甫定見道旁有空舍
 趨為視兩半虎口已震裂方以所
 聞見女送二婢神行幸馳驛至向
 沈下騎叩首伏罪曰適獲行盜
 見文書乃知是年伯特來送
 還首致贖百金問其父何
 姓名曰年伯到京相贈
 自知致聲蓋浪霍燕
 上為還去沈抵京向
 河南同年中細訪其
 父不得女亦不知所
 終



小竊酬恩

常俗凡嘗入人家搜括者謂之白日闖西營里劉翁晨起忽見一人狂奔而至向劉口稱救命縣入門側俄數人追至問劉曾見一白日闖石

劉說對入左卷去越

年餘劉赴

馬洲社祖

洲東李地

城門因劉

係田主操



共向劉！

急奔至河

千無船可渡

道者將至惶

遽欲自沉息

華中一人操

小舟出視劉

欣說曰乃恩人耶

載劉至家呼妻出拜劉

謝曰家相救拔實切感深

但素未謀面何故以恩人

呼我其人曰我所嘗手被

難之人也素故業操小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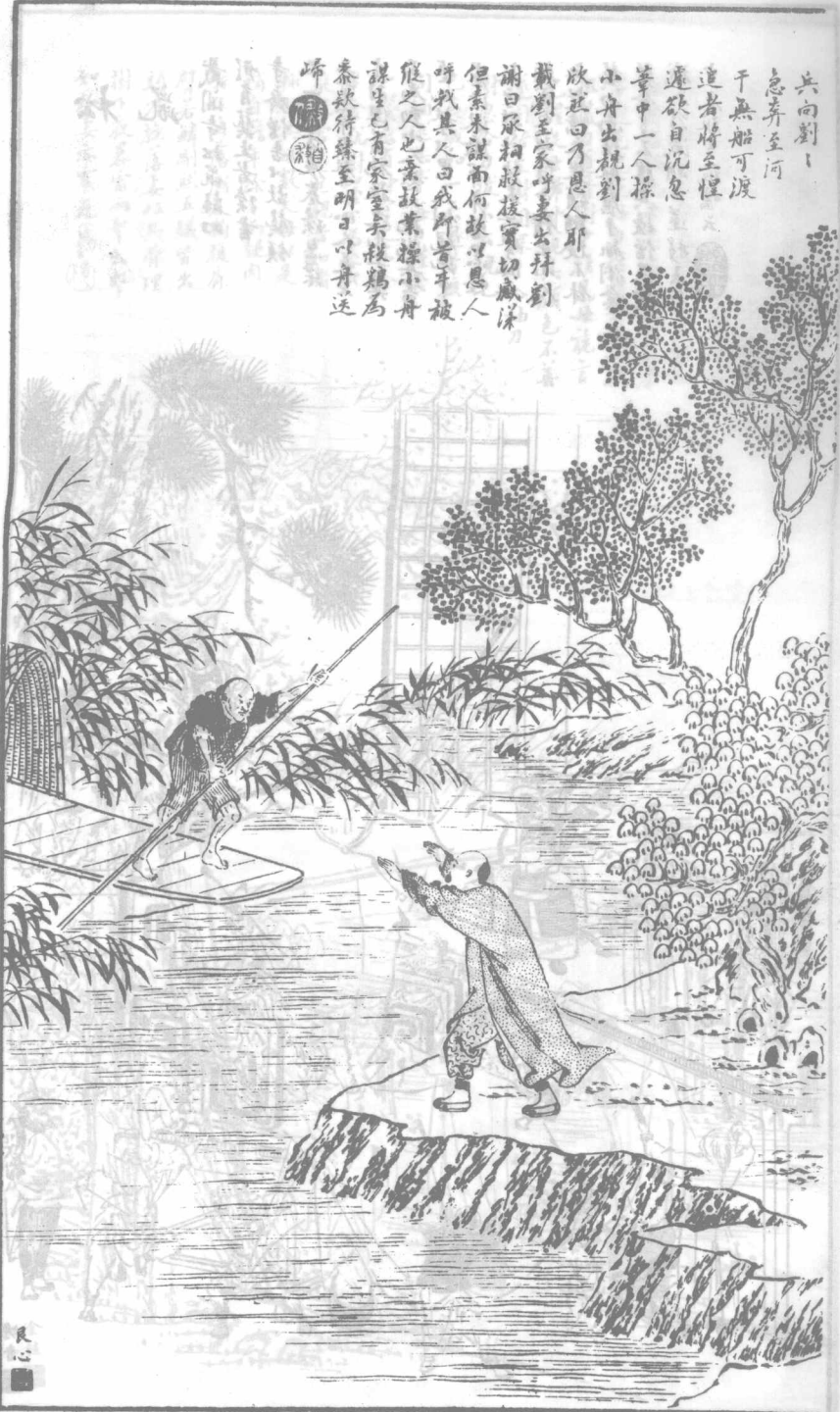
謀生已有家室去殺鶴屬

恭款待臻至明日以舟送

歸



廣德書局藏
此書係由上海圖書館
影印自北京大學圖書館
藏本



松 嵐

戴淵寺松嵐能幻
 刑有甚生者淡書
 寺齊僧告以故藝領
 之一夕方展卷淡息梁
 上憲罕有聲一人心長七
 寸羽櫻箭袍旋走几工藝
 不為動小人怒以靴蹴其書
 墜地擊以果人倒視池中
 墨汁淋漓渾身皆黑怪
 大呼夥計快來共擊此無
 賴賊忽壁縫中鑽出小人
 無數噙衣攀攀踰擾不休
 龔四面揮擊磨手執倒愈
 聚愈多不勝其擾僧取持
 械入行滅明日遂移去前
 中衣服多被噬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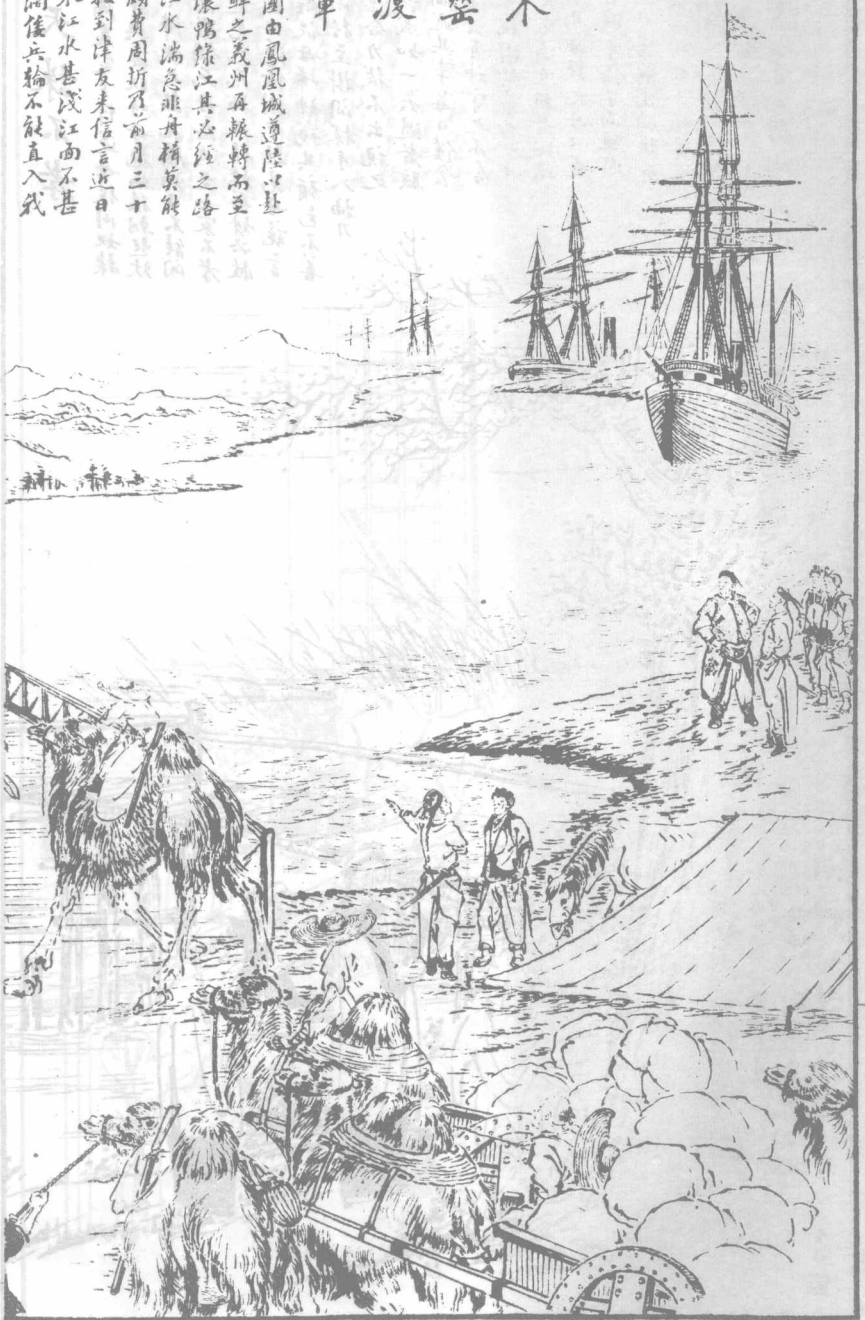
天誅不孝

丹陽農家子忤逆母後同叔隸
 冬日其妻以呼母抱幼孫朝起炊
 粥以泔吹之熱氣騰灼目不能開
 孫忽躍鍋死母急逃至女家不孝
 子起見兒死抽刀往轉舍毋必救
 阻藏刀遁倚樹中往見母詭言
 兒醒從母婦窺其顏色不善
 遂同往至樹間探手入抽刀
 樹忽合力拔不出視之
 已長成如一矢過者駭
 問猶述其事每日僅食
 一餐云有神守之不令
 多食就樹架茅為屋以
 蔽風雪遠近觀者如堵
 輒助其母數文母以是
 稍自贖年餘子兩脛肉
 片已自落漸及胸腹肩
 臂若鱗剛世五臟皆出
 頭乃脫落妻收其骨埋
 樹下夜暮雷雨擊出擊
 如於妻亦震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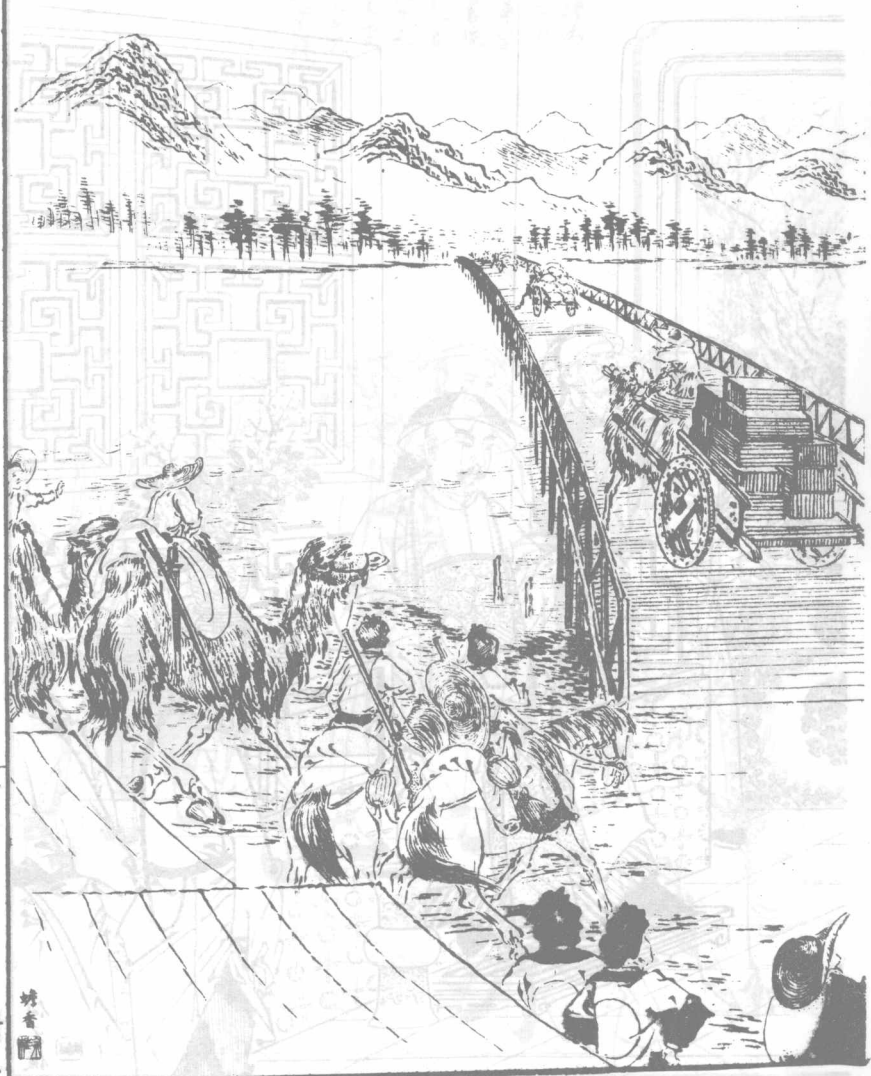


木 嬰 渡 軍

中國由鳳凰城遵陸以赴
朝鮮之義州再轉轉而至
平壤鴨綠江其必經之路
也江水湍急非舟楫莫能
渡頗費周折前月三十
日接到津友來信言近日
以來江水甚淺江面不甚
寬闊僅兵輪不能直入我



軍乃於江中搭造浮橋一
 座剋期竣工堅固異常嗣
 後凡運兵將餉皆以由橋
 運達朝鮮無須繞道亦不
 慮樵船攔截嗣後人得此
 消息深為駭異試則長驅
 之基主而破竹之勢成矣
 倭人非撲死無日耳



嚴鞠倭奸

倭奸捕叻友次郎及
福元林平未作奸細
被獲後由美領事館
解進城道憲親提嚴
鞠其時蘭房嚴密無
送悉其細情惟據傳
聞之詞則云捕叻友
次郎供幼時曾立上



海濱書平時偶立港
 城馮姓家園遊現立
 東京為官如中國知
 縣之職奉政府之命
 來中探聽軍情因我
 膽怯派福元林平作
 伴又據福元林平供
 稱年二十八歲向在東京耕種為
 生家有老母年已衰邁有田三十
 餘畝頗堪自給六歲時曾讀華字
 書至二十一歲來港立梅溪書院
 肄業四年二十六歲回國又赴各
 國遊歷今來中國無非為國家之
 事破獲別無所懷惟念老母立堂
 俸朝俸閩深負不孝之罪有言次
 淚隨聲下觀察既得確供即稟詳
 皆憲現已解往金陵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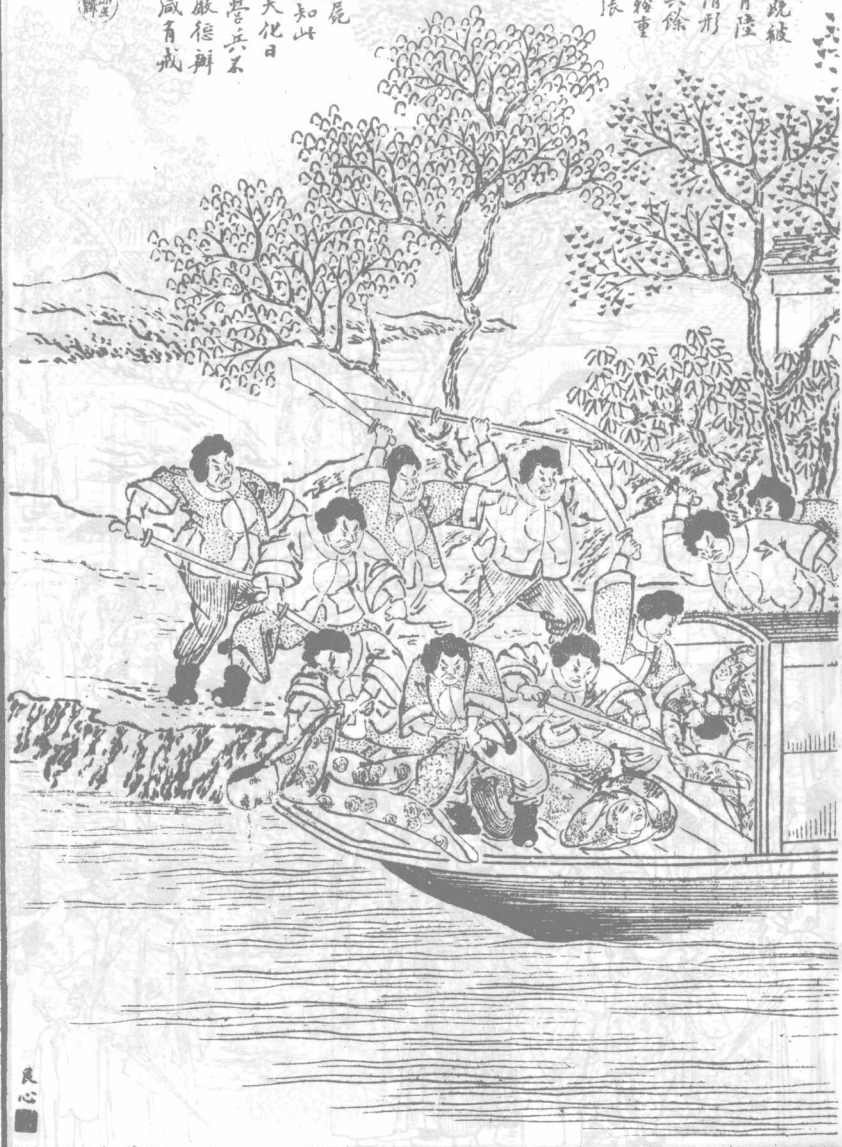


營兵不法

本在江南鄉試
有松郡士子某
某等糾約同伴
八人雇乘江北
民船載至離鎮
江下湖之北河口突有
左八營兵數人持旗佩刀
聲稱封船登舟洞唱船中有
潘張二生恐其有誤湯期力
與之爭兵衛之旋
即回營復約兵
勇十餘人各
持刀械前來
報復先將一
老儒擊倒入
船搜查過張



刃奉刀亂砍手臂
 及頸均受重傷潘則此被
 刃傷後復擲入江心有陸
 生者性最純謹見此情形
 惶急無措亦即提江其餘
 徐錢金江諸生受傷極重
 不啻其受傷最重之張
 某逃至金陵歷控
 各衙門當由劉制
 軍主飭營務處前
 往該處點驗左八
 一營內缺五兵已
 飭查緝一面由江
 甯縣驗明各傷好
 言撫慰刻開潘陸二屍
 已由救生船撈獲未知此
 案如何了結也噫光天化日
 之下省城鬧市之區營兵不
 法一至於此若不從嚴懲辦
 將來各屬士子應試咸有戒
 心尚復成何世界耶



割股祈雨

祈雨之術
多矣後未聞
有割股以禱
天者有
之則自
湖北黃
梅縣之
甘塘河農
始緣今年



宜早魁為虐農田望
 而久而不得甘向未若
 苑齋耕耨之餘惟以
 味極為幸賸仰昊天
 而澤未沛爰設壇代
 眾祈禱自七月朔日
 起跪求於翌日中三
 日而仍未至乃割股
 肉一塊盛之盤中以
 作供奉次日停午雷
 電以風大雨繼至頃
 刻間田疇沾足溝澮
 皆盈所人捷之備鼓
 樂肩輿迎歸以示庸
 頌此豈曰設身以成
 仁乎可笑而亦可憐

乙
 卯



以身報國

倭人婦女亦無廉恥男女同浴而不避客館中當值者多以婦人充之備之若使婢暱之為客要皆無不可前此曾陪送來中國至泥地開東洋堂子以及設茶館為女堂信者於過客皆是倭人調戲全不知羞怯倭國領事官見而恥之始驅逐回國故東洋妓女最多亦最賤近以倭兵屢敗國庫已空乃創設恤兵部令民間獻納金銀不足則捐及娼家夜度之資或兩元或一圓即使終年罔燕無人亦須以五十錢上獻以充作兵餉喜小妮子捐軀報國將來必與戮力疆場者同膺懋賞也

（附圖）



真石地景

平遠風景
蘇州風景
杭州風景
南京風景
揚州風景
蕪湖風景
鎮江風景
無錫風景
常州風景
蘇州風景
杭州風景
南京風景
揚州風景
蕪湖風景
鎮江風景
無錫風景
常州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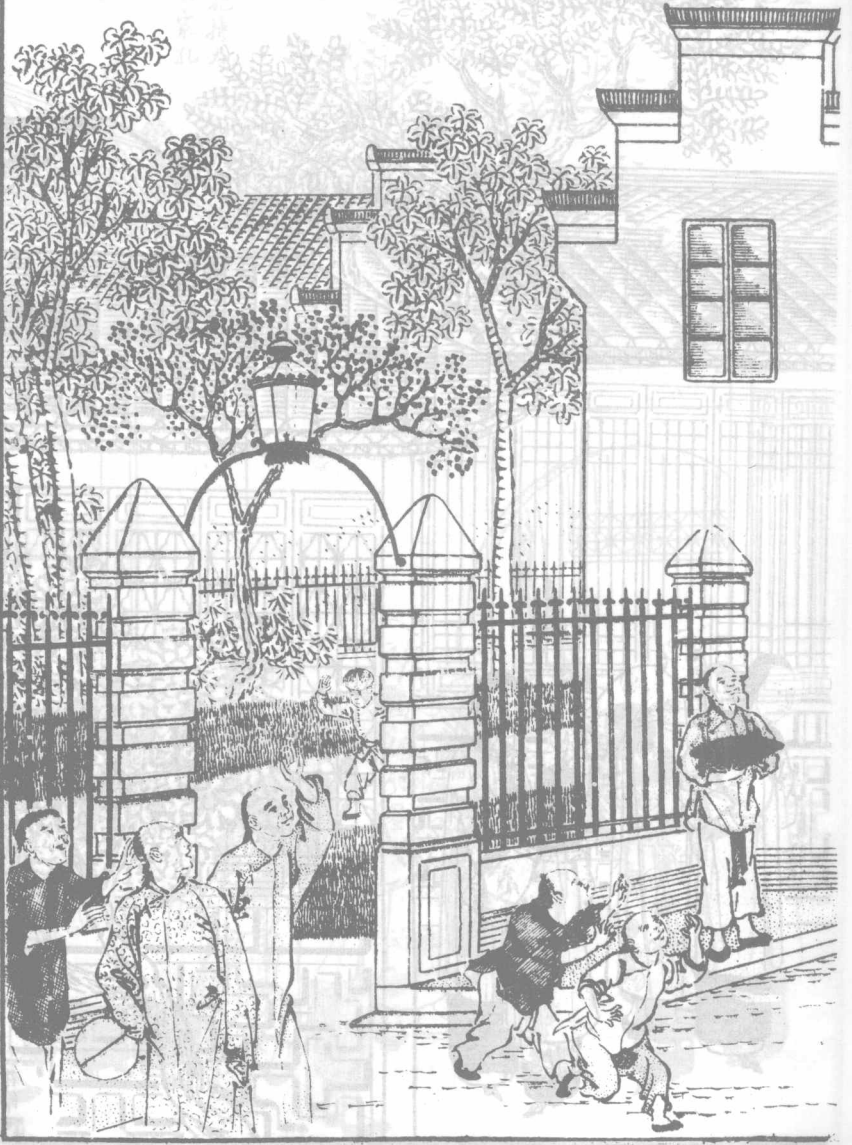


弄假成真

中元例有盂蘭盆會蓋
 盂蘭盆者佛言普濟也而
 後人誤會其意以趨果威
 之莊旨以作齋供吳其本
 旨矣乃諱寧增華若至今
 愈甚粵人信鬼尤為不經
 宜其以此實禍也今年如
 口百陸仲餘及林姓建設
 盂蘭盆會隨時點景窮
 極奢華若以此糊成華
 捕臂上西欠者一百
 五十二號置之會
 中適者一百



五十二號華
捕巡路過此
見而大怒謂
其有意侮辱
將林陪二人
及低巡捕一
併拘送公堂案別
駕判罰林洋五元
陸二元四角押悔
巡捕者輩



借屍還魂

直隸長垣
 縣農家侯
 姓女脫頭
 佳共母行
 債未嘗出
 門一日莽
 家赴田拾
 麥獨女留
 比鄰孫生
 風給女美
 乘其狗居
 往挑之拒不
 納孫淫詞穢語備
 狂調笑女怒自房內以



剪刀面門縫擗之孫顯走倉
 皇間遺一扇一帶於地適女
 嫂自回家見孫神色有異
 至庭中復得遺物疑女有私
 白之翁媪翁媪不察女
 遂自縊孔媪者鄰村
 巨族也有女年十七
 志堅死忽蘇曰此何
 處財我何為至此家
 人語之自言侯姓女
 為嫂寃死冥王嘉其
 貞節因陽算未書判
 令借屍還魂急欲
 歸家以明前生之
 寃家人苦禁之告
 諸其家鄰祠前生
 事及確其父雜祠
 人中往見之女還前抱持大
 哭備述寃狀欲仍回家孔
 不可父母亦勸止之



詐病真死

有某甲者詐病儘
 臥道旁口流涎沫
 令其堂指為中途中
 惡廣募醫藥資息
 乃自批其類狂言
 不休謂我將死於路
 乃係數定商何人斯敢
 於放聲善此地先幸有
 一人暴斃也除苦彰時克
 寤然而死其堂乃鑿其為
 之棺殮去以甲若當其
 詐病已有死之心矣不死
 何侯



潭 臨 志 奇

蘇鄉壁亭鎮

於上月下旬

某夜大雨傾

盆雷聲競

居人從夢中

驚醒不知家

死何物次日

查知是晚擊傷稻田四十餘畝外有某處亮油

賊一潭約深四尺許潭內有籽元寶用黍米粒

等物不知送何而來其為習龍所攫而飄墜

於此耶抑有物潛藏諸民間可資飲喻今

已被雷殛究僅存此物耶有藏者以理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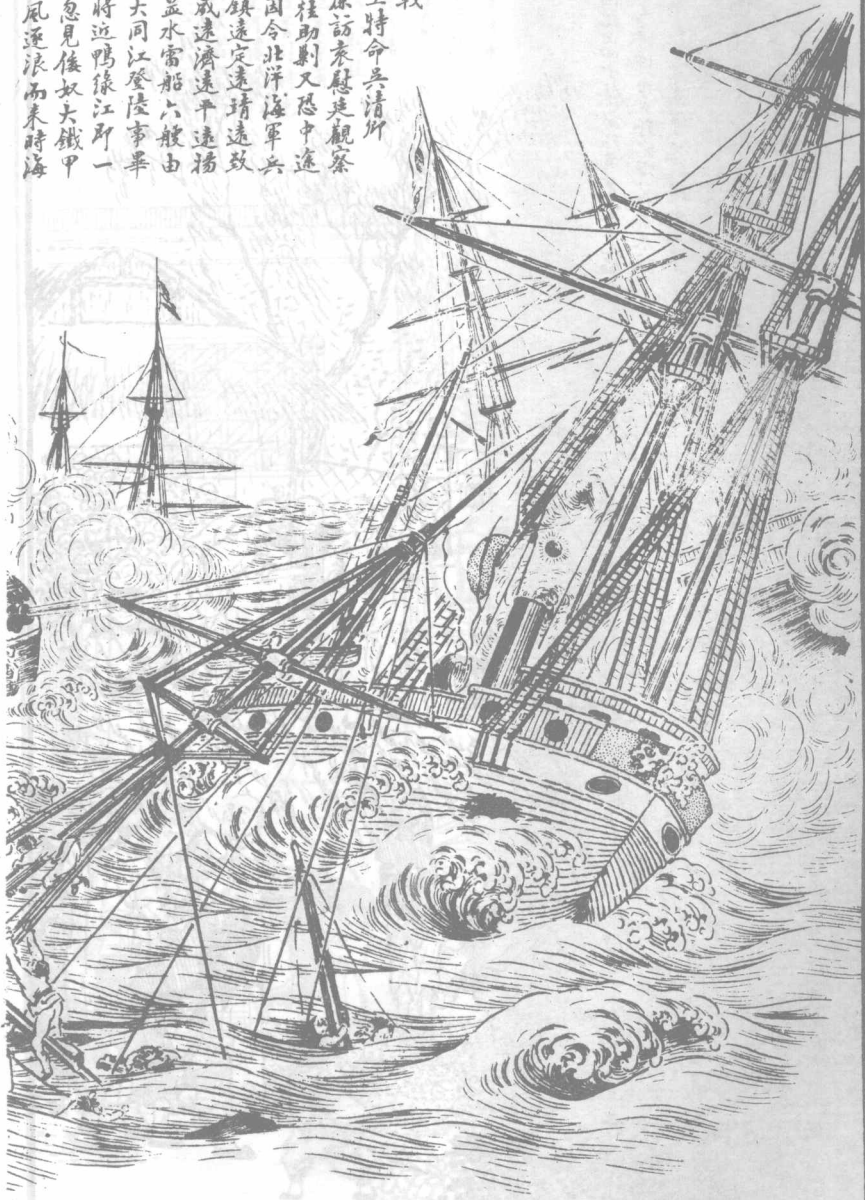
必有能折衷一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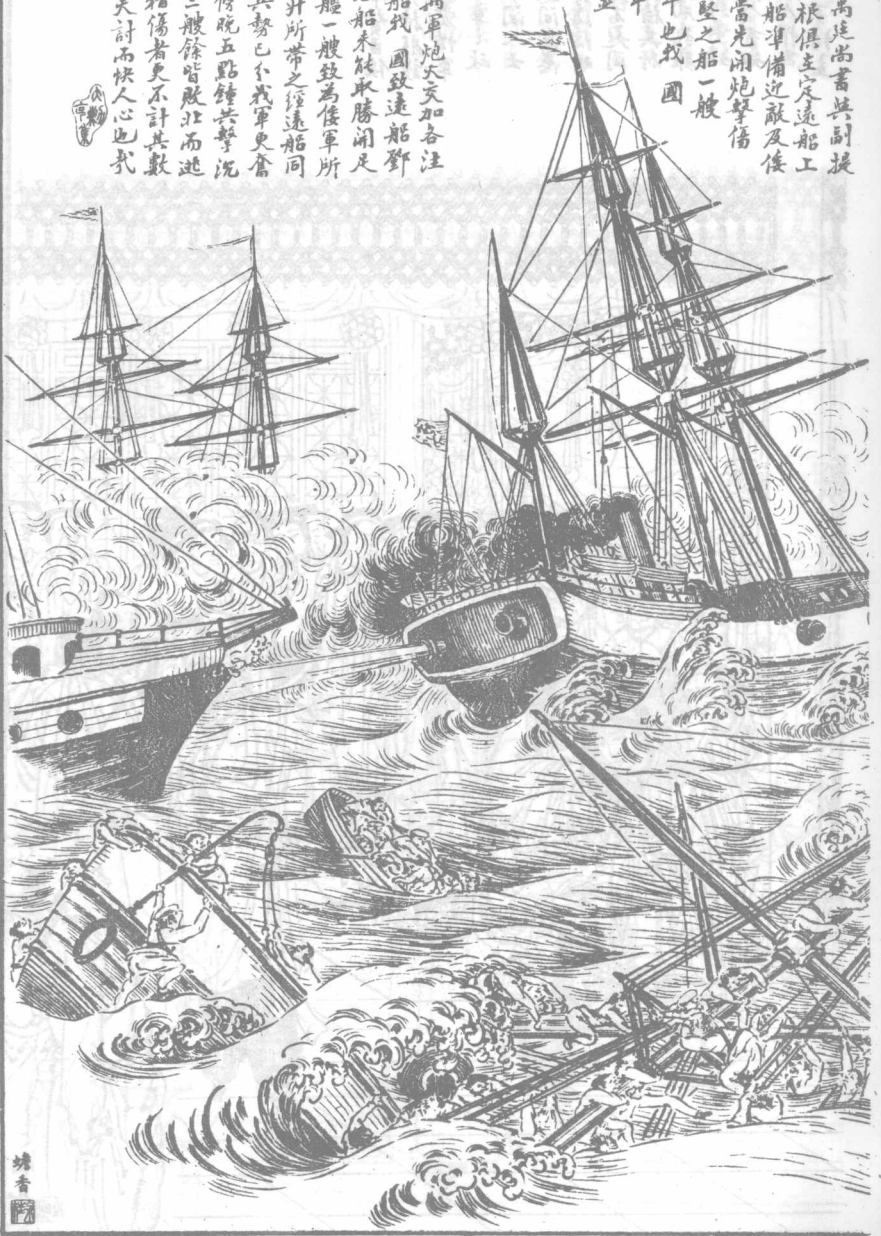
鴨綠江戰勝圍

倭奴摩魯戰

局已成 皇上特命吳清所
中丞周玉山廉訪袁慰是觀察
督率陸師前往助剿又恐中途
為倭奴所乘因令北洋海軍兵
船十二艘曰鎮遠定遠靖遠致
遠來遠經遠威遠濟遠平遠揚
威超勇廣甲並水雷船六艘由
旅順護送至大同江登陸事畢
即出大同江將近鴨綠江即一
名大東藩者忽見倭奴大鐵甲
船十二艘衝風逐浪而來時海



軍正提督丁高廷尚書共副提督
 督德員漢納根俱定遠船工
 志壯旗令各船準備迎敵及倭
 船既近定遠當先開炮擊傷
 倭奴最大最堅之船一艘
 時十八日正午也我國
 兵船除濟遠平
 遠威遠三艘並
 水雷艇
 六艘另
 駐江口獲
 衛運兵船之
 外實剩八艘而軍炮火天加各注
 意於提督座船我 國致遠船擊
 管駕世昌見各船未能取勝開足
 機器撞沉倭艦一艘致為倭軍所
 圍其林君永升所帶之徑遠船同
 時沉下倭奴兵勢已不我軍更奮
 百一信直至傍晚五點鐘共擊沉
 倭船四艘傷三艘餘皆敗北而逃
 倭奴死也沈指傷者更不計其數
 証不足而伸 天討而快人心也我



亮節可風

福州將軍希贊臣侯
帥秉性忠貞持躬謹
錫淮任以來愛惜軍
士整頓操防卓一政
聲燦人耳目閩人士
咸稱道之秋間急患
沉疴猶力籌海防所
夕靡暇遂致不起同
寅痛悼之餘檢其行
篋仍兩袖清風裝難
成珍乃代為料理始
克成事其清介有如
此者內寵二人惟焉
此無出其二子治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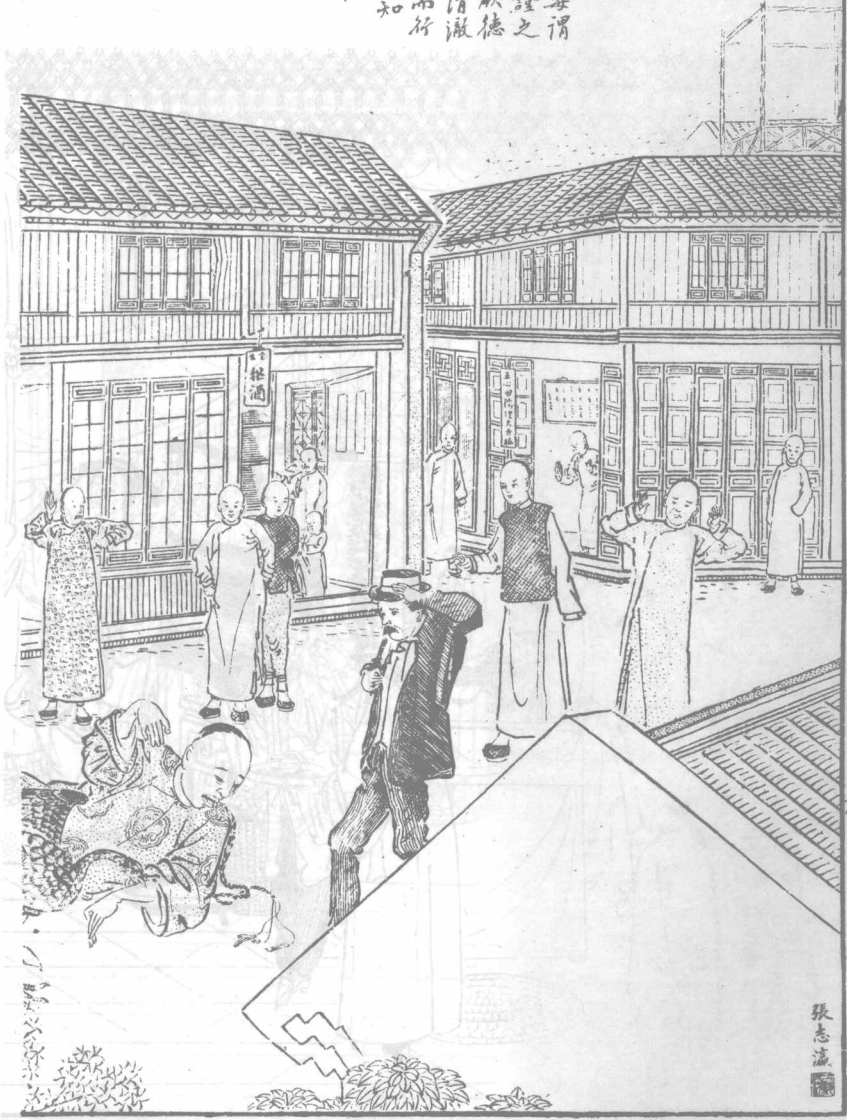
襁褓係第三如夫人
 所生馬氏賦性溫淑
 尤得侯帥歡款自侯
 帥薨後哀痛迫切願
 以身殉竟絕食七日
 禱告靈前吞金竟死
 幸旁人知覺尚早立
 為灌救一面勸慰再
 三權以紙人一具代
 殉始稍進飲食呼志
 節若此亦可嘉矣

忠
 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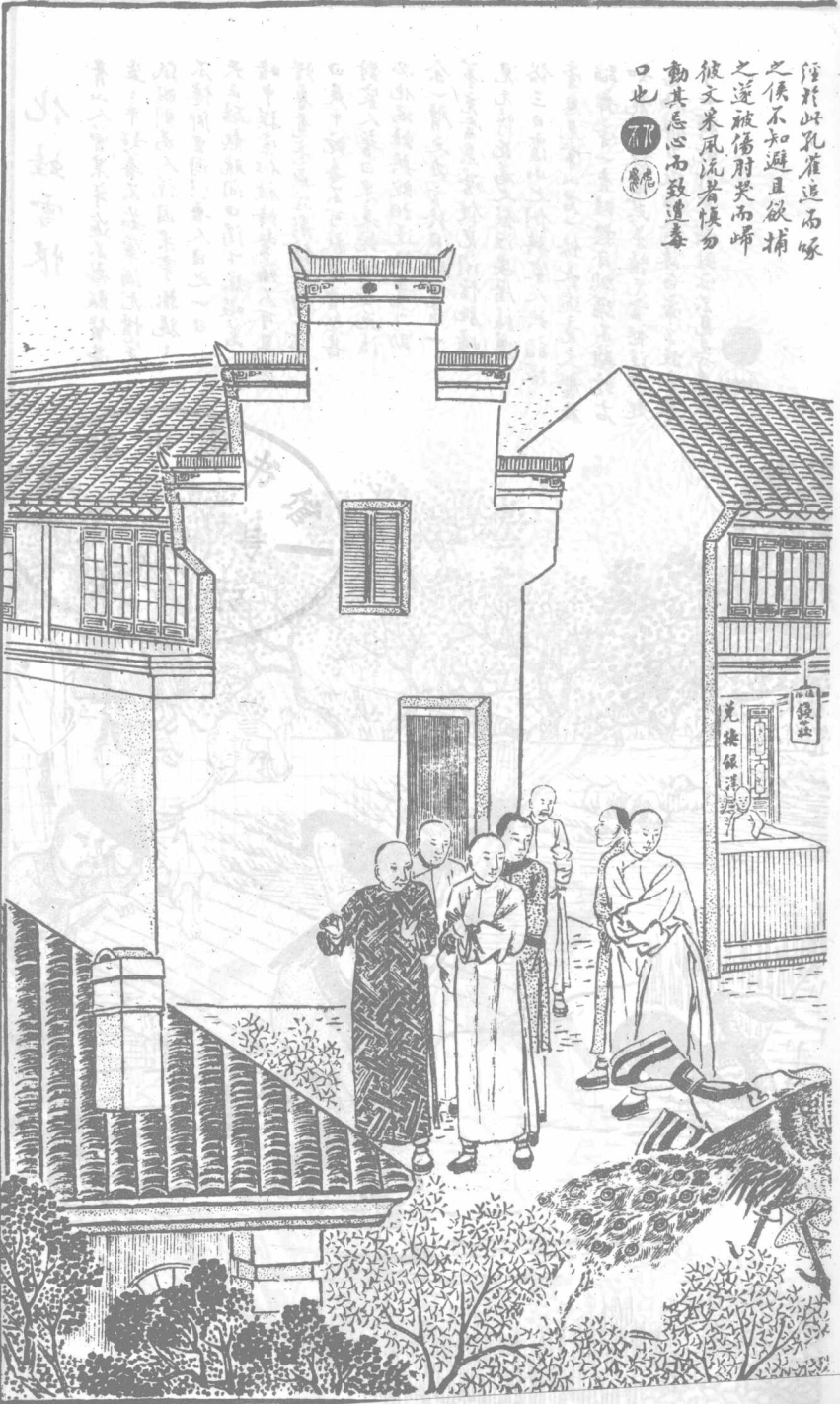


孔雀傷人

孔雀出西域又名越鳥身毒謂之摩由非以今印度之音證之固不相遠也古人稱孔雀厥德有九顏貌端正一也聲音清激二也行步翔序三也知時而行四也飲食知節五也常念知足六也不分數八也少淫九也是固其家禽之五德不相侔矣其性最多忌嫉自矜其尾遇婦女之衣服麗都者必翹其尾與之相競或逐而啄之小坡拋球場有一孔雀形體甚巨遍體圓文五色相繞為帶通有土人僕某弱冠年華鮮衣華服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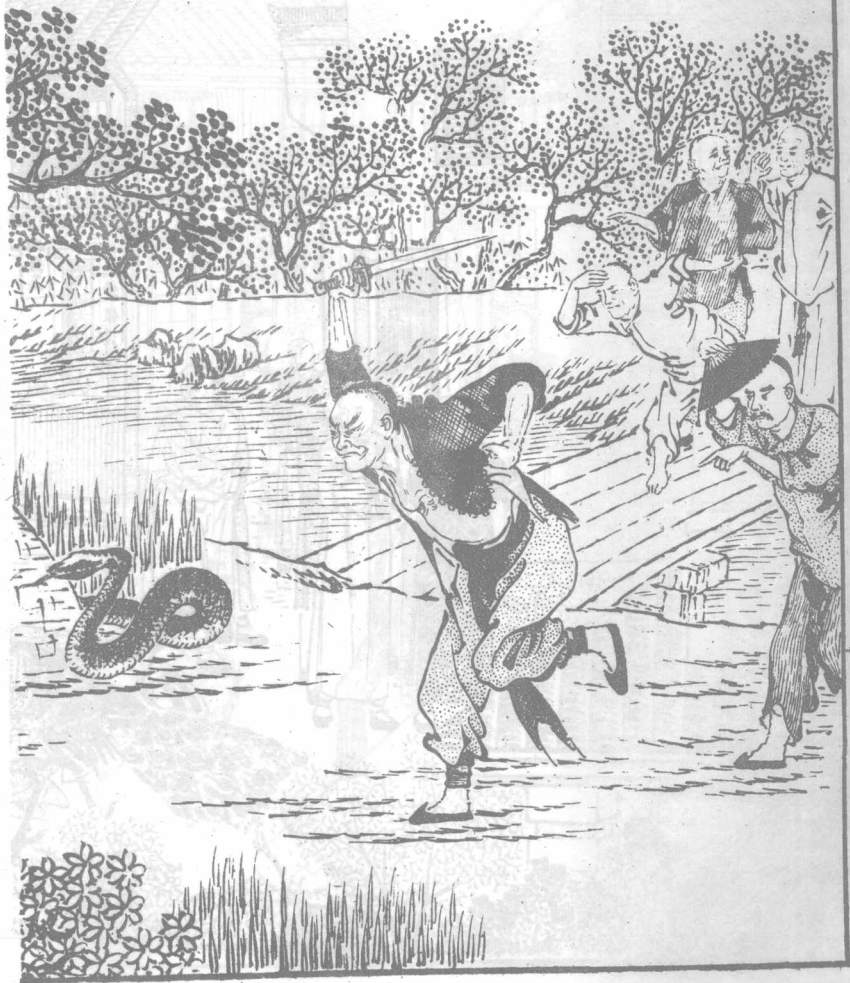
徑於此孔雀追而啄
 之侯不知避且欲捕
 之遂被傷肘矣而婦
 被文采風流者慎勿
 動其忌心而致遭毒
 口也



小
 說
 卷
 第
 一
 回

化蛙雪恨

青山人曾某年逾不惑販貨營生，平好善，不茹葷酒，尤惜字，紙暇則為人說因果事，輒視之不倦，街里固以善人目之一日，天正酷熱，晚間口渴下床啜茗，暗中摸索，似被蜂螫，痛不可忍，燈下覓亮，無踪，影情，醫視之，皆曰：是中蛇毒，不可救藥，曾怒甚，對家人誓曰：果是蛇傷，吾死法必化為蛙，共蛇相逐，汝等可助余一臂之力，言終日，瞑曾有一弟，充當某營健兒，聞信馳歸，見兄將死，為之飲注安屠法，道俗三日，覆山之例，共家人共詣塚旁，忽見常山君一條，長逾丈，大盤旋，踞岸旁，一青蛙怒目，跳躍不離蛇右，如龍戲珠者，弟遂言，怒送心起，急抽佩刀，致沛公，誅白帝子，故事，舉手一揮，蛇即中斷，蛙亦不見，是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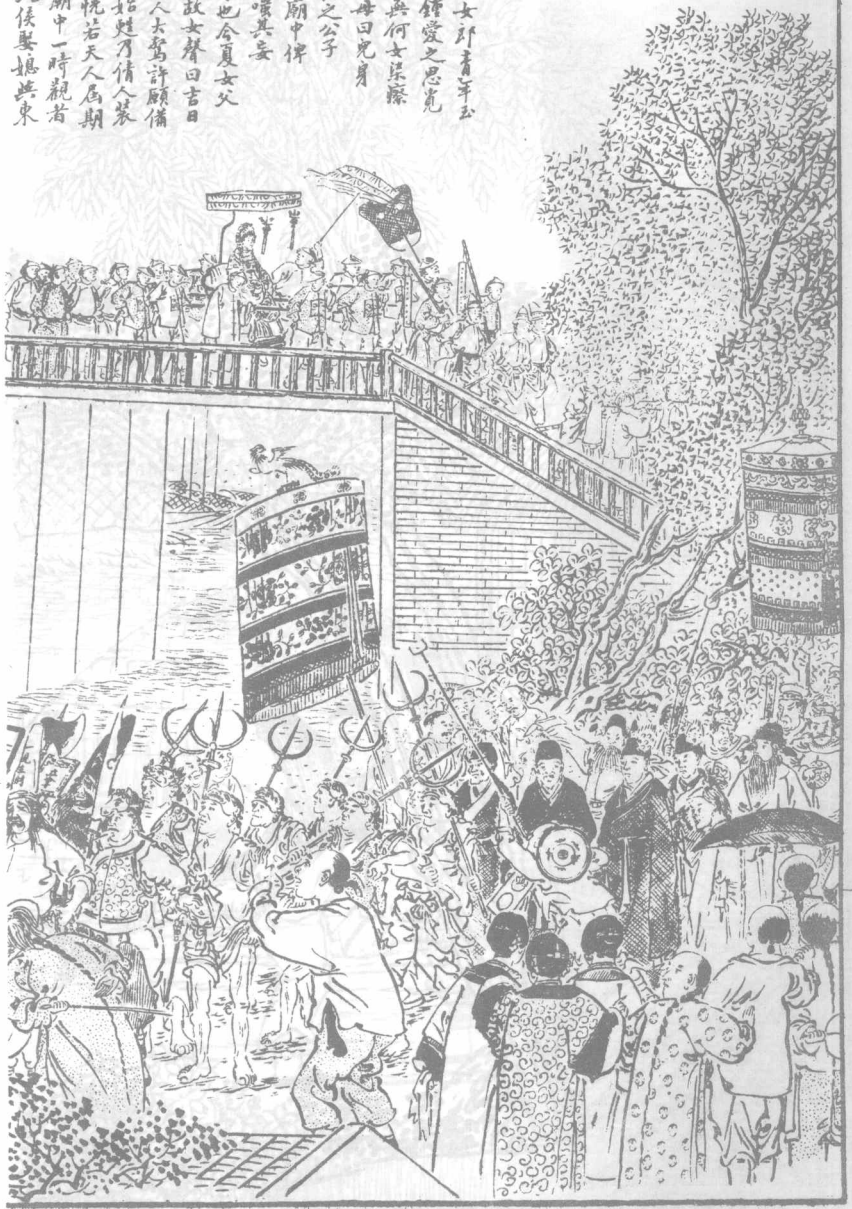




何元俊

鬼 姻 緣

松郡東門外某姓女郎年十五
 貌丰頡天賦父母鍾愛之恩先
 來床快婿未果也無何女染瘵
 疾漸致不起謂父母曰兒身
 當配西嶽廟楊侯之公子
 死後可塑像送至廟中俾
 遂信隨之樂家人嗤其妄
 未之信此去年事也今夏女父
 母患革絕於地作故女誓曰吉日
 將臨像今安在家人大驚許願備
 辦以飾鬼像二人始姓乃倩人裝
 一女偶眉目如畫恍若天人屆期
 導以執事送入廟中一時觀者
 相謂曰今日真天侯娶媳共東



門外某是親家係草附木何
 其榮也將不知冥間趙矣
 慕勢之徒其亦奔走
 侯門爭相叩賀名耶或
 謂楊侯子去年曾主請
 江王施相公案下習醫今
 某姓得此乘龍所使疾病
 相侵當亦可以無虞矣此
 說也請為某姓解嘲何如

同治

命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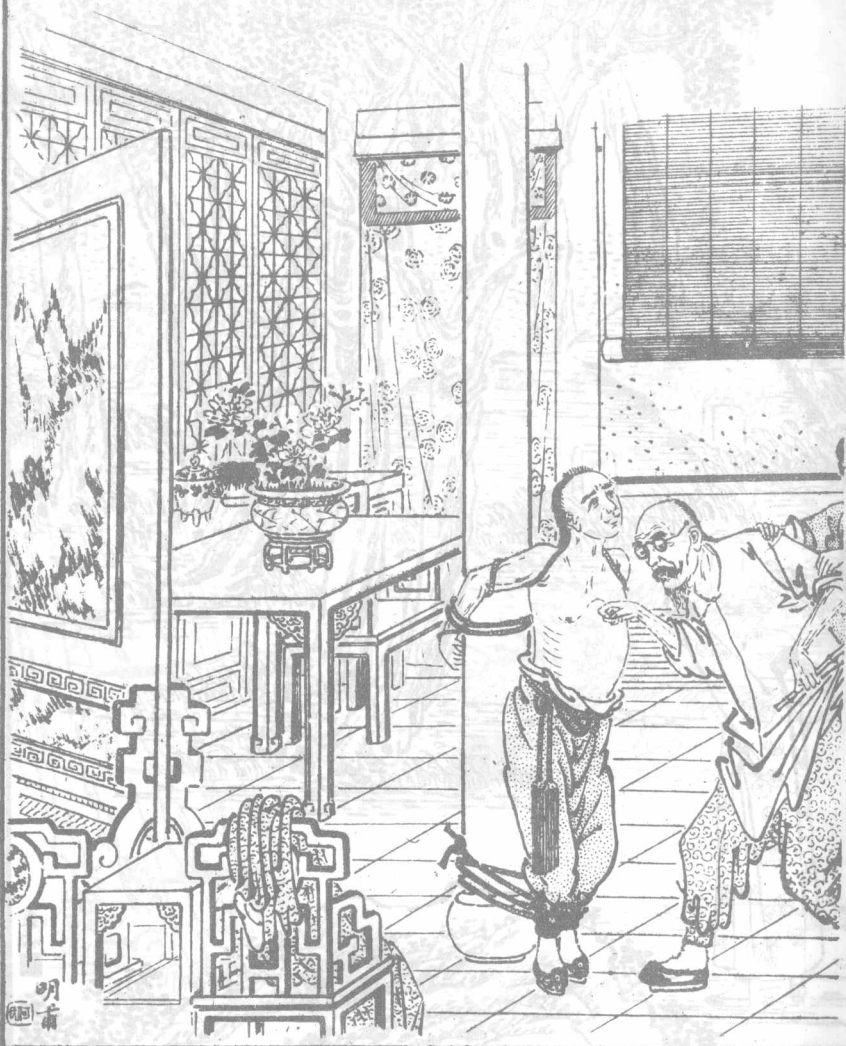


命繫一毛

蘇洵有富室景翁年逾半
百息生一子及彌月賀客
滿堂客有善相者遍視座
客無一富意人至翁子始
大悅曰此兒富貴俱全將
來不可限量第胸有一毛
當拔去之不然其翁家多
不利無以翁甚鍾愛堅執
不肯逆後其子漸長食必
膏粱衣必文繡任意揮霍
視銀錢如糞土翁屢阻之
不聽遂以愛故亦無以何
逆復禍田產百畝鬻之以



債賭債翁知之怒不可遏
 立呼其子至前褫其衣傳
 諸屣狂行將皆責息見胸
 際一毛因恍然曰吾悔不
 聽相者之言至有今日令
 拔去之詎其子竟因毛孔受
 風而死翁笑之漸現克壽
 戒心疾終日如醉如痴書
 空嘆之見之者咸相其嘆
 惜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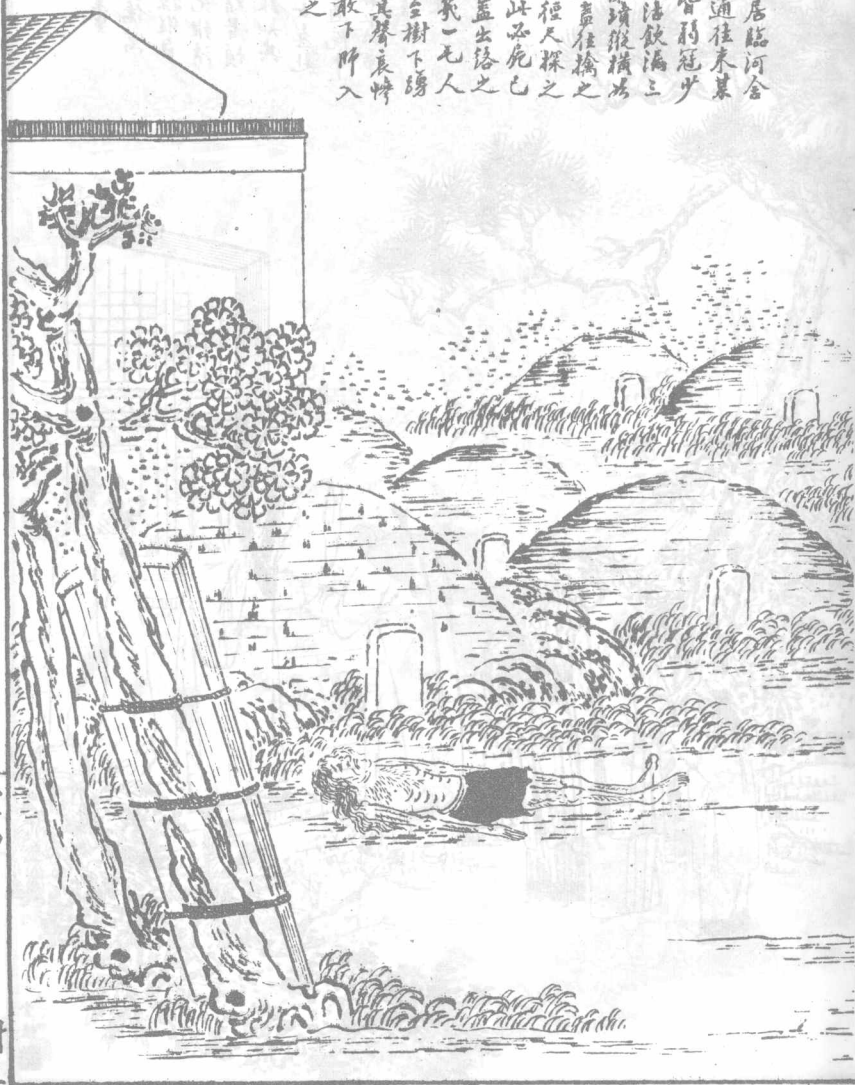




學徒惡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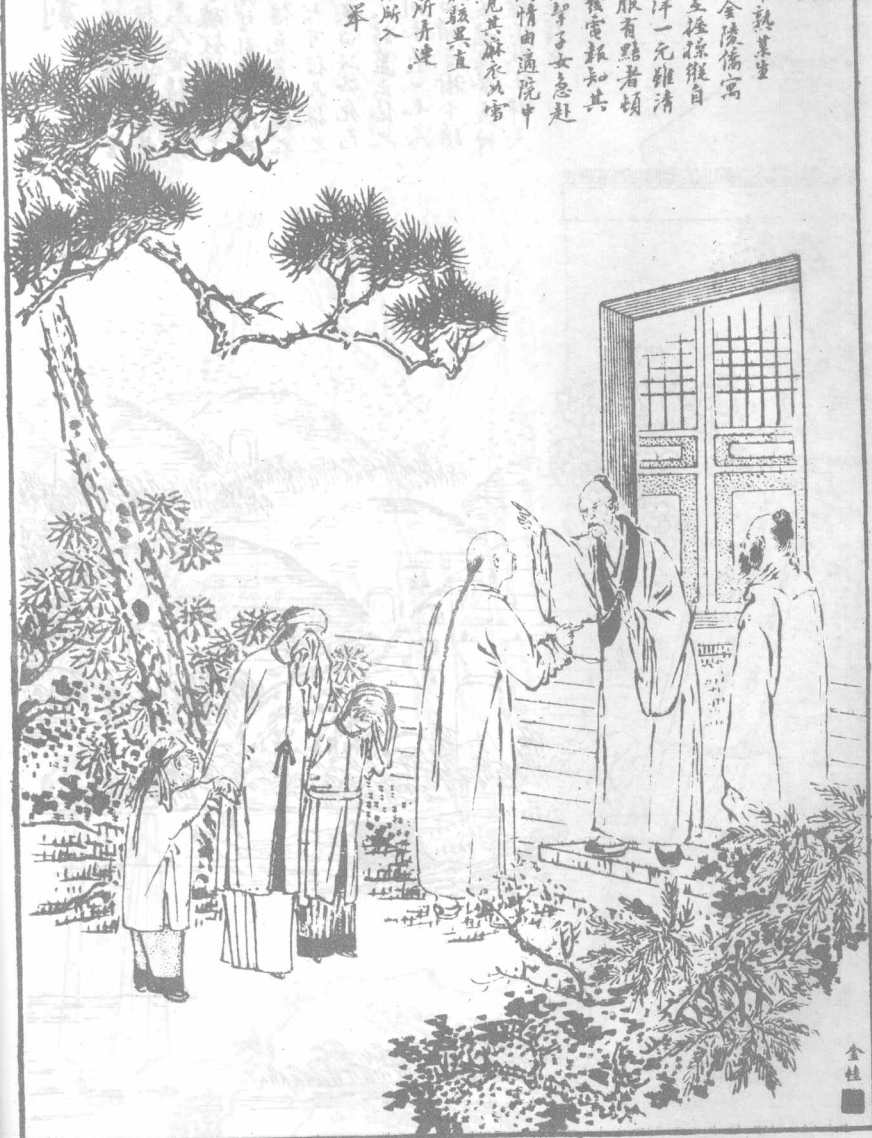
常郡西門外地名南河沿所居臨河舍
 後幽曠荒家累僅樵樵可通往米某
 館所設帳其間生徒五六人皆弱冠少
 年一日所回家諸弟子驟飲酒飲漏三
 下月色甚朗乘興遊瞻望亂墳縱橫法
 起酒泡一人曰此中多怪危蓋往輪之
 間而前見一墳後有穴大可徑尺探之
 得棺蓋傍土中空無骸眾曰此必死已
 他適於是強有力者數人將蓋出落之
 樹洞而各據別樹抄以伺木氣一無人
 自西來入穴即出張皇四顧至樹下踴
 躍欲上高不得登撼樹長噴其聲長慘
 尤髮皆墜天明始倒地猶不敢下所入
 塾生徒皆不見尋至樹上得之
 各加夏楚焚其屍

續前



妾傳山信

本屆甲午科鄉試有常熟某生
 任理賓興等款携銀至金陵備寓
 洞神宮道院自謂大權在握探報自
 如當給領時每名勒扣洋一元雖清
 議弗顧也諸生聞之不服有諸者頓
 生一計潛以病發等詞發電報知其
 家其妻知之悲恸欲絕隨智子女急赴
 白下弄喪及至道院詢問情由道院中
 所備考卷皆已入場道士見其蘇某直
 注詳健如詢厥由未嘗相疑其直
 至某主出場始知為諸生所弄連
 呼帳、不絕想自此怪叢所入
 破耗良多當自悔乎此一舉
 矣哉諸生之惡作劇
 不亦過乎



古木孕鵲

邑上沿鎮地名園林有古木大數圍
 其且枯矣息為風拔土人劈為薪炭
 中空一穴狀如木眼有二鵲伏其中一
 雌一雄羽毛青碧可愛允復尋常習見
 之物每鵲約重十一二兩雖不飲啄飛鳴
 而精彩自若穴無歧孔可以
 出入蓋木自孕也一歎漢
 聲而葉之不朽腐越吳
 時猶香或曰此必
 精氣為物也木
 枯而精氣凝結
 必有用處惜當
 時不知於惜耳

古木
 孕鵲



志遠

西員受賀

德員漢納根向在北海陳軍有年素為李傅相器重自倭人摩蚌擊我商船漢君泗水逃去回津候用傅相知其才委以副提督之任仍令督率海軍袁阿丁高廷官保護兵赴高八月十八日遇倭於鴨綠江漢君率屬將士調度有方頓使向之畏縮不前者奮激用命遂得擊沉倭船四艘奏凱而回身雖受傷厥功甚偉華人之如景星感以得瞻平采為幸津郡紳商情尤愛戴爰倩名手為賀辭一函叙述漢君戰績以銘其功且請天津縣守持書大令回齋賀辭至海軍副提督公館中照西例朗誦賀辭藉助華戰勝各情誦畢漢君謙讓再三始行指辭受賀隨設茶點款待各官紳良久始別是後也誠者謂為我華劍典故誌之

甲申
張志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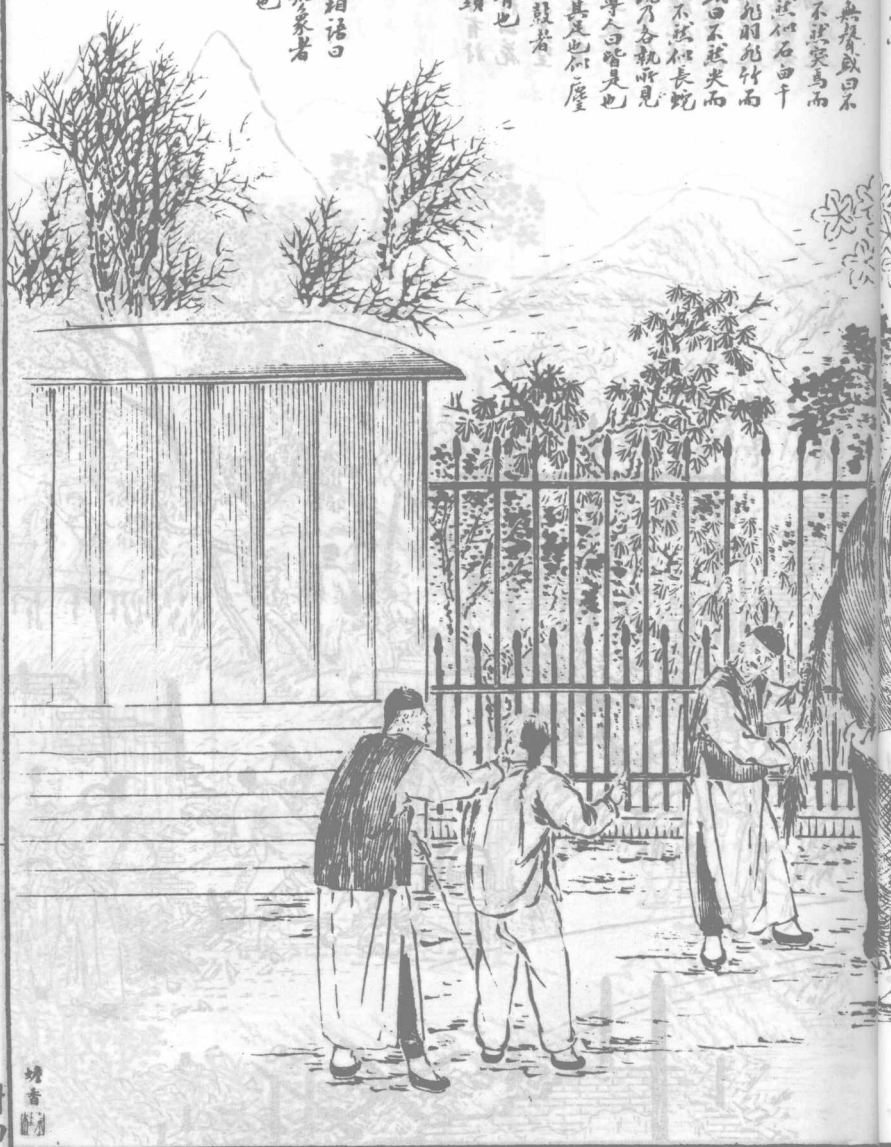
象說人瞽

西域某國有一象形體甚巨國
 王畜之於虎園國中羣瞽爭欲
 識其狀乃遊人導之入象園撫
 之以手或得其足或得其尾或
 得其背或得其腹或頭或
 得其首或得其鼻欣然相
 喜自以為得象矣導
 者戲問其狀羣瞽
 相率而對曰請言
 其似物焉似鐵非
 似確焉似石非石
 其屋柱乎或曰不然
 似塵尾可以拂塵其中有
 骨焉似木之有枝或曰不然



厨才其有容似石鼓而無板者或曰不
 張堅而實似牆壁或曰不張突馬而
 簪似高山之頂或曰不張似石曰千
 夫不能舉也或曰不張形如飛竹而
 搖動望風殆皮扇也或曰不張尖而
 活似竹筍之出地或曰不張似長蛇
 之赴家馬舒卷不定既乃各執所見
 互相辯問之導人導人曰皆是也
 試其君言之似屋柱者其是也似屋
 其腹也似牆壁者其有也
 似山頂者似石曰者其頭
 也似扇者其目也似司
 之出地及似蛇之赴家
 者其牙及鼻也故曰皆
 是也於是羣賢乃交相語曰
 得象矣舍而後有不知象者
 吾輩明以吾之無隱也

中庸
 論語



節孝格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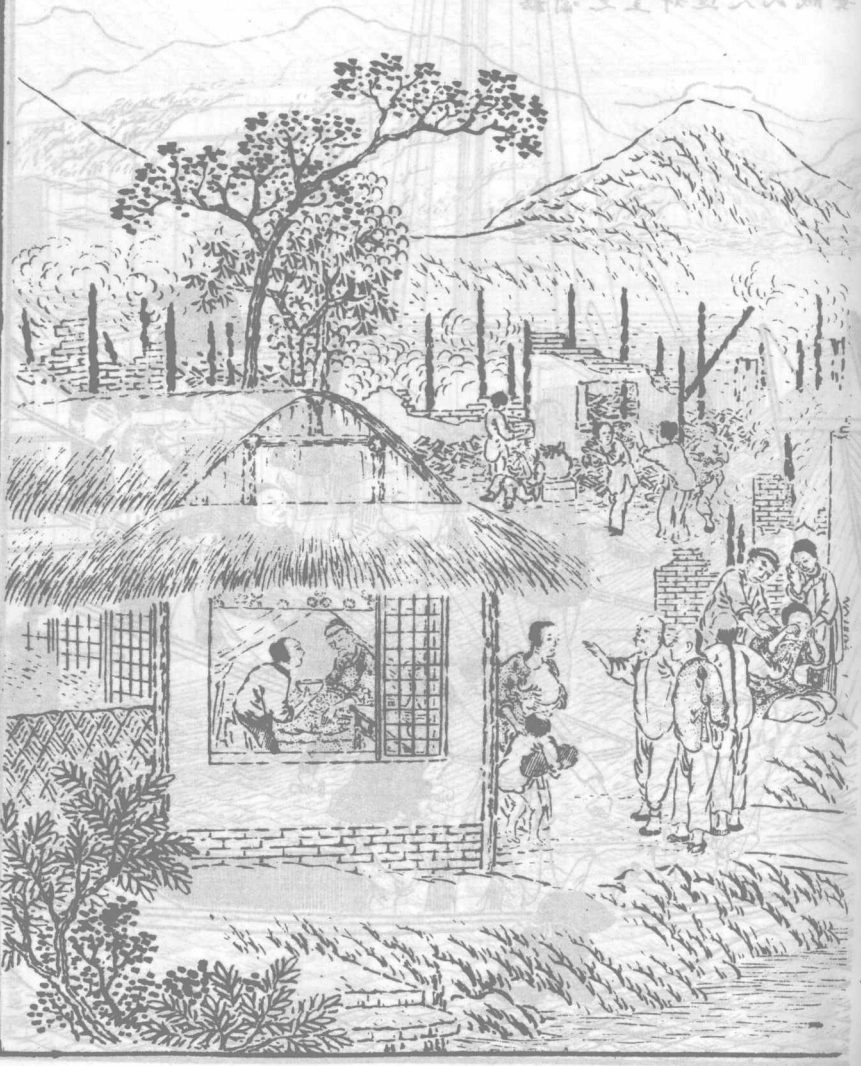
福州南臺泰溪山地方有村
 落馬茅舍竹籬掩映於山花
 野草之中共計九十二戶望
 衡對宇無一陶瓦殆亦因貧
 而然也不意八月初五夜有
 一家脫殃夫慎矣而正值
 北風怒發不可衝適藤祝社
 氏飛揚拔尾盡興而罷事法
 檢點焚去九十一戶所存之
 家係是兩世孀居其媳因姑
 病不可移且無無人助力運



誓死相守乃一念之誠天
 已鑒之現生過其地者奉
 相傳述咸以爲孝之報
 云

夫誠者何也...
 孝也...
 義也...
 禮也...
 智也...
 信也...
 忠也...
 節也...
 廉也...
 恥也...
 勇也...
 剛也...
 直也...
 溫也...
 和也...
 平也...
 靜也...
 安也...
 舒也...
 理也...
 直也...
 剛也...
 毅也...
 強也...
 壯也...
 猛也...
 剛也...
 直也...
 溫也...
 和也...
 平也...
 靜也...
 安也...
 舒也...
 理也...

顏 拳 論 教



婢能擊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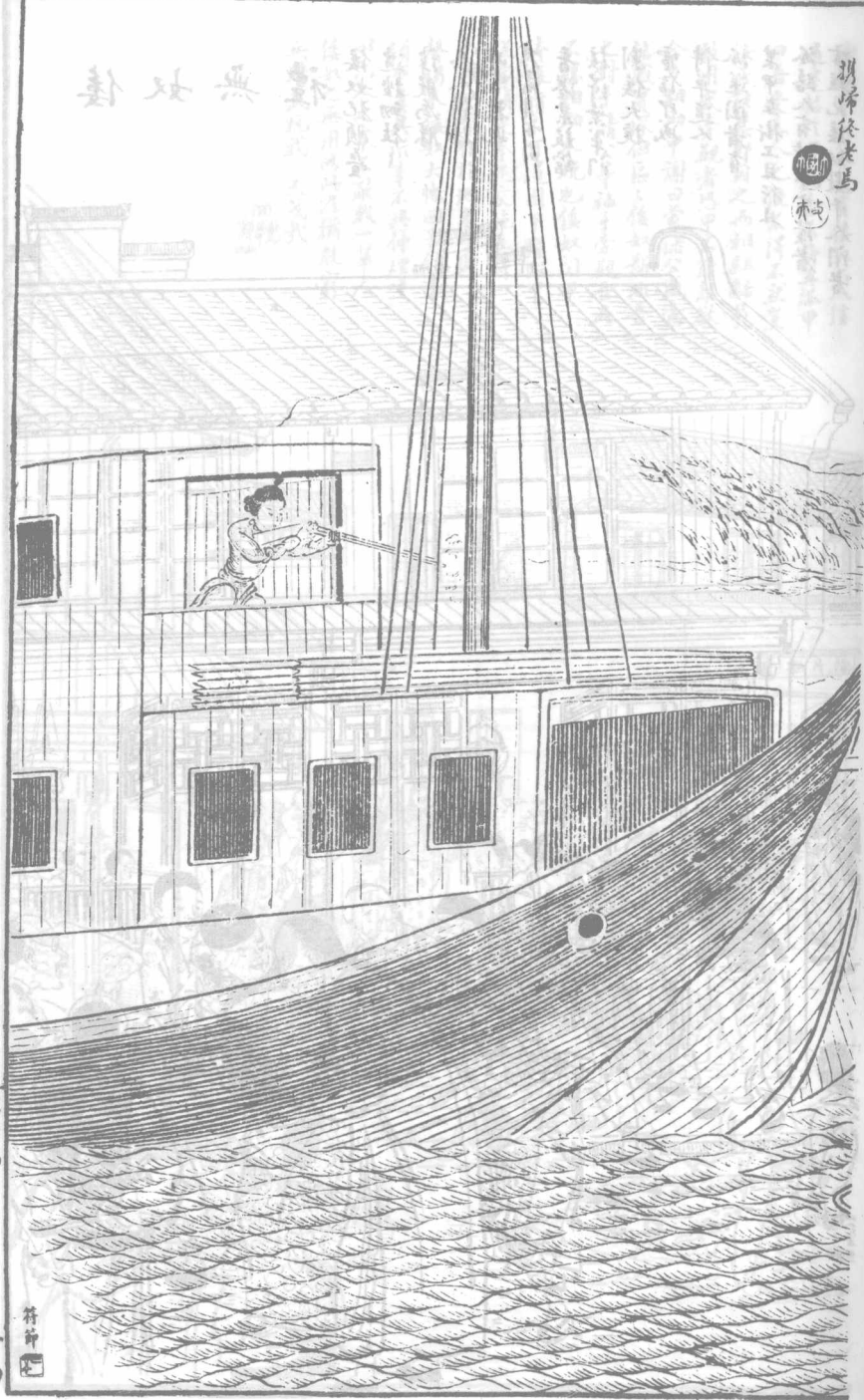
西洋諸國皆習武藝武
吃此者俗尚剛猛執精
者父母崇之鄉黨尊之
曰斗實地猶華言大好漢
也武斯一鄉無不樂從故
不論男女十歲以上即演習
鎗刀跑舞諸戲其刀鎗法有秘
傳析谷王碧所管泛海至渝
買一婢掌珠年十七八初未之
奇也隨往馬辰中途遇賊倉皇
失措舟師曰東家不敵奈何婢
曰事已如此當共努力持鎗過
出守於棧門賊擁至主覓數人
賊相謂曰此間何得有武吃
鎗法婢叱曰我即武吃也賊
懼解舟遁去王感之遂納為妾



羽端終老烏

亦

射無雙



倭奴無禮

倭奴犯順登

遭挫劫往

津殿為勝

惡人傳播

以常救也

乃前月下旬

香港某報館

接得葉軍門

劉倭大捷

雷信即成

傳單道人

派送閱者有

某甲在街上且行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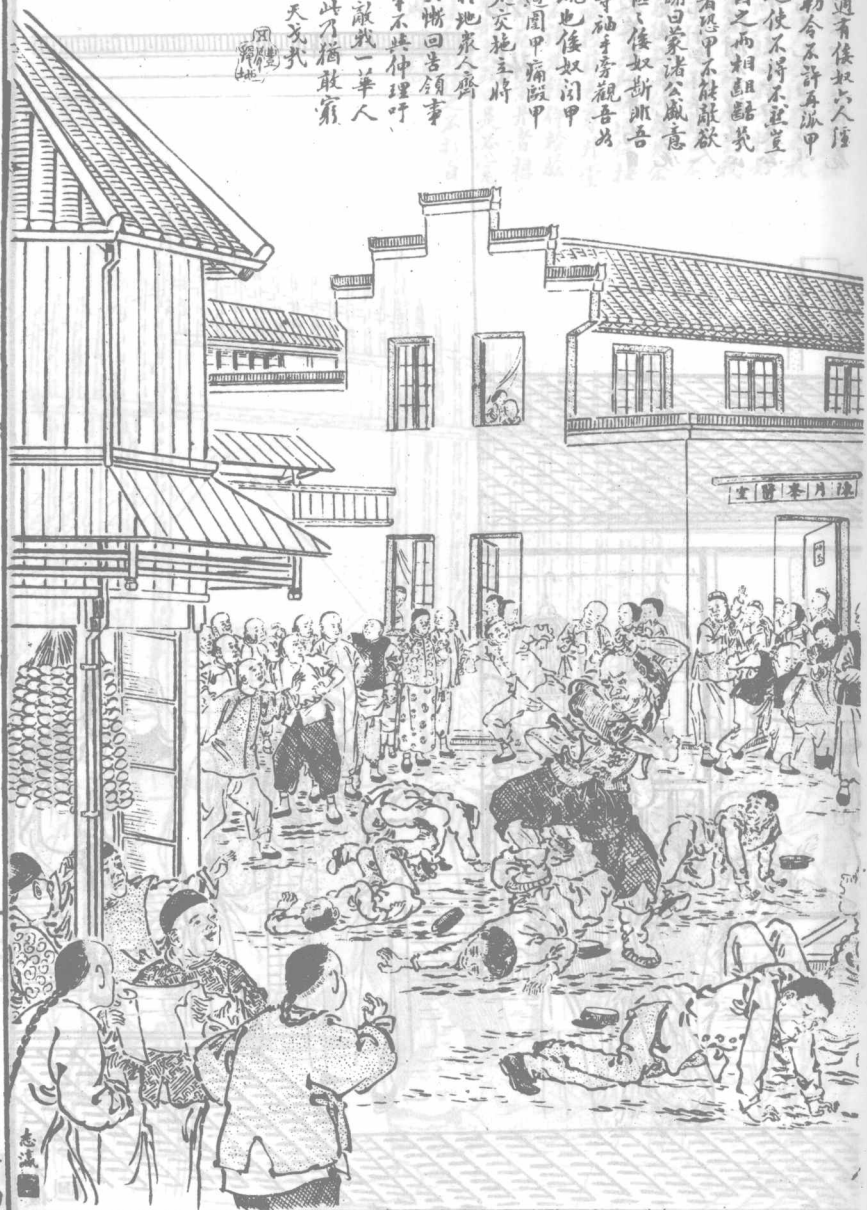
詠路人有持單宣讀者

言報死倭奴數千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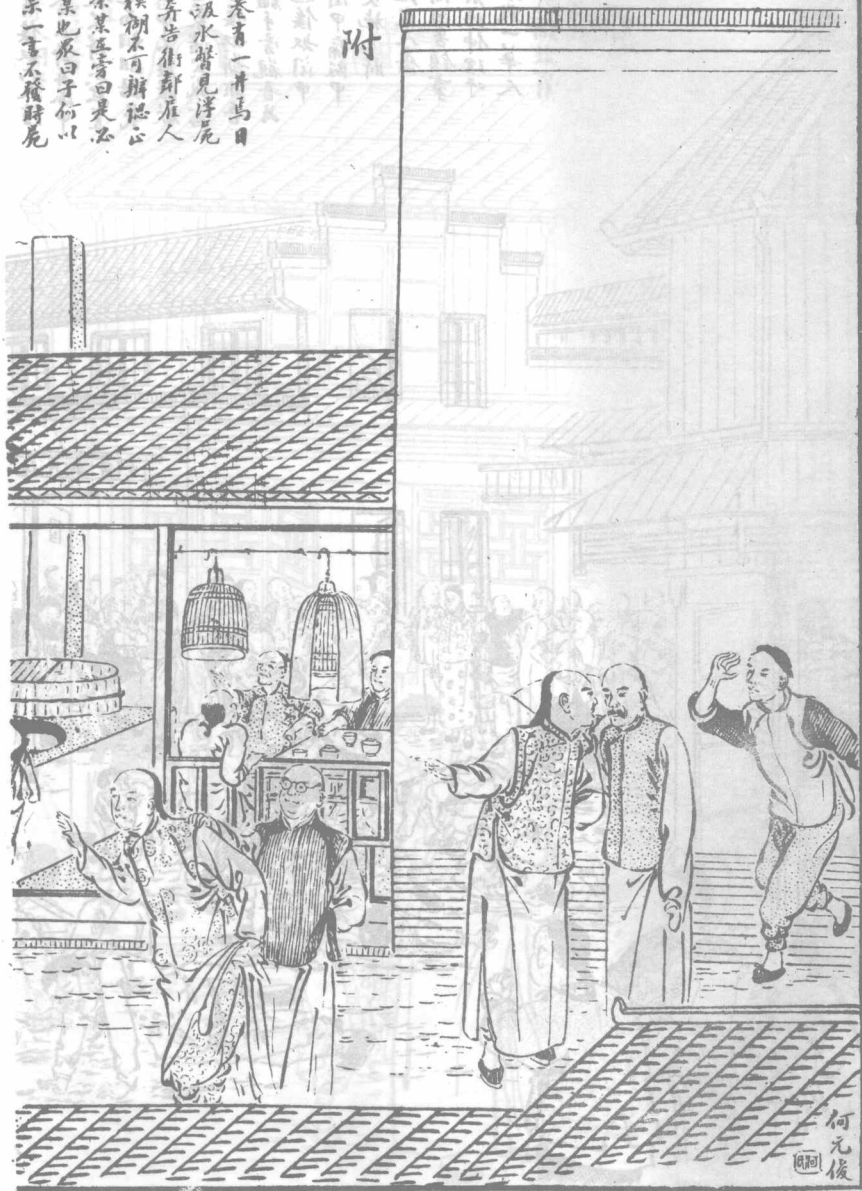
皆鼓掌大笑通有倭奴六人僅
 過遠起於甲勒令不許再派甲
 曰吾受主人之使不得不意
 汝所能禁耶因之兩相詬詈
 致用武旁觀者恐中不能敵欲
 合力相助甲謝曰蒙諸公盛意
 銘感實深但區區倭奴非吾
 之對手請公等袖手旁觀吾必
 不勝相助未晚也倭奴聞甲
 許張憤不可遏圍甲痛毆甲
 送客鎮定拳足交施立將
 六倭奴擊仆於地衆人齊
 聲喝米倭奴大慚回告領事
 領事責其滋事不與伸理吁
 以六人之衆不敵我一華人
 倭奴之無用為此乃猶敢窮
 兵踏武抗我 天戈武

天戈武
 天戈武



冤魂附體

九江城內毛家巷有一井馬目者有某甲提汲汲水瞥見浮屍一具駭極而號奔告街鄰雇人撈起則已面目模糊不可辨認正驚訝間有流氓余某並言曰是必八角市屠夫高某也取白子何以知之余目瞪口呆一言不發時屍



何元俊

母已執此而至見余所直前控位
 曰此殺我子之仇人也請來為我
 執之送官來詢其故曰我子性好
 賭博以致虧負累前日余至我
 家索通將我子隨曳而去數日不
 歸今已至此死彼殺而何眾見余
 神色慌張心知有異即喚地保扭
 余赴德化縣喊控薛邑尊升堂
 訊供余直認不諱及飭伴檢驗
 委係毆傷致命死法素非者想
 不日當明正典刑矣或曰是必冤
 魂附體不能遠行故使之不打自
 招也或歎否歎

命案
 薛邑尊



貨船觸雷

崇明南境之崇寶名頭而沙淘江捍海狹
 巨水中為大江第一門戶令夏倭人弄兵
 江督劉峴帥飭設浮磁水雷多具護以兵
 輪以防倭奴偷渡又恐愚民不慎或臨危
 因光令地方官張貼告示曉諭各項商船不許
 駛近可謂慮周謀密矣無以民間船隻多貪便
 挾往之冒險博進致有觸磁毀壞者為八月
 初全義泰五枝桅沙船惟禍物飛人吞觸目
 驚心無何又有大鈞船一艘滿載貨物黑夜
 偷渡聞光開稅故意熄燈暗行漸抵石頭沙
 忽聞霹靂一聲人船貨鈞四散星飛駐守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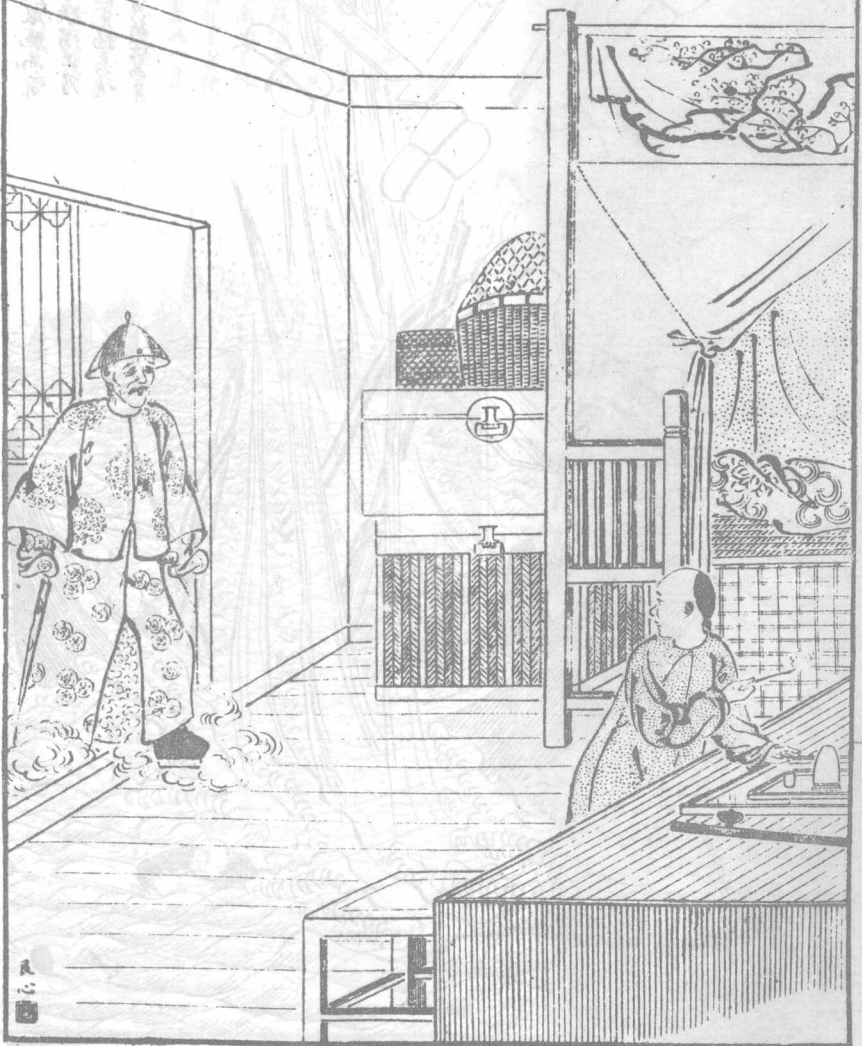
輪開聲急出則見有民船一只風馳而前
 船頭數人用篙撈物兵輪上人方欲喝止乃
 大聲又發此船亦片一飛空一無完物矣噫
 愚民競貪小利而忘大害平致骨折心驚身
 罹不測詎不夫可哀哉



煙 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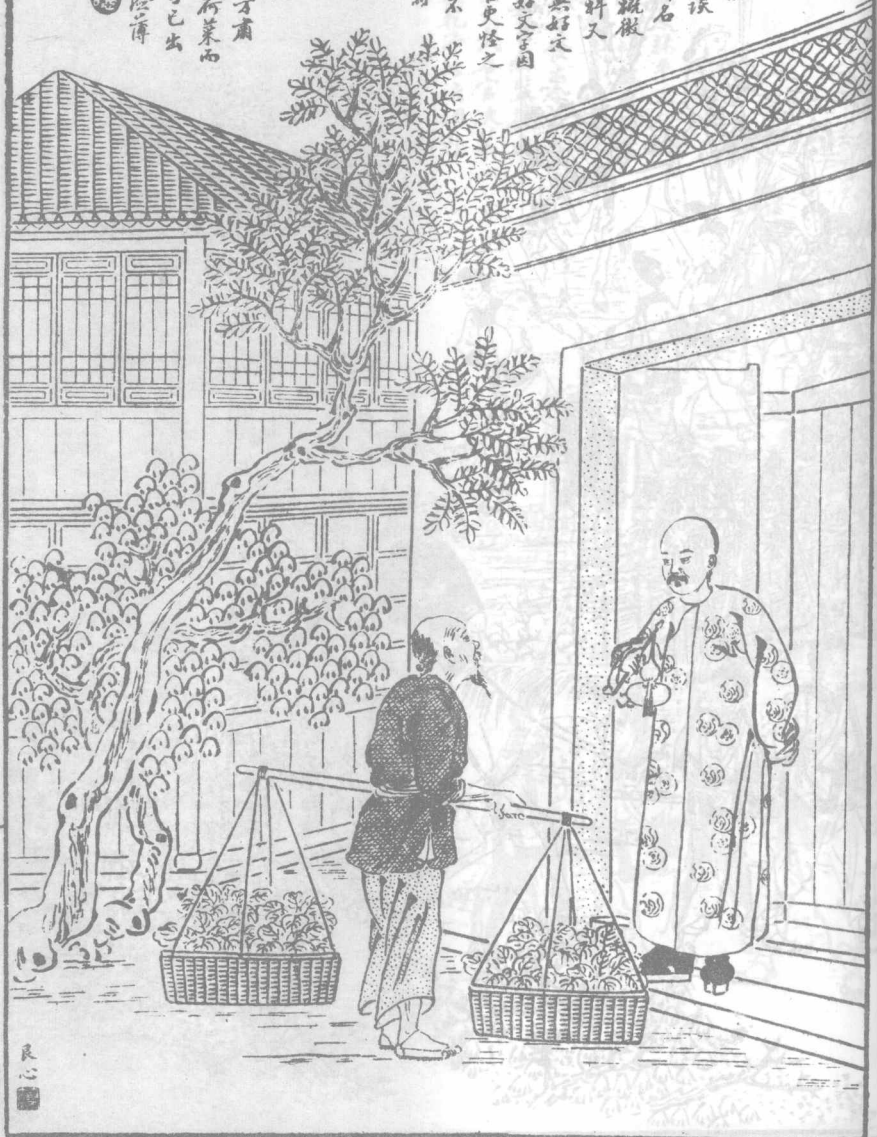
長隨張某出差非平張
 嗜鴉片下榻時解裝出
 煙具煙燈欲吸一大夫昂
 然入櫃水晶頂短襟窄袖什
 行人裝束張疑客位避之其
 人登牀恣吸徐步去張俟其
 出呼傭保責之曰店中各位
 各房奈何道尊客未披傭曰今
 日止寓君一人並未着他客
 張曰頃我冠而入吸煙者誰耶
 傭駭極細詰狀貌曰此南河某
 司馬也司馬前歲出郡止此
 煙絕令人飛騎赴某邑購
 買待一日不至驛發而卒
 平法適有真煙具至君
 常出過廳云

（附）



燕南菜翁

新門有燕菜翁曰翁
 於市往來某京官寓前
 賀易日久相習忘形互相談
 論翁見某京官博取科名
 且京軒所有不可一世之概微
 問曰清問明公貴科曰某科又
 問何題曰某題曰文科題無好文
 字京官怪其妄翁曰能無好文官
 主試者未取好文字京官史怪之
 翁曰小人不知教子故也子不
 知衡文京官問小子為誰翁
 曰某之京官科詰籍貫詳
 翁曰應之陳之京官長稱
 而之前曰翁竟太老師也
 令嗣即小門生座主也夫
 驚訝慙慙翁居上座方肅
 衣冠禮下之翁不顧竟為菜而
 去翁翁云予苦猶味其子已出
 學差翁居京軒見官情險云傳
 謠而為燕南菜翁相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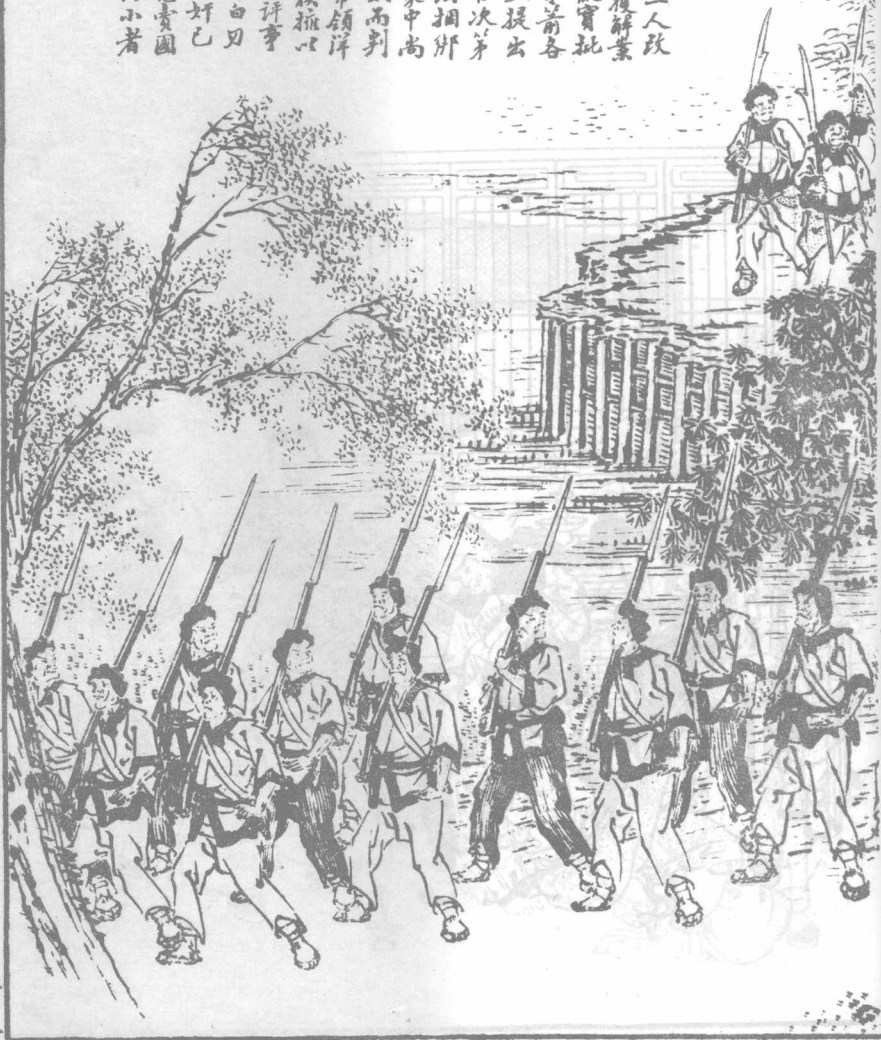




東來

倭奸正法

倭奸捕啣友次郎共福原林平二人改
 於華裝潛至滬上偵探軍情被獲解案
 陸制憲劉視帥撤飭解省委員訊實批
 命明正典刑於九月初十日發出令前各
 官奉命之下飭將二倭奸由縣監提出
 時縣署大堂高供命箭文武各官次第
 升座命將二倭奸洗刺乾淨此法捆綁
 福原知死期已至大哭不止謂家中尚
 有父母容我寫信告知官不准俄而判
 下斬斧一聲砲響有營官數人帶領洋
 槍隊大刀隊鋼叉隊實光閃鏢旗插以
 符更有紅頂花翎者掛刀押後由評事
 街至盤橋市劍子手比老八立揮白刃
 即將二倭奸斬送回國去矣吁倭奸已
 矣彼貪毛錢土世受 國恩而竟賣國
 輸敵甘作漢奸者當置何律奈何小者
 誅之大者反服之乎



請飲便酒

大比之年每有一種棍徒自稱滿署吏房代人應驗費存
 隨才分肥四出冒騙無識者
 信之輒受其愚無所控告幸
 在某省有甲乙二人衣極都
 麗見某生於茶肆相與接談
 如舊相識次日至生寓私以
 傳通關節等語說得天衣亂
 遂謂祇費五百金便可考分
 蟻穴矣生惑之以其語商諸
 師曰此騙局也如不信可
 就計擒之遂約密友及健僕
 數人藏諸空潛約甲於夜分
 過付屆時二人果至以手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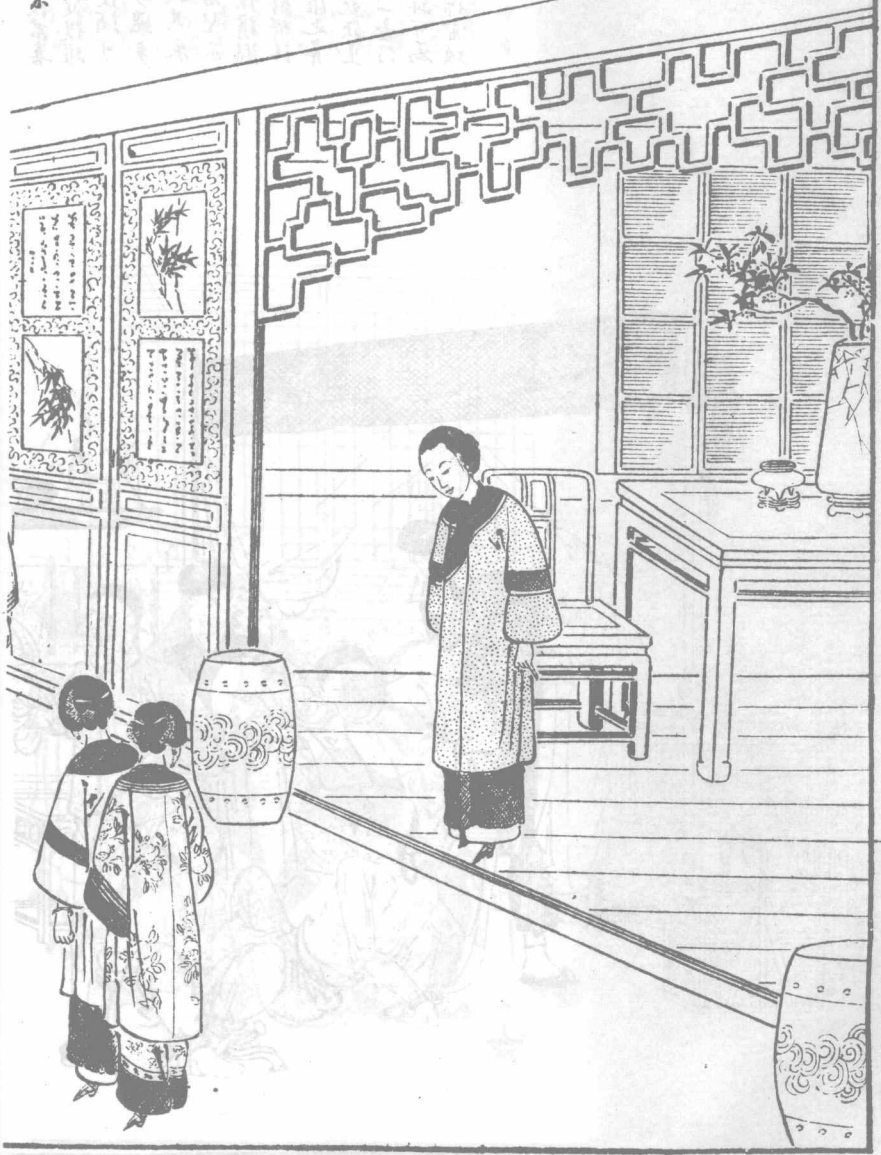


生肩曰恭喜恭喜當飲君喜
 酒矣生友閉之即率健僕雖
 然而出謂合嘗先有使酒可
 試嘗之二人知事不妙飛步
 欲逃已被僕擒住搜其衣
 得偽據票詢其姓名堅不
 吐實友曰拿喜酒來僕携酒
 壺進笑謂中曰不腆醉醒法
 為君壽僕搖髮相口灌之鼻
 皆出血乙知不免張口就飲生
 笑曰先生量大法再斟一壺乃
 吐實至黎明始釋之去此可為
 無識之士功名心熱者作當頭
 棒喝故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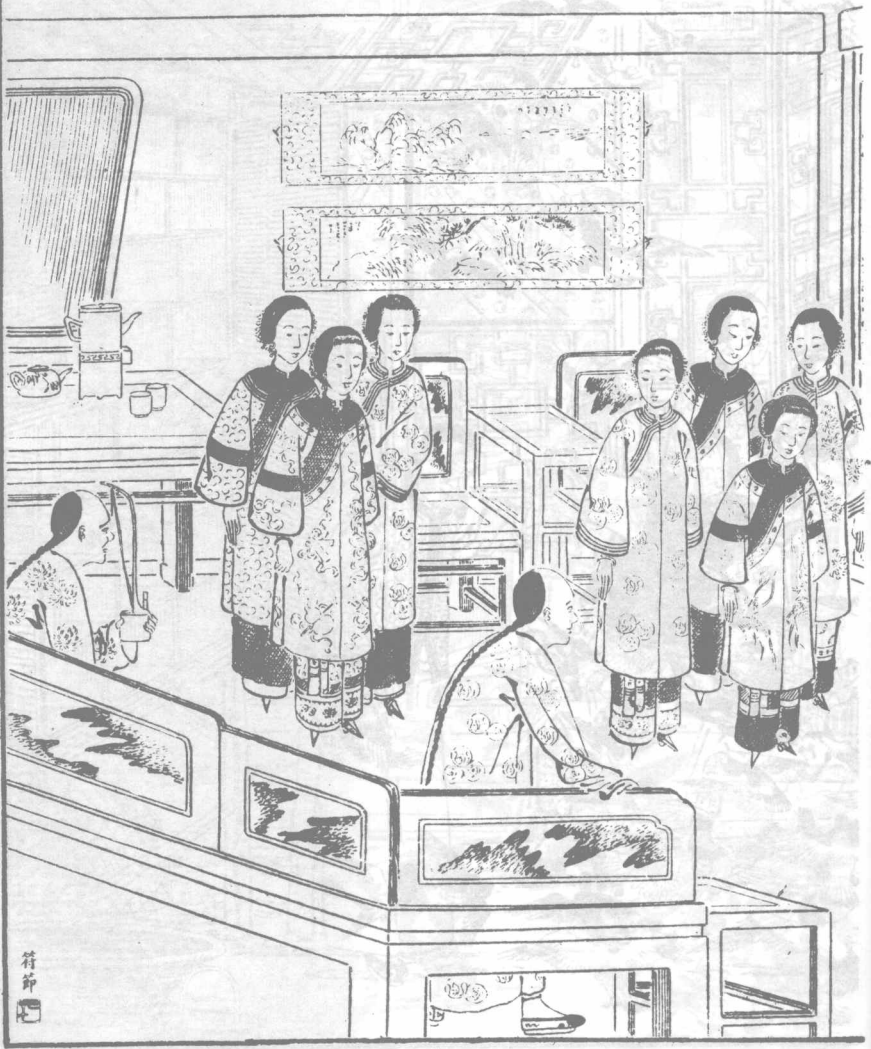
相仙索

相仙索者妓家之豔法也
 妓家每欲豔惑一客齊沐卸妝閉繡閣闌淨地搦筆畫其人之小像畧濟神仙訪其生辰甲子同黏於壁以繡針七根釘之因焚一盞孤燈深夜靜披髮高步對之拜呼其名甫六七日其人家居所神搖魄蕩淫念澆心每夕輒夢至一處甚美人聚首至十日更坐臥不



甯必欲得其人而後已漢
 陽某校書善此術一日某
 公子偕某生至某園介然
 自持不苟言笑者見摩挲
 亦鮮所當意公子潛謂校
 書曰若能指致此人吾當
 以三百金脫汝籍校書笑
 而諾之是夜即潛行此術
 旬餘某果情不自禁復與
 公子訪艷而來時院中羣
 妓盡出迎迓生徧瞻之皆
 死意中人更問其他乃出
 校書見之竟為神奪因止
 宿焉蓋校書即夢中所見
 者也公子遂出其籍以校
 書歸之生知之笑曰仙可
 相才乃仙人自相犯索之
 真能相仙人也

林 中



戲 鴿

嚴公子蜀人也家富於財生平好鴿有善種必羅

致之一時為晉之坤皇嘗之

鶴秀野之版蝶梁之翻跳翅之

諸尖及靴頭點子大白黑石夫

梯雀雀狗眼夜遊靛靛之類

無不畢備公子尤喜養鴿

亦甚則能識公子意教之飛

則飛教之鳴則鳴教之睡則

睡久之則隨意指揮無不

由書其妙公子大喜每值

良辰佳節必邀親友視

之其錦五色俱備燦若

雲錦者立地上耀耀無

已時者有集階上作

鶴舞者有兩鴿互飛

且鳴且鬥每一撲必

你胸平者有大為驚

延頭而立張翼作

屏宛轉鳴跳忽者



小錦其項翼翩
 燕子落滿葉上者俄
 而公子撮口一呼摩
 鴿書散或作點水
 蜻蜓狀或作穿花
 蝴蝶狀一飛一鳴
 往來顛倒令人不
 可思議親互皆
 滑歎而去按
 此其所齊所
 託鴿異一事
 相彷彿大抵
 天下之物聚
 於所好者或
 有之而安見
 今人之不為
 古人也

張志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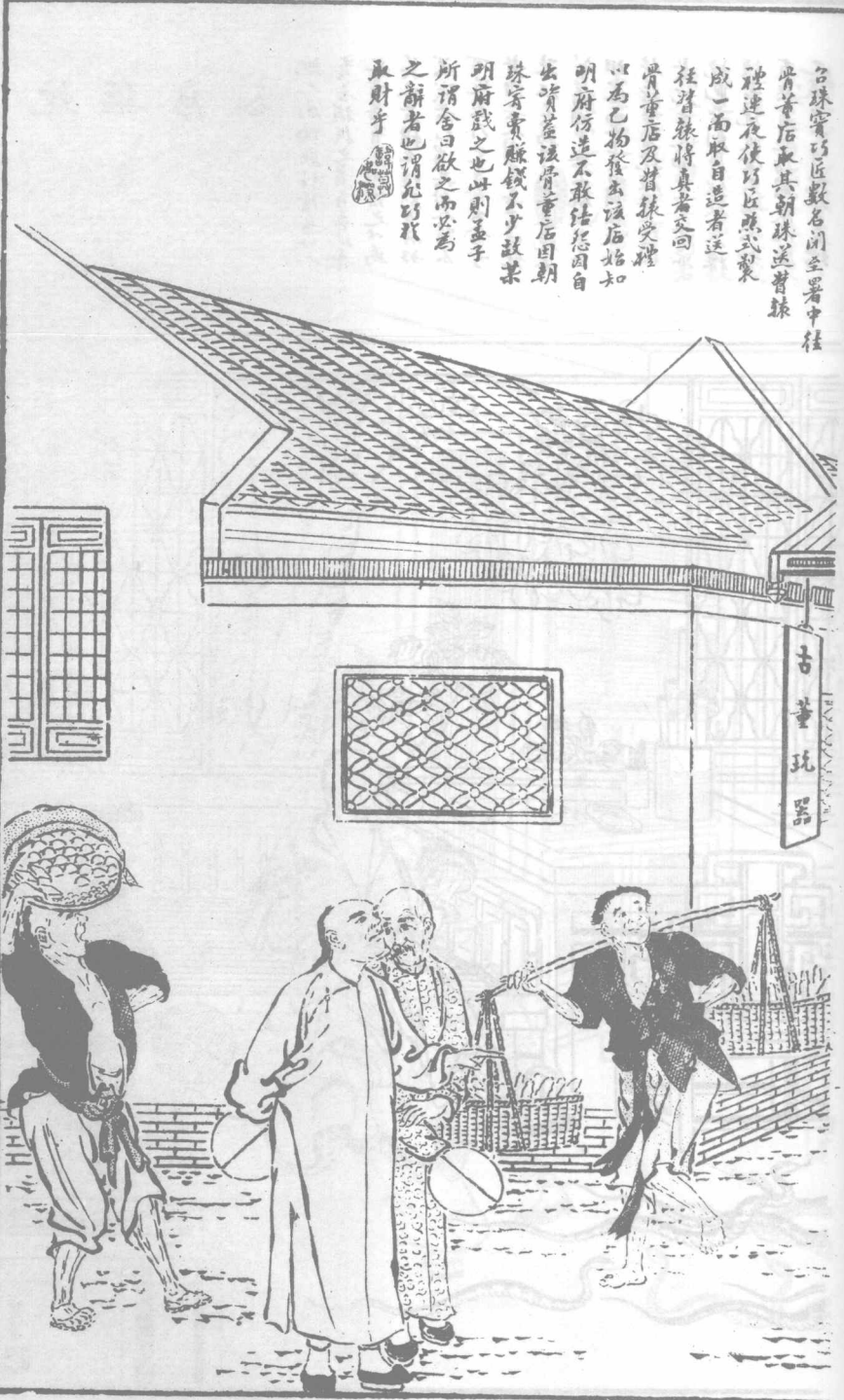


巧受苞苴

昔有某制軍性
喜苞苴而諱莫如
深不肯受曾有
朝珠一副寄於骨董
店取價三千兩凡有送
皆帳簿者獨受此朝珠
後骨董店即往受價者銀
又將朝珠發出骨董店仍將銀
送入一往一復習以為常不知其
歲何次矣南海某明府心惡之因



台珠寶匠數名開至署中往
 骨董店取其朝珠送督轅
 禮連夜使巧匠款式製
 成一而取自造者送
 往督轅將真者交回
 骨董店及督轅受禮
 以為已物發出該店始知
 明府仿造不敢結怨因自
 出資蓋該骨董店因朝
 珠寄費縣銀不少故某
 明府戲之也此則孟子
 所謂舍曰欲之而必為
 之辭者也謂此巧於
 取財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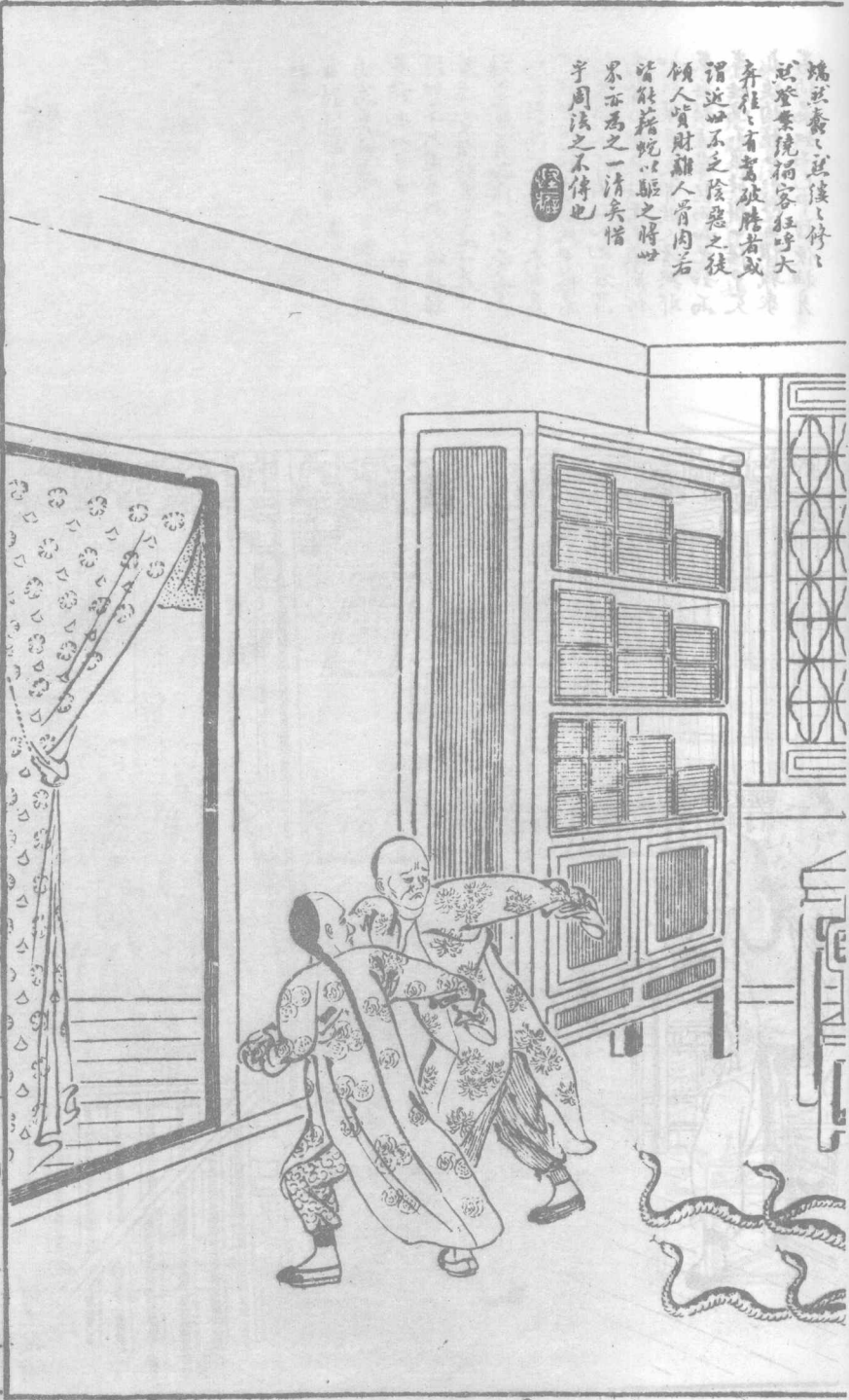


蛇 驅 惡 客

蛇之物厥性陰毒世人
 有善捕捉之者有喜玩弄
 之者甚有烹而嗜之者為
 美味者雖其性別有所好
 然識者已謂其知人情不
 可逆矣乃更有愈食愈奇
 者淮安人周某善書嗜飲
 殊狂不羈性最喜養蛇床
 第滿洞中無不蛇蛇養由
 相處為常夏日周怯暖而
 臂所盤者蛇腹際所圍
 者蛇赤足插覆中者亦
 蛇也否則膚疑欲裂燥
 煩若燒寢食不安夫如
 有惡賓過訪周淡而厭
 之撮口一呼蛇盆盈端



瑞雲、延漢、付、
 其登、其繞、其家、其狂、其呼、大
 奔、往、有、者、破、勝、者、成
 謂、近、心、不、之、陰、惡、之、徒
 傾、人、資、財、離、人、骨、肉、若
 皆、能、藉、蛇、以、驅、之、將、時
 亦、亦、為、之、一、清、矣、惜
 乎、周、法、之、不、傳、也



賭徒滅父

杭垣長山門外鄉人某甲年甫弱冠好賭賭奴戲一幫唯喝萬異缺飛家有嚴君素之弗聽也一日盜得河翁券價洋銀十六圓易服入城逃依庫狗黨潛赴某茶樓以尾骨頭角豚負孤注一擲旁若無人不料其父追蹤到來去為逃奴那得如許豪興甲恐為儕輩所晒仔為不知也者乃高聲曰僕與汝素未識別何如此風月良宵敗人清興耶眾無賴復聲起而和之如而岸蛙鳴不復能辨一語甲父氣填胸臆口不能言惟戰戰焉狗死而已甲覩便抽身



携洋大踏步而去予觀者莫
 知願求皆泛歷上觀進甲父
 喘息片時明言其故摩始
 恍然於唇槍舌劍竟施
 之於生我育我之人也
 嗚呼奇矣
 (不) (畫)



名妓好施

京畿被水又成災，麥飢民嗷待哺，善賑維艱不意有得泉
 妓寧之小梅女史，即都門梅為
 狀元一仔者，目擊流離，苦况惻
 然於心，慨捐三百金交賑，此善
 事代購米麵，妥為散放，不畜姓
 名，亦不取捐票，此真可謂好行
 其德矣！以一妓女而慷慨若此，
 誰謂中帼中無鬚眉之氣哉！
 彼富紳巨賈，而鄙吝性成，
 者對之能無愧殺。



惡夢驚人

粵東潮州人劉阿仁住新嘉坡
 旗山脚某甘蜜店為書記寢斯
 食斯無他異也一夕登樓就寢深
 入睡即當軒聲如雷急一躍而
 起開窗視下致時手腕折傷痛極
 始醒同伴聞聲出視爭問其故據云
 頃見一人持刀逆越窗窺遠不知
 其為夢也問者咸笑其妄次日為之延
 醫調治未如無大碍否噫世不乏
 醉生夢死之人若皆有此一跌以
 驚醒之亦何至終日昏沉固知
 此夢耶哉則劉之夢也謂
 為冥中之雷頭棒嗚亦何
 不可



勢成騎虎





花縣從化之芙蓉山深林多虎近日有一
 虎伏巖莽中眾逆之虎咆哮出直奔福田適有
 一言德民野突聞人聲虎聲相迫而未心急欲避緣
 一大樹據外其巔詎虎見樹有人形猛跳相觸樹為
 撼搖童大怖一鬆手聞人墮下不免不後恰至虎
 習恐遭不測幸極其頃虎亦以背上有有人影氣立
 力穿山過洞不一炊時已度千巖萬壑直入
 從化界內村人聞有虎至致謀而出見童
 命而逃適一漢當其前虎
 躍而過時童救獲於岸
 幸虎已力竭臨於溪中
 幸被眾人擊斃時童已幸
 飽以法灌救得慶史
 皆聖曰餉以虎肉一肘
 虎牙數枚
 以為摩膏
 且謝其降
 虎之力也



何元俊

此山名曰...
 其地...
 昔者...
 今則...
 夫...
 故...
 是以...
 君子...
 故曰...



土炮誌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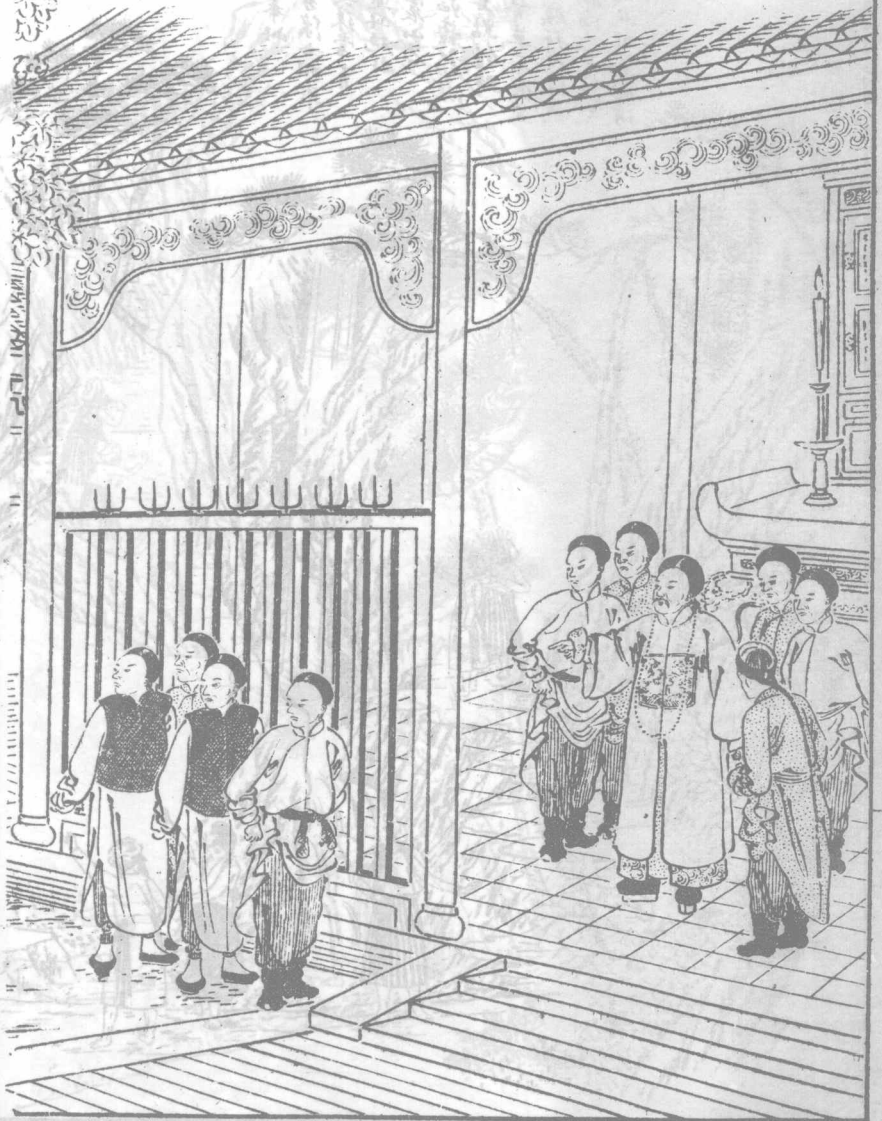
新嘉坡光馮憲有古
砲一尊係以土將成
長大餘炮口粗如巨柱
置於巨山最高峯頂相
傳係數百年前神物非風
雨飄颻毫無損壞該處歲奉此
炮為神每值禮拜五日紅男綠女相率
至炮前祈禱土人言其神異殊常有
如影隨形且能預報華北國運此砲於
二十年前曾無故發聲轟震山谷
居民咸相驚懼未幾即時延鐘起
死亡甚眾至八月十五日晚七點鐘時
該炮又無故發聲震居民聞聲莫不倉皇
失色有連夜登山趨至炮前膜拜以禱災
難者詎不數日該處之穉柱油人多患寒
熱之疾日斃數人令猶未已並那否那清
以質諸目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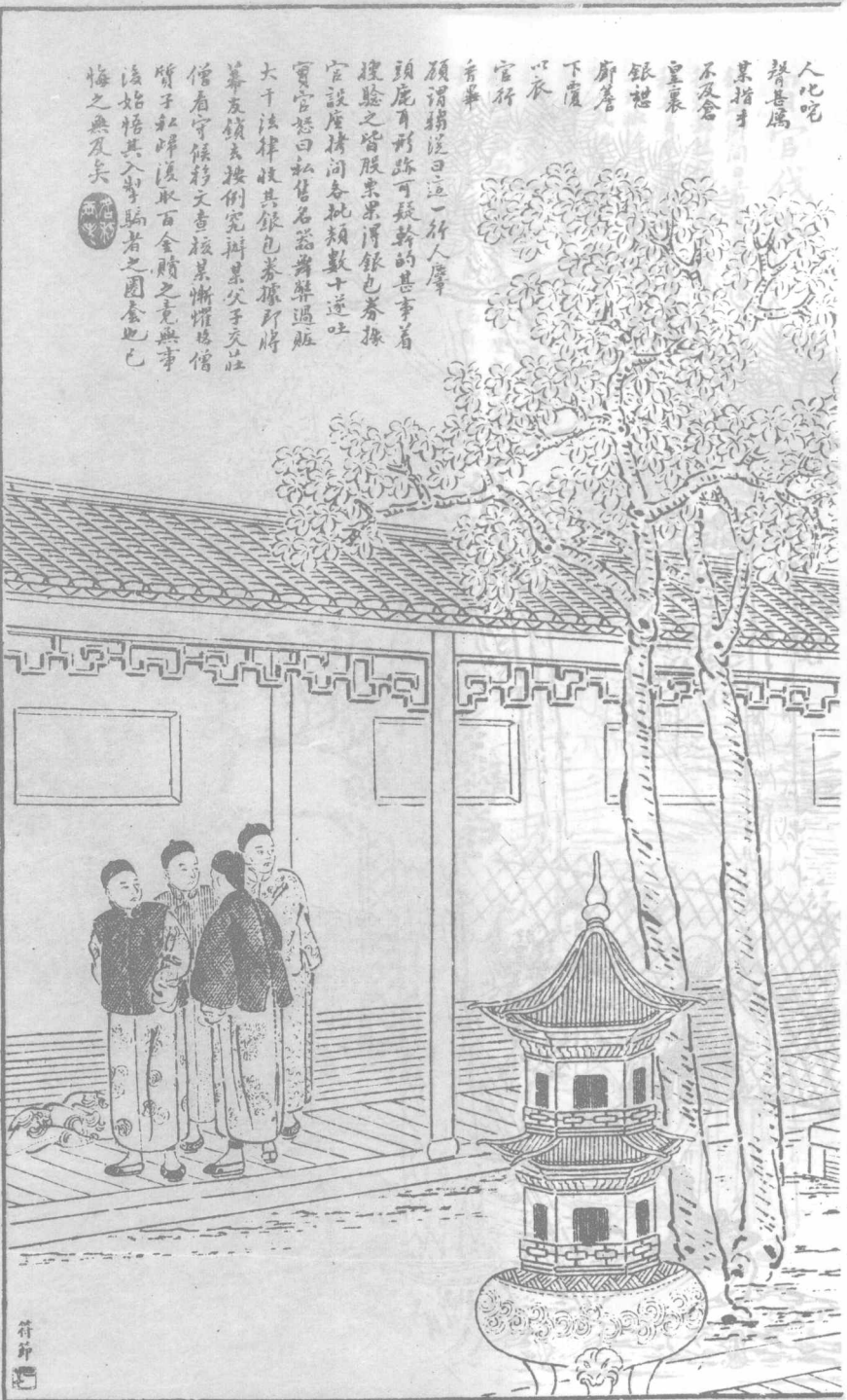
求 榮 反 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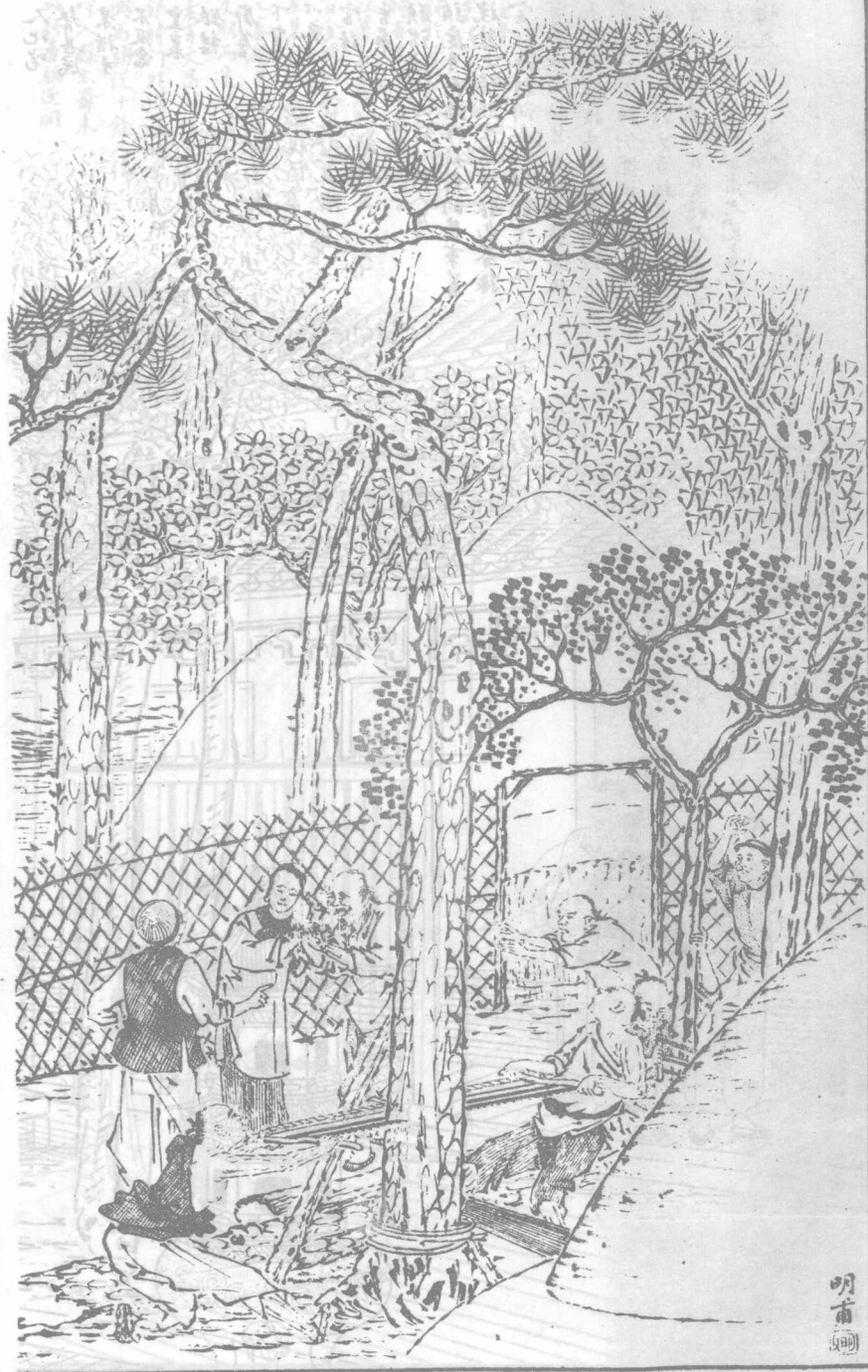
某車傭素寒丁年逾三十積值安婦囊金營販逆豐於財日不識丁納粟得官煥耀鄉里子一鈍於學望其成名若渴時有某甲者自稱為學政幕友在外招搖許五百金授文取進伯先期至某莊內看銀封固書正春據至榜出時交元及期兩道皆至是莊素有文昌神像正封銀時門外鐘聲驟立與馬騁送十餘人傳呼入縣太齋來

此行香驅逐間



人比吃
 聲甚厲
 某指才
 不及倉
 皇衷
 銀想
 斷善
 下履
 以衣
 官行
 音華
 願謂錫從曰這一行人摩
 頭底有形跡可疑幹的甚事着
 搜驗之皆股栗栗得銀包券據
 官設座請問各批類數十道吐
 實官怒曰私售名器舞弊過極
 大千法律收其銀包券據即將
 幕友鎖去按例究辦某父子交壯
 僧看守候移文查核某漸懼甚僧
 臂于紅輝後取百金贖之竟無事
 法始悟其入學騙者之圈套也已
 悔之無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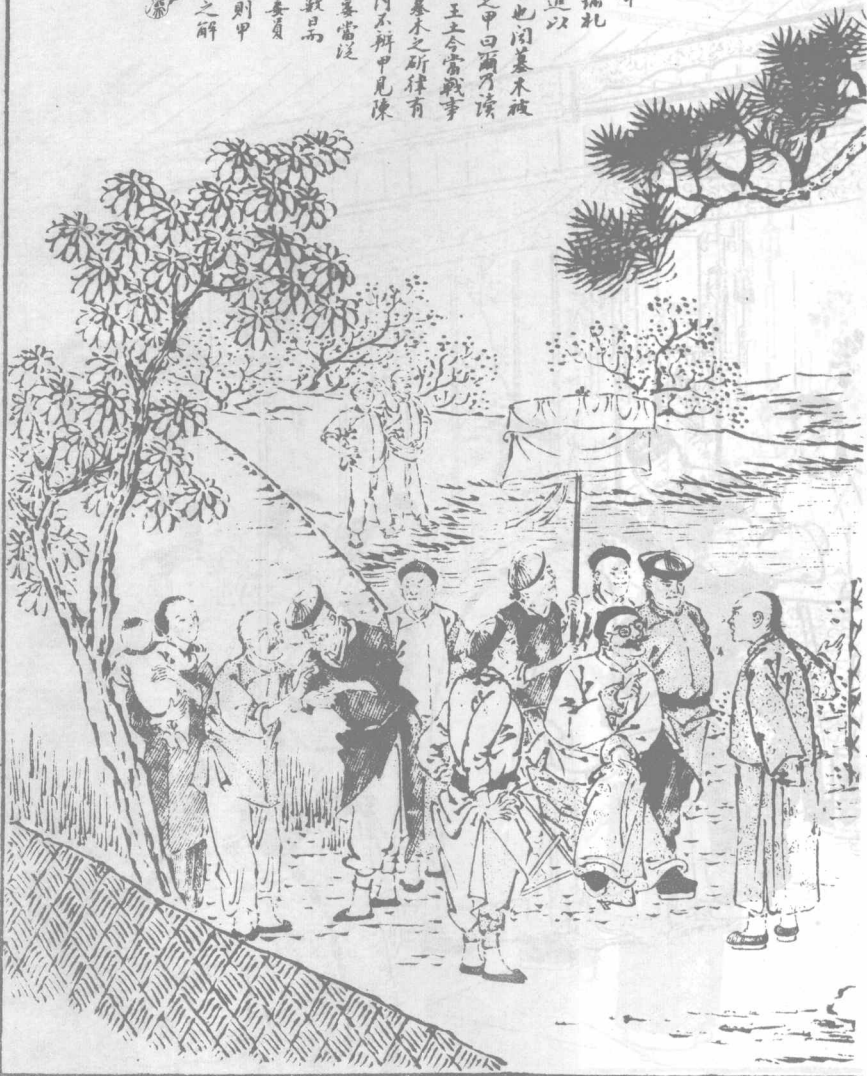




冒官伐木

鎮海衙門日前有某甲僕
 提燈掛插而來自稱係營
 務委員奉憲封伐樹木每見基
 上紙概便以一紙官符高粘其上
 御人咸阻之甲即語坐公案厲聲
 斥責謂海防吃緊奉委奉天憲批札
 伐木堵口汝等敢阻止牙點者或進以
 銀餅所願而之他者陳某者序生也聞基木被
 封為私為官不解真偽直前挽商之甲曰爾乃漢
 書人自應明理持之者天之下莫能王土今當戰事
 孔亟猶敢以私計而挽公務耶陳曰基木之所律有
 粵條云其木非尋常此也此中不得不解中見陳
 為鋒犀利固小語之曰汝既說求亦意當從
 權辦理姑為勿所可也陳指而退後數日而
 事敗經人告發高事知邑尊以冒作委員
 詐授衙門罪不容恕王所飭差拘獲則甲
 已聞風遠遁惟道人猶未盡數遂拘之解
 案未結究出甲之踪詎否

海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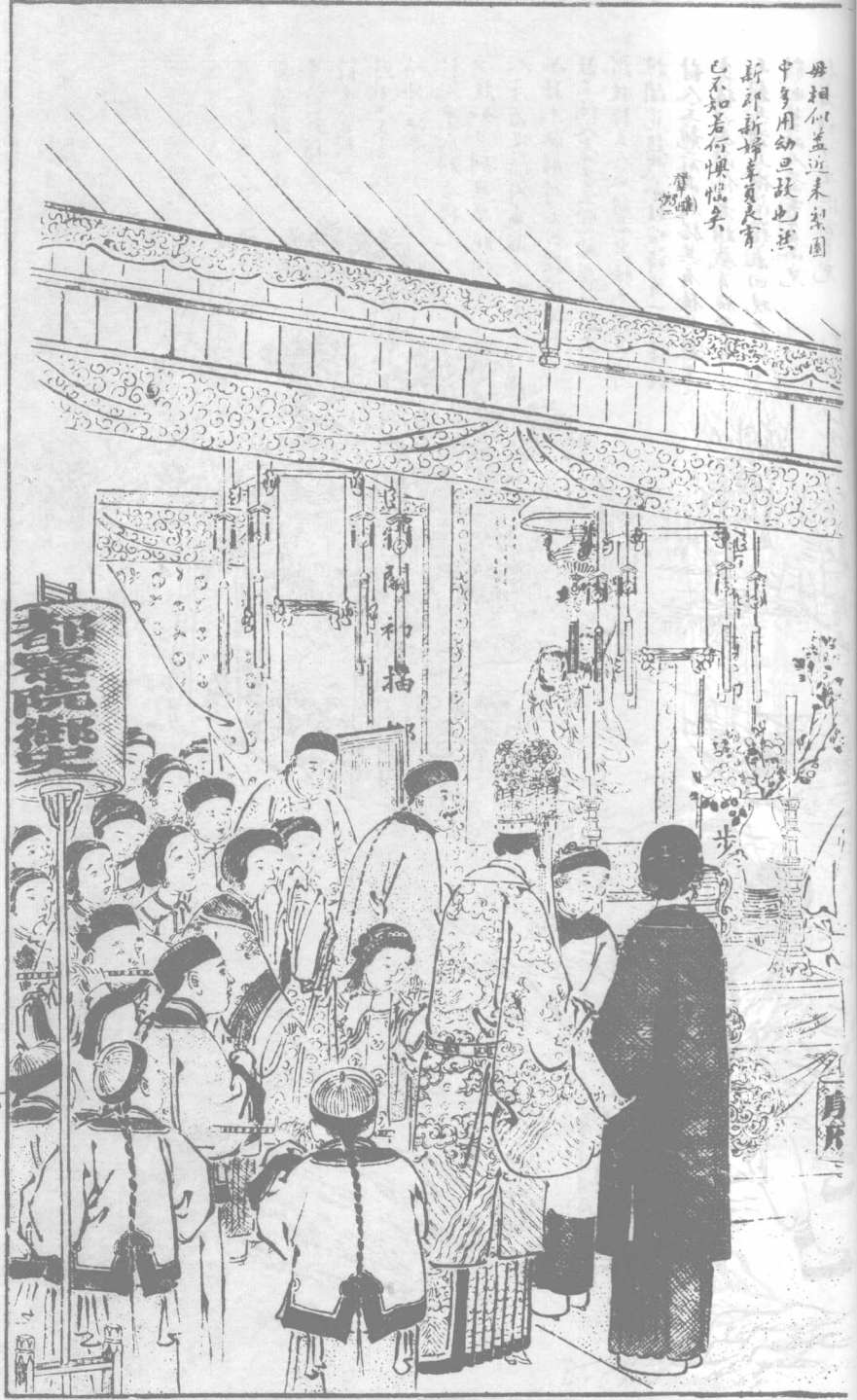
姑嫂成親

英大馬路五雲日昇樓北首某
 銀樓主甯人某甲曾聘某氏女
 為室擇吉九月二十日迎娶成
 禮後有母舅至角例須親自迎
 送遂於十六日前往相邀適值輪
 船停班數日未開而地已張燈
 結彩安排妥貼專待為翁填婿女
 牛相會不期候至黃昏依舊江
 寓信杳不得已由冰上人婉
 商坤完儀口成婚坤完不允
 乃令新郎之妹結束男裝
 代行交拜之禮遂單身入
 洞房云有見者謂新郎
 之妹年甫八九齡一長
 一短相去懸殊較之京
 班中演巧姻緣一齣得



母相似蓋近來梨園
中多用幼旦故也然
新卸新培華夏是青
已不知若何懊惱矣

寶琳



豺倚人行

豺狗狀類狗毛
 栗色嗥如鬼
 哭長喙張尺
 餘齒疎牙牙
 寸許鋒鋸若
 針古芒刺如
 蜂螫足高踞
 峭伸趾學犬
 於人牙爪利每扶兒
 心腹如刀割甚早晚伺
 人屋角及隱僻處俯其首尾
 如枯木狀腹行若蛇撲捺微動
 故至稠人旁多不覺離嬰孩數丈一
 躍便掠去人咸訝為鬼怪焉某邑鄉
 村開花戲戲全鼓喧嘩有一人凌行
 材人立把前兩足搭其肩後行數十
 步彼以為同伴者相戲有後覺有
 毛刺其頭且微聞檀氣回視之
 豺也蓋此人前有負小兒
 行者豺才垂涎而負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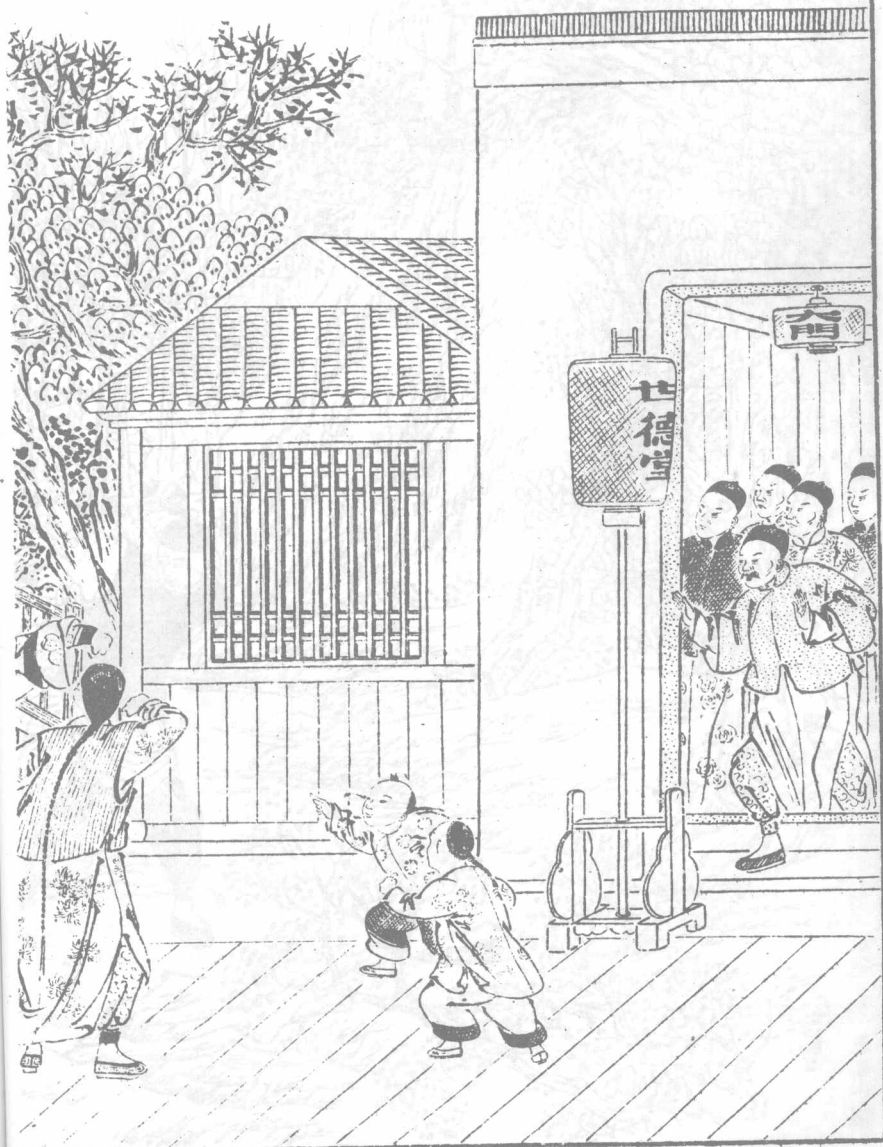


忘其及搭人肩而走青
 天白日之下竟使豺狼
 常道若此居是地者終
 無念蝗不入境虎且渡
 江之良吏耶



鬧房肇禍

滄城杜家灣錢
 某家青女及笄
 前晚贅婿入門雙拜
 花燭賀客盈門合卷
 畢送入洞房諸親
 友喜筵欲罷為鬧
 新房之華俗例相
 沿了不為怪但見
 人叢中歡呼笑語
 手舞足蹈聲若亂絲
 正至興酣時忽聞
 女子呀喊聲謂被
 人飽嘗鷄頭風味
 大不干休主人



極力勸解始能
 從事不意此女
 同來者共有數
 人辭別後復於道
 側專待唐突之人欲得
 而甘心俟其行迫伏
 兵齊出猛批其頰
 兩下均有同伴
 遂互顧不已女
 以被辱難堪遂
 躍入河中欲逐
 湘妃而去幸旁
 人赴救得以誣登
 彼岸然已眼穿而首飛遂
 矣聞房之有損無益如是如是



人面瓜

江邑代舊新其位西方寺旁屋後
 隙地數畝遍種番瓜其蔓無容足
 地藤之粗者如大碗屈曲類龍近
 陸一衣嫩結實累似人面鄉見之
 為類者畢現必有神異鄉右好事
 者復從而附會之謂
 是瓜每於夜間墜
 吸水能飲一桶一時
 鄉人聞風而來祈方
 求嗣家貧者徒旋有某甲
 出謂鄉曰物反常則為妖今
 若此恐致不祥且妖言惑眾律
 有明條不知所去鄉從之亦
 無他異鄉人之愚真不可
 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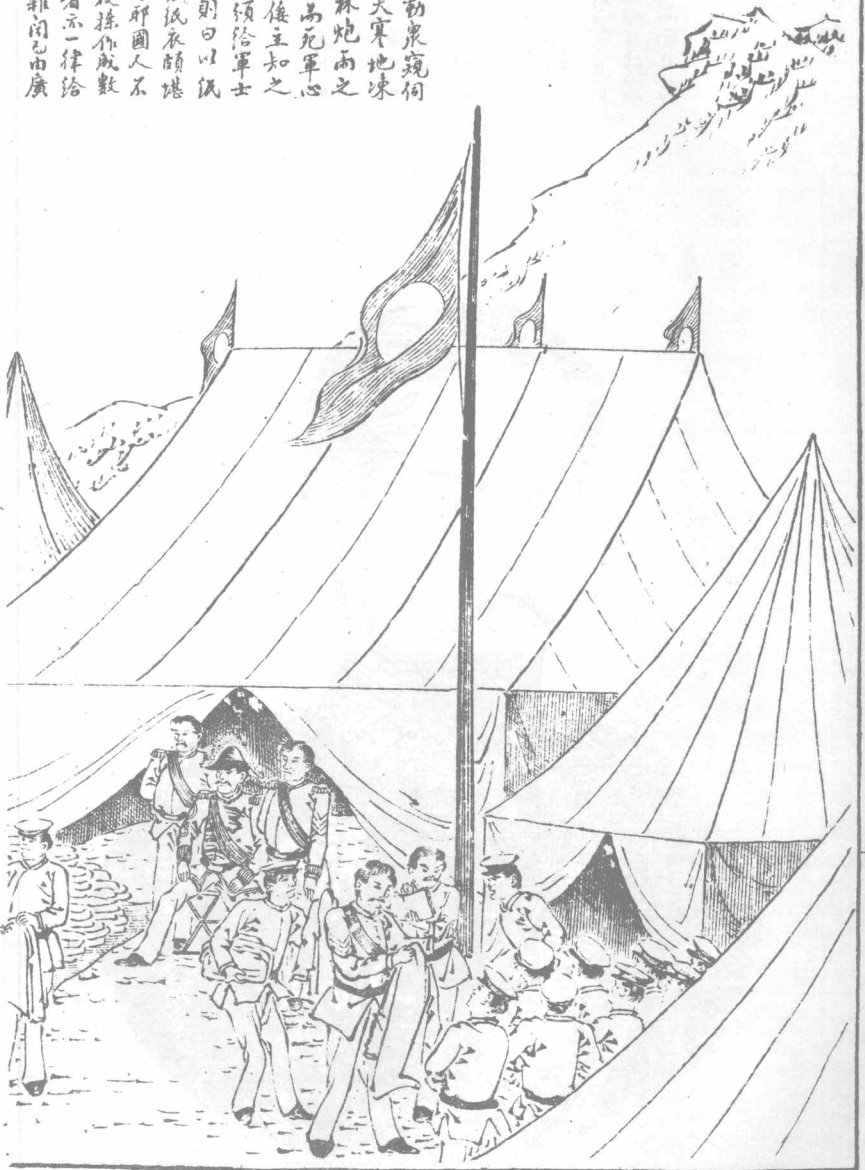
倭王小像

東洋一島國耳其地不過中國
 兩省之大民貧國小素為歐西
 各國所輕乃不知度德量力兵
 連禍迭寇及中邦兩國生靈不
 克同遭塗炭而究其咎之由啟
 莫不歸咎於倭王爭欲食其肉
 而履其皮今有濯足扶藜客以
 倭王小像見朕爰倩名手悉心
 摹繪其鬚眉通有神氣宛然固
 自有海外英雄之概世有清俊
 繫虜之志者尚其識此面目焉
 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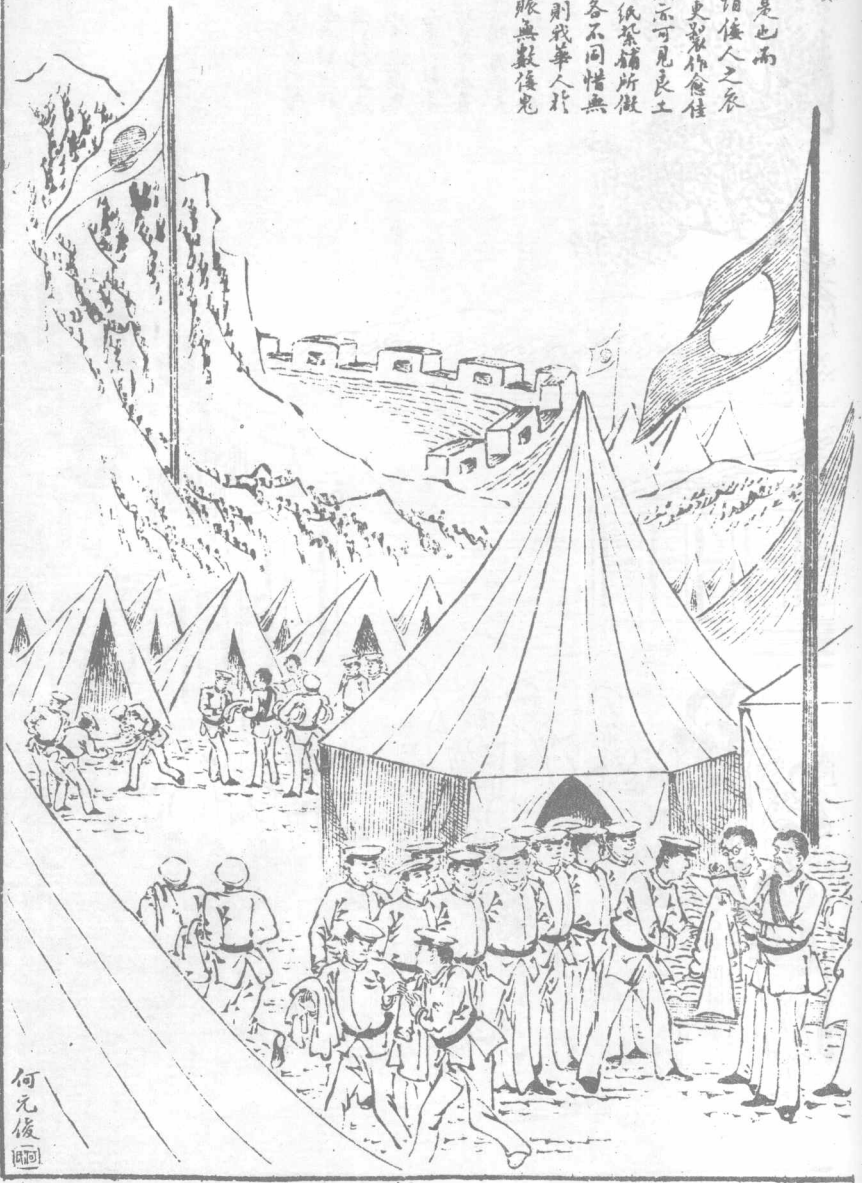


紙製征衣

倭如渝盟犯順勞師勸衆窺伺
北方已逾數月結瞬天寒地凍
旅盡援絕不死於槍林炮雨之
中亦必由啼飢號寒而死軍心
皇皇大有詳潰之慮倭主知之
爰令國人廣製衣裳頒給軍士
國人曰無帛綾奢何則曰以紙
為之送前奈等所製紙衣頗堪
適體今豈不解懸寒耶國人不
得已遂各出技巧日夜孫作成數
千套有婦女之送軍者亦一律給
以男衣俾得雌雄混雜間已由廣



烏頭到軍士得之始
 則歡聲雷動則
 髮上衝冠消滅如是也而
 亦思同扶漢末或謂倭人之衣
 用紙製已死一日近史家作愈佳
 頗似中國神袂之類亦可見良工
 心苦矣然吾見中國紙製舖所做
 冥衣其於龍工巧亦各不同惜無
 漢奸販出贈賄者否則我華人之
 賑濟孤魂之外不又賑無數倭鬼
 乎呵！



水 德 迎 祥

錦衣冠氏之初生詩人取以譬
 生男之象始謂水德之真祥迎祥
 也乃竟有見諸實事者荆俗每屆
 中秋之夕人月雙圓而有迎水之
 舉謂如此可免伯道之戚以設舉
 圍若枉歷年東每有所見年屆有
 謝姓者年逾不惑膝下猶有戚友
 中之好事者互相酬錢為迎是會
 前導有官燈二十對雜以笙

歌德統

金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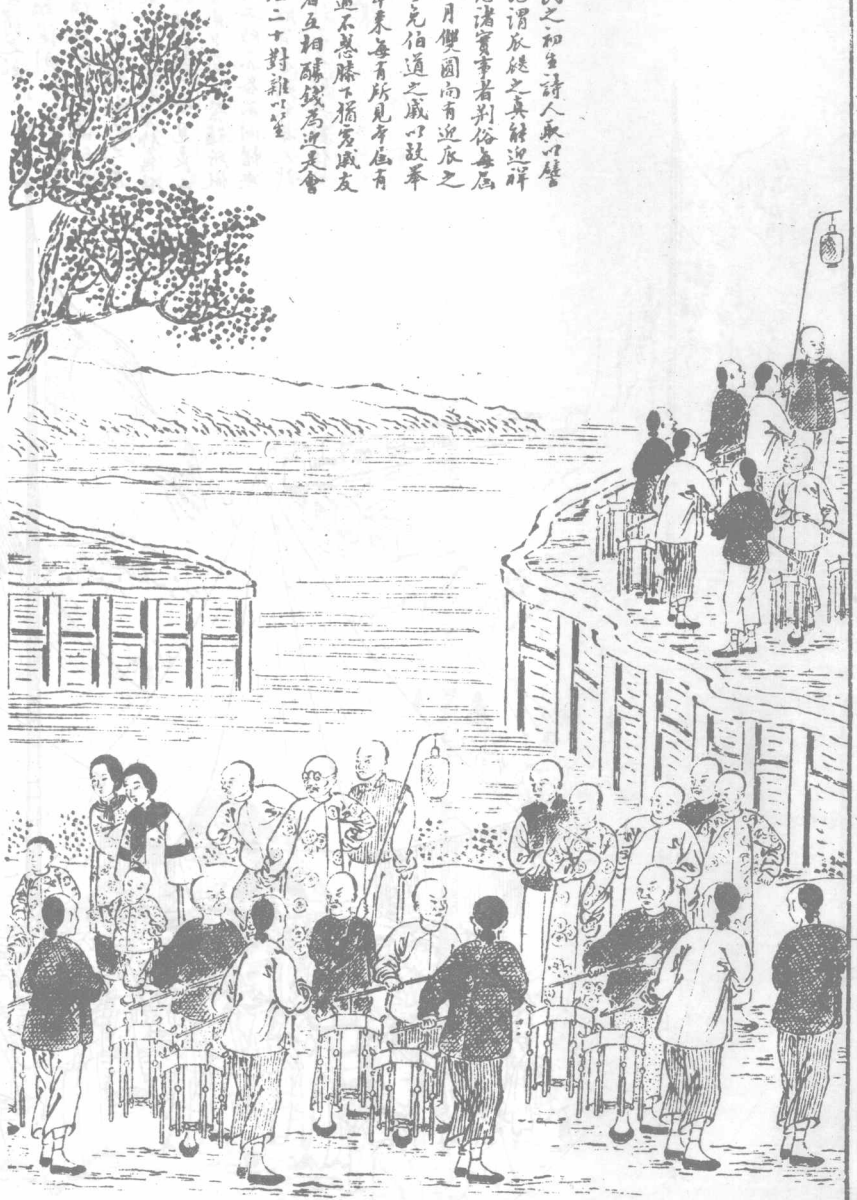
喧鬧

俛童

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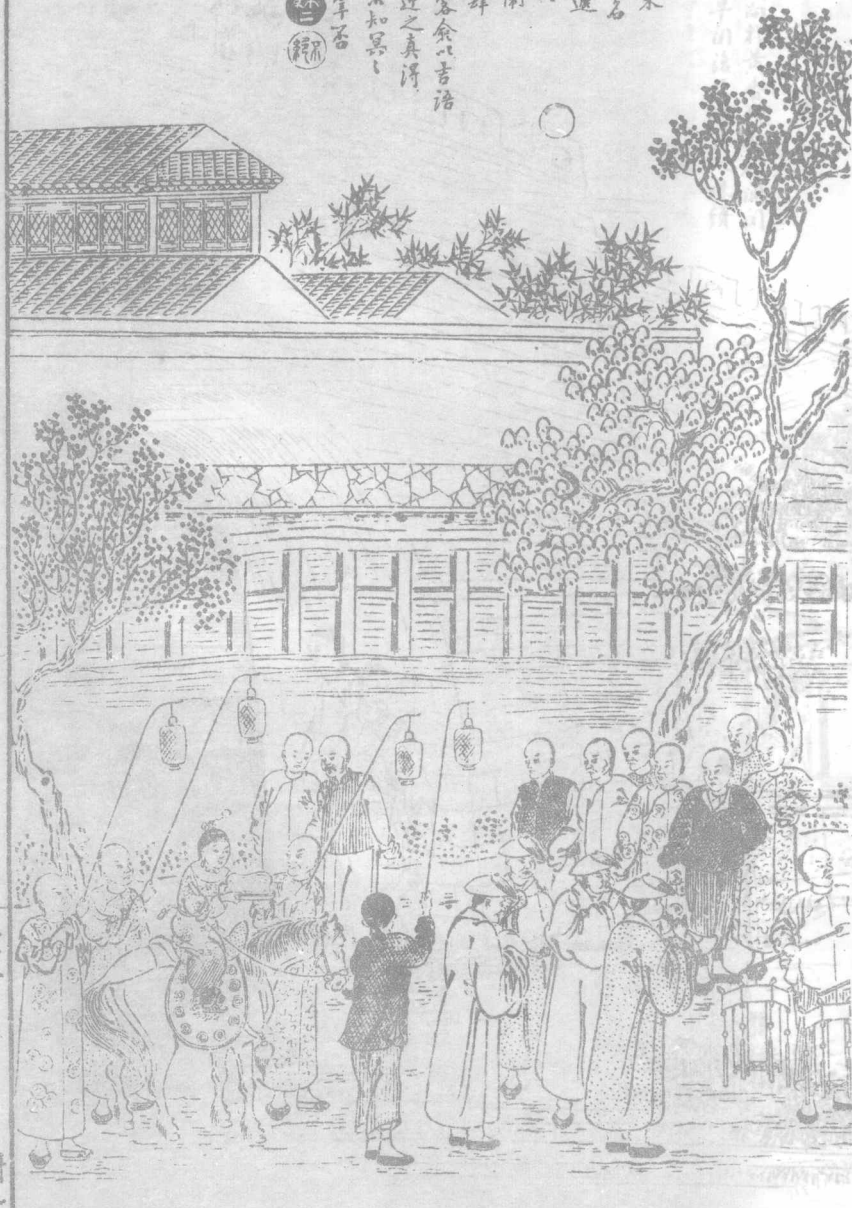
榜木

駑馬



碩胎生
 姿扶濱
 麒麟送
 子諸龍奉
 有一童衣文綉
 跨名駒手托衣果
 一盤乃是會命名
 取義之所至迤邐
 而行直至謝完此
 遂彼迎異帶其開
 謝復張燈結綵肆
 筵設席以款賓客食以吉語
 共相慶賀一若迎之真得
 茅蘭之兆也者不知異
 中果能奪其主字否

新
 鏡



門兵傷官

松郡四門城門向於黃昏時即行關閉
 而以西門為尤早閉後凡欲出入祇須
 青蚨四五翼即可呼於其門現雖倭寇
 汎梁海防戒嚴樓上屯駐老營兵士
 二十人而夜深時仍有持錢叫門者曠
 昔之夜有徐姓某官者去親串家飲酒
 後乘輜歸家時已三鼓使人傳呼開門
 守門兵士索以青蚨百翼正躊躇間詎
 聞閣上某兵士乘月光以瓦礫擲入轎
 中恰中徐姓之頭即時鮮血淋漓徐姓
 亦無如之何迨至家即遣人稟明某營
 員某營員怒甚於次日親至徐姓家問
 視并將某兵士重責軍棍三百革去名
 糧妻負某武弁亦有約束不嚴之責何
 物兵士敢傷御官之頭非有某營員喜
 為周旋恐不止青蚨已也



龍神顯

靈

昔漢文恭督兩湖時

都陽湖有龍將軍

廟照例往祭念

念我 欽使也而為

龍將軍致祭完無一介之損

何耶方始念間忽狂風大作波

浪掀天有龍數十萬昂首鼓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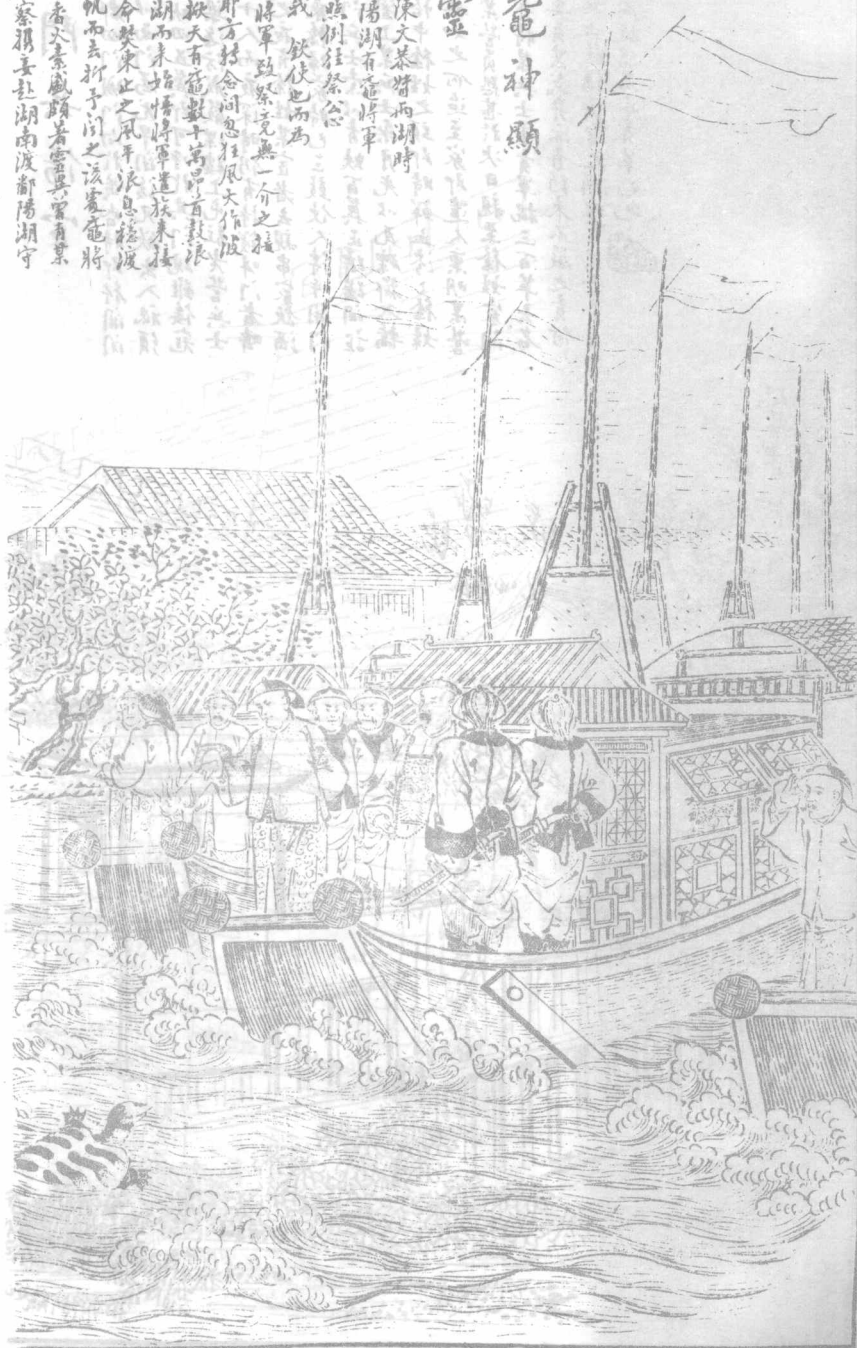
蔽湖而未始停將軍遣族來往

俾命焚東止之風平浪息龍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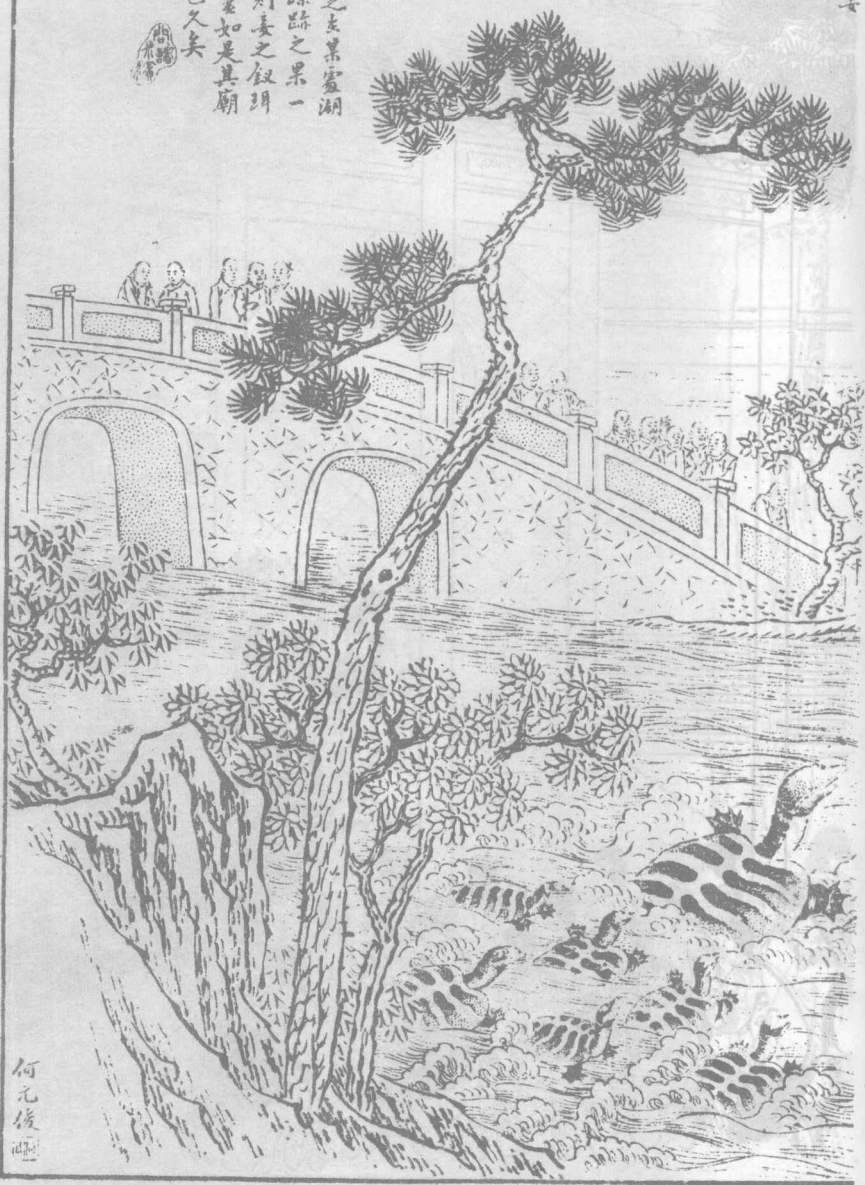
風帆而去折予聞之該處龍將

軍香火素感願者靈異實有象

觀察羽衣赴湖南渡都陽湖守



風夜泊月光甚朗
 啟窗觀之水波澄
 鮮方疑神獨坐
 一巨龜踏水出
 覆妾去觀察望
 湖長物主為文
 撤奄將軍童之
 次夜夢一人我
 服帶劍高冠
 我揖而
 入座謂觀
 察曰頃得
 檄徧查諸
 部皆未傷人
 吞君妾者乃外
 江闖入姦類已戮之去某靈湖
 灘言畢而去明日踪跡之果一
 巨龜死焉剖其腹則妾之釵珥
 俱未化將軍之替靈如其廟
 食斯土也蓋由來已久矣



刺麻異術

京師素多刺麻僧
 滿洲人皆崇信之
 述其術亦頗神奇
 浙江英的士考廉
 嘗館某都統家都
 統奉崇奉刺麻一
 日並載赴雅和宮
 入門見大殿下
 男婦膜拜
 頂禮者不
 下萬人須
 尖一刺麻
 持一宮婢
 至供展心
 以仗糊之
 大刺麻平



其徒自疑
 下視譁兒
 數十匪特
 詢然裂去
 未數斗大
 眾各共一
 振衣人震
 威怕裏視
 若珍奇考
 康不甚置意
 是秋回家忽忘廁
 日泄溺數百遍著
 藥罔效愈感待盡
 適鄰統來視亟命其
 從人捧取米至熬湯
 服之一服而愈打掃
 中物也自是考康亦
 深信明麻膏其此平湯
 空所先生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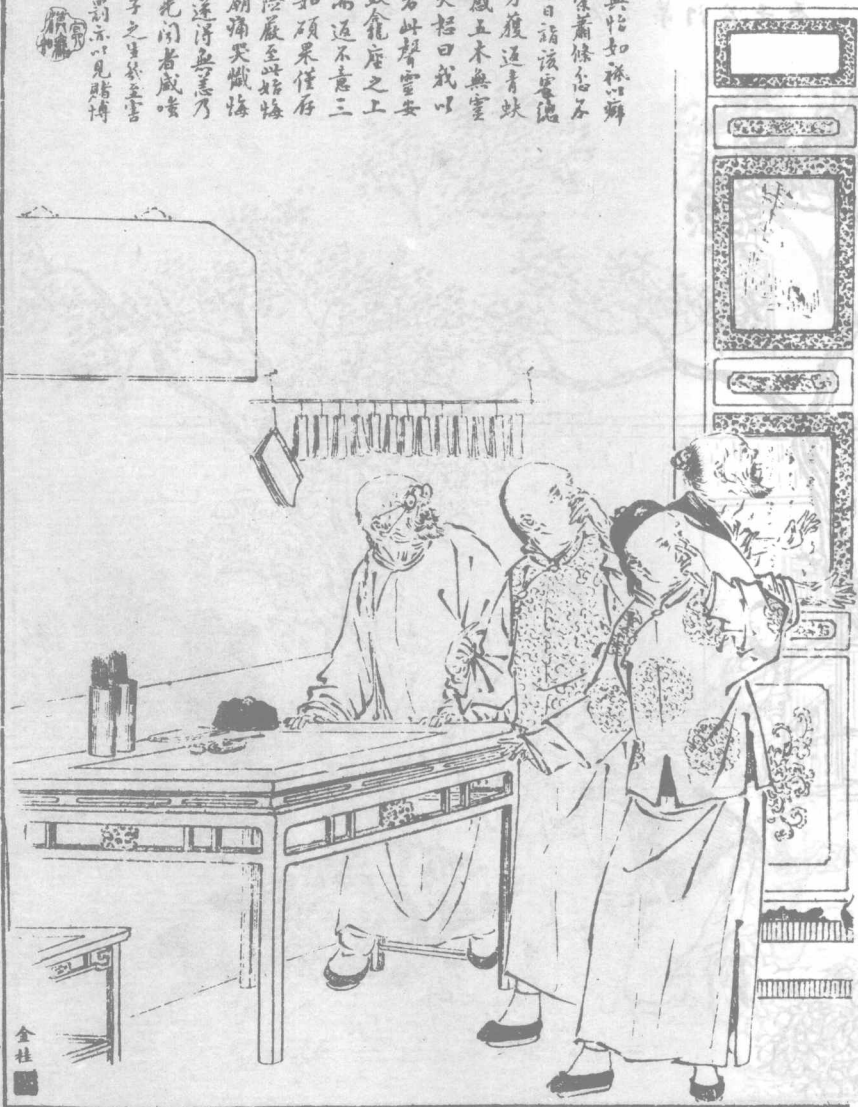


衰清神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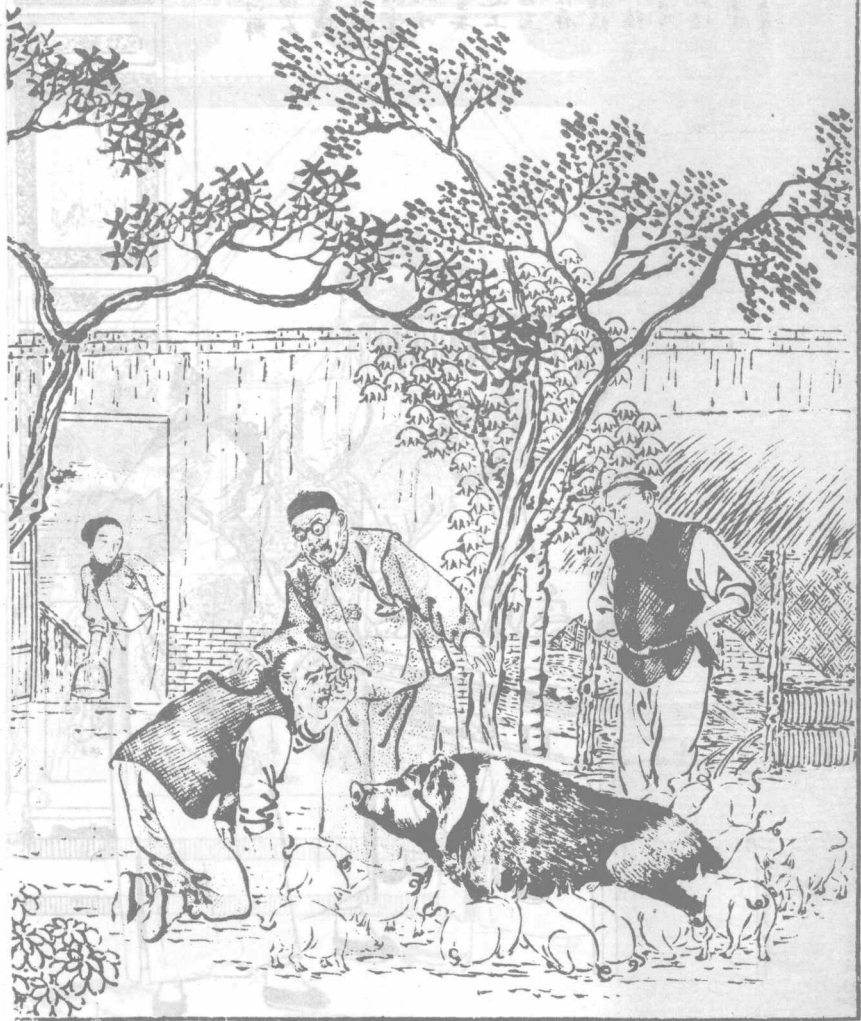
嚴某湖城東門外人也向
 業耕種家頗小康鼓篋一
 調弄璋四賦優游林下意興怡如祿以解
 者於補三載三北莪鼓囊索蕭條志志不
 能平字有反敗為勝之志一日詣溪壑池
 管廟度誠計願謂若精神力獲返青秋
 當以牲醴為壽詎一誠難感土木無靈
 孤注一擲又輸三百金嚴大慙曰我以
 為赫、神明必能佑我今若此誓寧安
 且遂以冀穢猶望其面致致龕座之上
 書梁木梓者味嚴始恨、而返不意三
 日後連場三子祿刺一子如碩果僅存
 亦已為二豎所侵勢頗危險屢至此始悔
 願怒神明心驚膽裂急詣溪壑痛哭懺悔
 且願重塑金身以贖罪過一子遂得無恙乃
 所雇匠將神像修整擇吉開光閉者咸謂
 之以昇天遂一時之念鼓喪三子之生祭至害
 及己身人亡家破雖曰神降之罰亦不見賭博
 之為禍也烈矣嗚呼可不戒哉

嚴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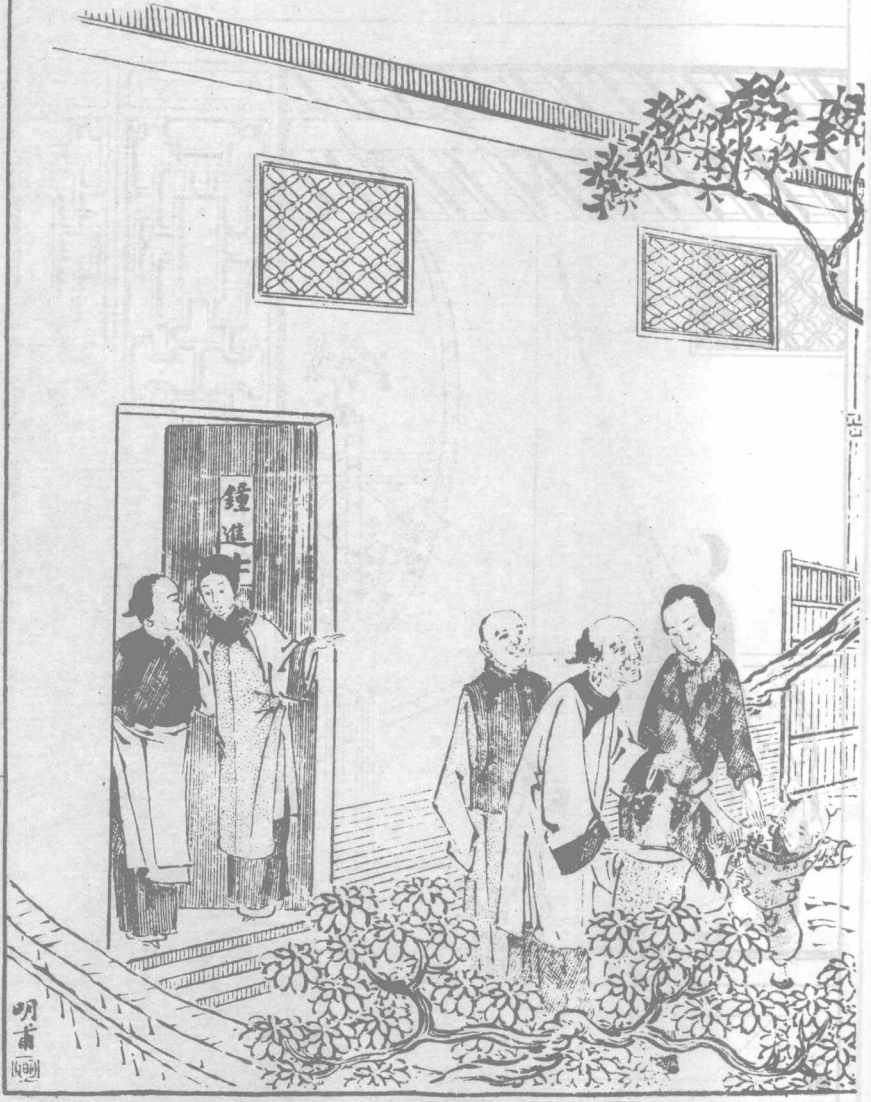


呼 為 母

新州某無賴性狡黠一日至富
 翁業姓門首訪問翁養有母
 猪否已產兒豚若干翁問
 何故無賴曰小人有母沒已數
 年今小人廬葦服滿前半月
 夜小人見母引小孩一羣至一
 高大宅中遊玩項背上搭有
 白巾一條如挂孝狀命我接他
 回去言訖化為猪大小十口予
 母哄之有聲忽寫醒竟是一草
 不能忍置偏訴至此遂望翁門
 首恍惚夢中景象特來煩擾翁
 聞而異之自言廬葦亦是孝子
 因語曰爾憶夢中景象能自尋否
 曰此速度數門直至猪園來



見母猶腦後至背白毛一
 片其豚兒十五同臥注曰
 老娘老娘今在此兒已尋
 半月矣情甚慘切哭倒於
 地翁為之惻然既以錢來命
 其領歸故是適可携金往
 訪不得其人但聞近處人
 曰某無賴者數日爭大小
 猪于母十餘口已分債博
 債去翁慚歎而去



義

雀

某生自都訪戚至北路廳
 著下榻衛齊辰起一雀飛
 集案頭向之大噪似有所
 訴旋飛出戶隨之集衣於
 間頻睇襟上取長竿探之
 見蛇方固一雀蜿蜒遊去
 雀已死此雀向之哀鳴若
 傷悼然因作義雀行記其
 事惜稿已散失僅得其崖
 畧如此昔有人誣義鵲行
 和梅卷末息然回鵲也雀
 則微矣不思同類見阮完
 結求援人禽之別果有異
 乎

三



倭

后

后姓一條名美子今年四十有五長倭主睦仁二歲此像係其少時所拍近以倭主踐武齊氏為兵國人怨之睦及國母不知阻止爭寬其像有付之一炬者有投之水濱者有碎周齋於者雖曰惡民無知藉以洩忿然咒詛以此未免太覺狂悖矣幸齊澤而周之侍觀四海謂為揚名則吾豈敢



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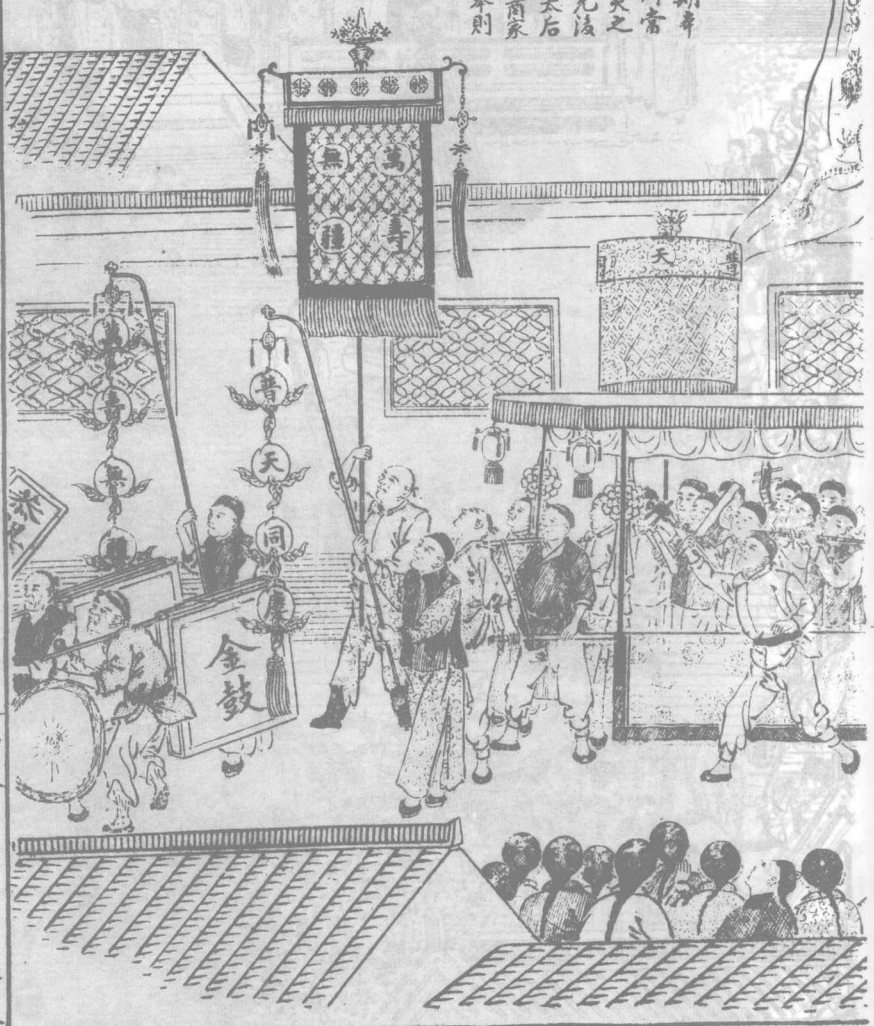
刻畫通民好
我輩執四端
青絲二我前
南風正氣香
我輩執四端
刻畫通民好
我輩執四端
青絲二我前
南風正氣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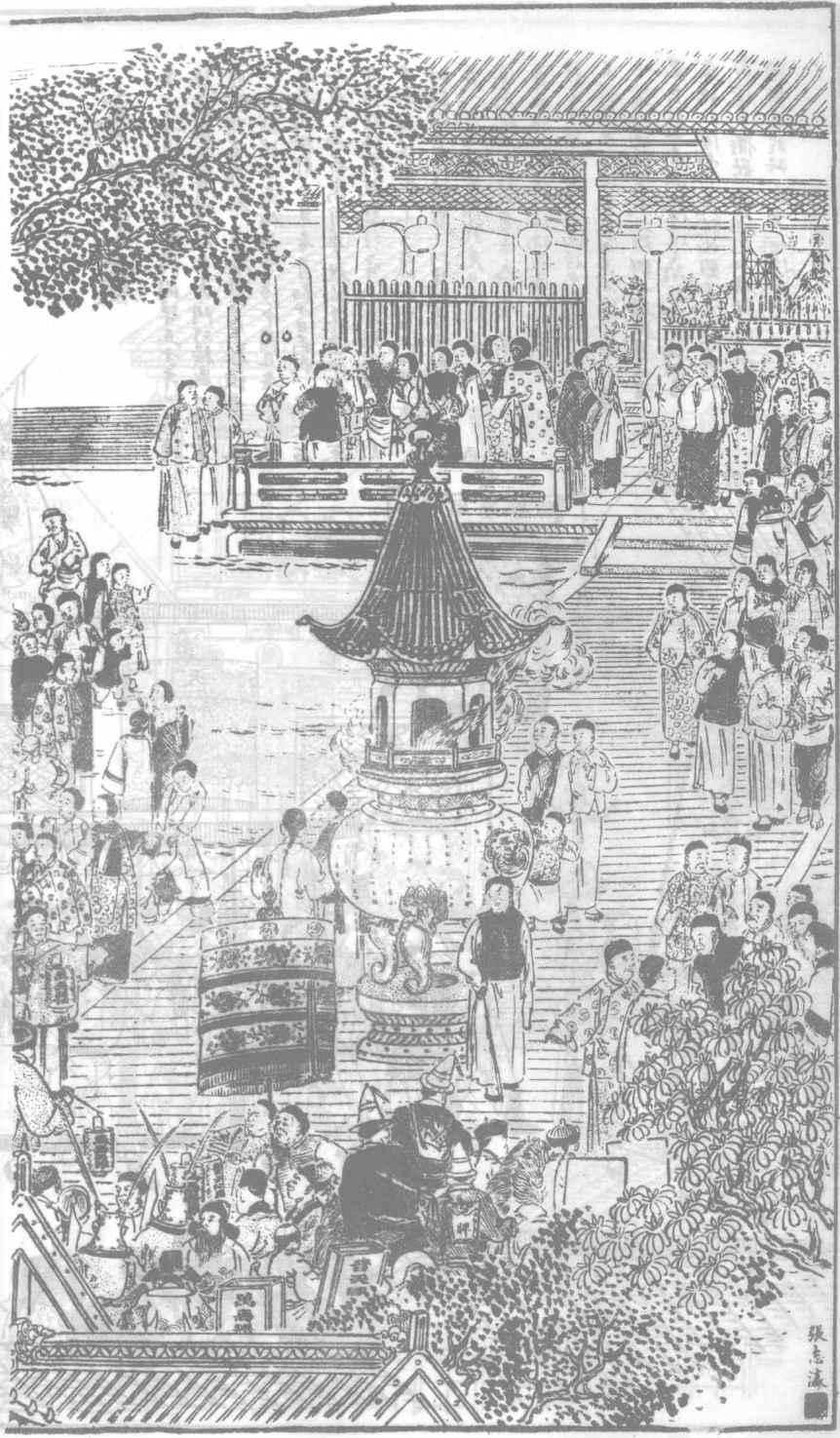


何元俊

賽燈申慶

去年十月初十日西商開埠五十年之期華埠商家各賽燈彩爭奇鬥以極盛一時當時燈牌有預祝萬壽等字樣識者笑之以為戲垢而商何必爭沙中國且安見先法之必同撥耶念年本月初十日為我皇太后六旬萬壽高呼華祝徇及海峽華埠商家亦張燈結彩較勝往年而賽燈遊行之本則竟如廣陵散之不可復聞惟美租界中虹橋左首粵海藝工所建之魯莊殿中獨有人出為醮資獨於是日賽燈云前導為祀燈一對上書普天同慶萬壽無疆八字燈以玻璃罩罩十餘對鐘鼓亭一座四人昇之而行中有數十人肩穿五彩綢衣沿途奏樂由是而滿金碧龍命十餘頂個個紫成之那那三頭殿其後者為巨鼓一面厥聲達于闕於遠近編舞各處皆隨隊而回是後也雖不及漢前之威猶見衛歌恭祝之一端禮失而求諸野喜於此亦云





土地解餉

浣江離城十二里之江濱鎮東市有東嶽廟一所該處
 鄉人每至秋收豐稔輒由好事之徒刷刊完餉單換戶給
 發每三年解完天餉一次用沽湖之大元寶黃符共并各御土地解
 至東嶽廟焚化載以小車馱并土地神像出遊一週共有十餘起均用全
 副儀仗肅靜迴避等衙牌軍健班陰皂隸馬執事對子馬初印廳提燈傘
 扇等項並有愚夫愚婦扮作犯會等名目前因連年荒歉停解已歷十年今
 歲秋收較稔遂擇初十日 皇太后萬壽期舉賽起解天餉之會並祝萬
 壽無疆自早至暮分并神像遊行各村莊共勸男女闡教非常盛事也

神像
 出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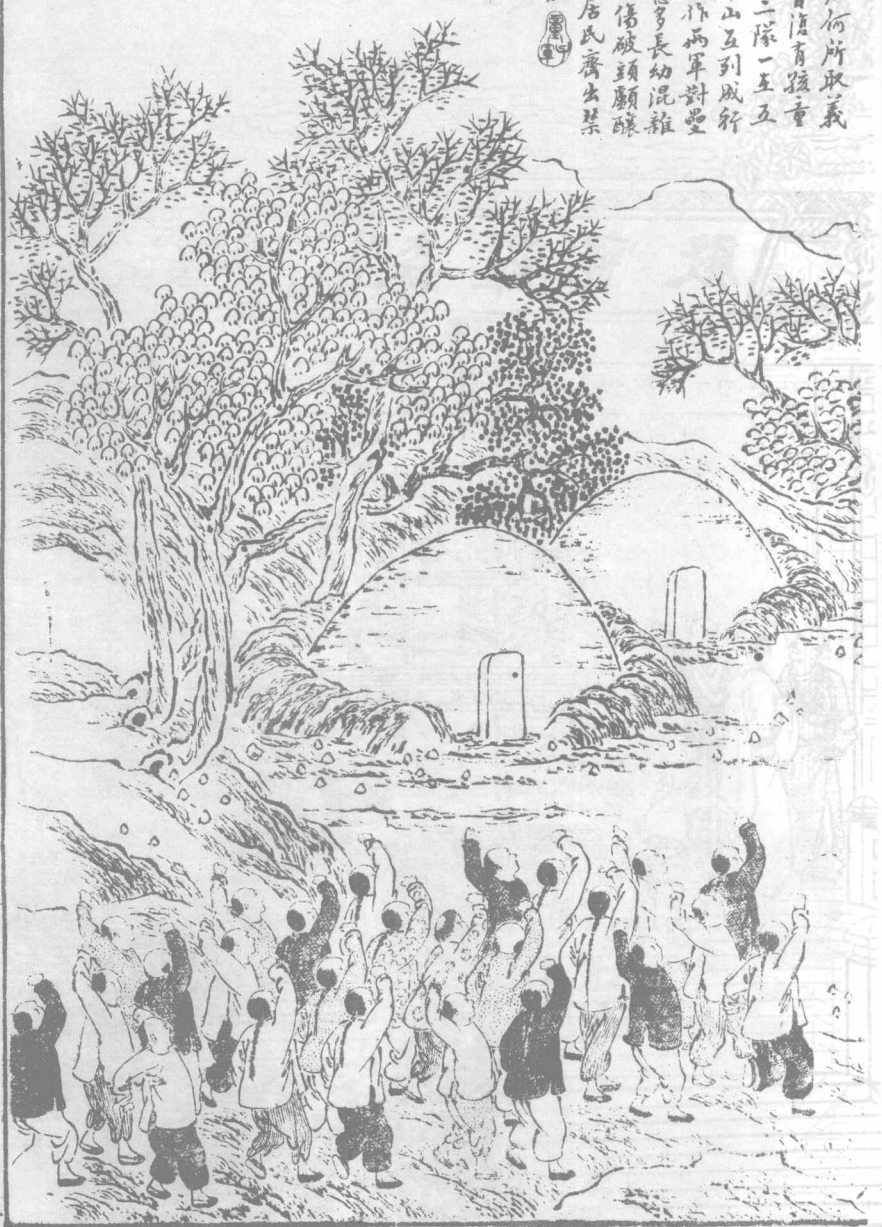


重陽築石

重九良辰題糕佩萸
 最為韻事說各處風
 俗亦不一今閩粵人多
 於是日祭祀先登謂之拜重
 陽而粵中人又復於柵景登
 高之外放高圓築石之為每
 屆九日往往有象勾年華兒
 童數輩不以弄梅騎竹為事
 而好至北郊外列隊相擊磚
 石分飛常有誤傷行人之事



慈俗相沿不知何所取義
 也幸年九月九日復有孩童
 百數十人分為二隊一互互
 層樓一互狗頭山互到成行
 樹石為戲居然亦兩軍對壘
 勢俄而愈聚愈多長幼混雜
 興高采烈甚至傷破頭顱釀
 成巨禍幸附近居民齊出禁
 壓始各鳥獸散



生魂書額

鄂都縣吳王府
 相傳有森羅寶
 殿其匾額字跡
 係前明進士崔
 鳳所書崔亦淮
 陰人精壁窠書
 為諸生時書寢
 夢一赫授字跡
 奉迎至一工侯
 第下馬隨後自
 大門入守者呵
 之招後共語始
 放入二
 門亦
 然登
 堂後

森羅寶殿



先入
 白俄一
 人携椅至殿中又
 有筆墨置一小几
 雀意其求書
 自忖無業席
 役若已知
 曰書偏月
 何視懸一
 無字匾役
 令坐椅工恍
 惚間覺椅與筆墨
 凡同時自起高拱扇齊
 持者曰安書四字自左而右
 先殿字次寶字次羅次森
 至森字末筆墨重下無以
 袖孤淨筆椅自下役引之出仍
 乘前馬至門而覺袖上墨痕猶
 滌之欲點也後雀官對都潛詣
 其處猶見字跡宛然任滿返里
 常為人言至今里人猶能道其
 梗概云





為民請命

郡城隍之初封歲靈公相傳自乾隆年間始時常州太守胡文伯清廉慈惠卓著政聲會大旱六月不雨過求無應太守蒲冠單履步禱諸神且為文責之夜夢神曰此天意冥吏不卑安能違天凌夜五更鐘離祖師過境天窗寺門外有願而長者即吳君擊以牙竭滅求之者可致雨越日胡宿天窗寺以待五更許果有數弓宿寺門外胡如神教伏地泣禱丐曰我躬乞者安能祈雨猛推欲符胡堅執其手膝行隨之丐曰念汝實心為民當速天降雨一尺二寸因西指曰汝不見雨來乎一回首即失所在頃刻陰雲滿漫大雨一晝夜八邑雷是胡因以街園衛民詳請奏加封號往未幾連年月即返若有神助焉是歲轉歎為豐太守倡捐修廟至今神靈猶赫濯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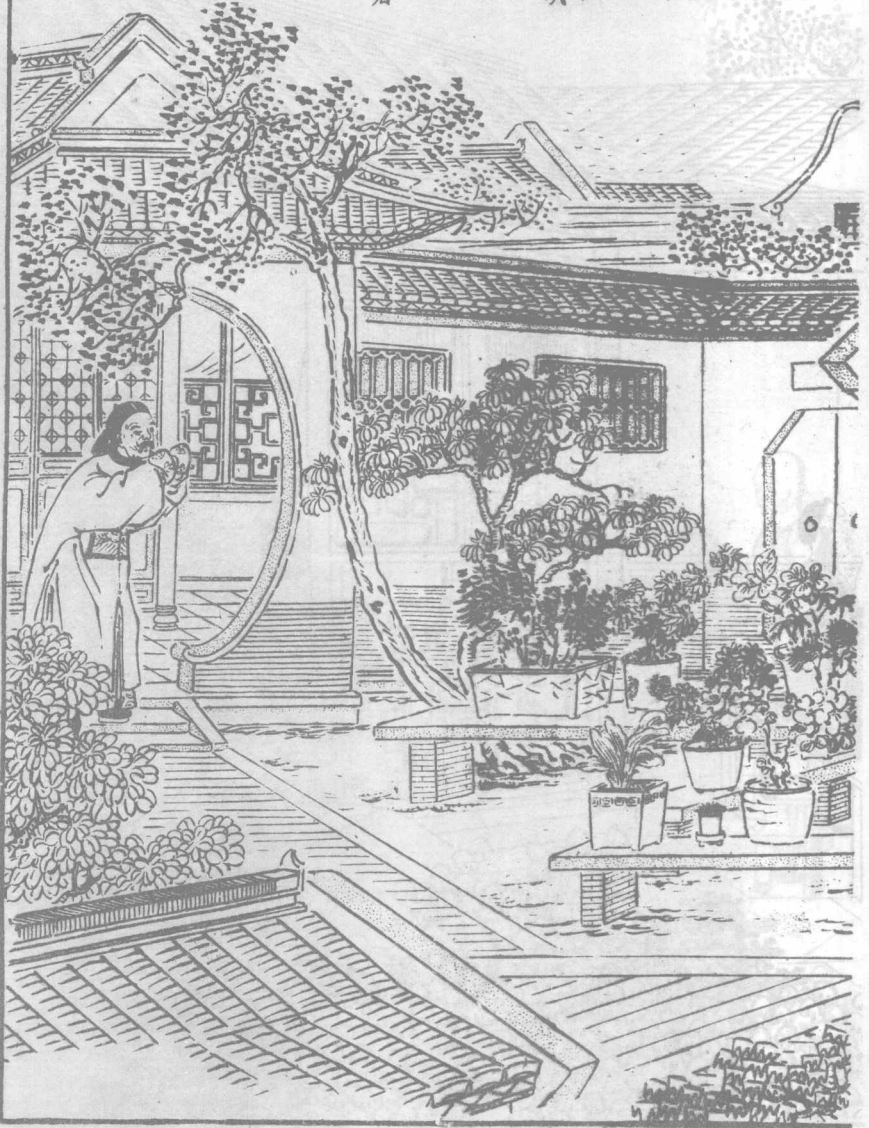
疑為主為鬼

某翁家素封而子第無
詩書氣族中之貴戚者
狐柳榆之有快然不樂
急延師習課以常念西
席某諸生色名宿也時
天方曉起小使見門簾
外隱隱有威服人行掃
拜禮疑為鬼後屢見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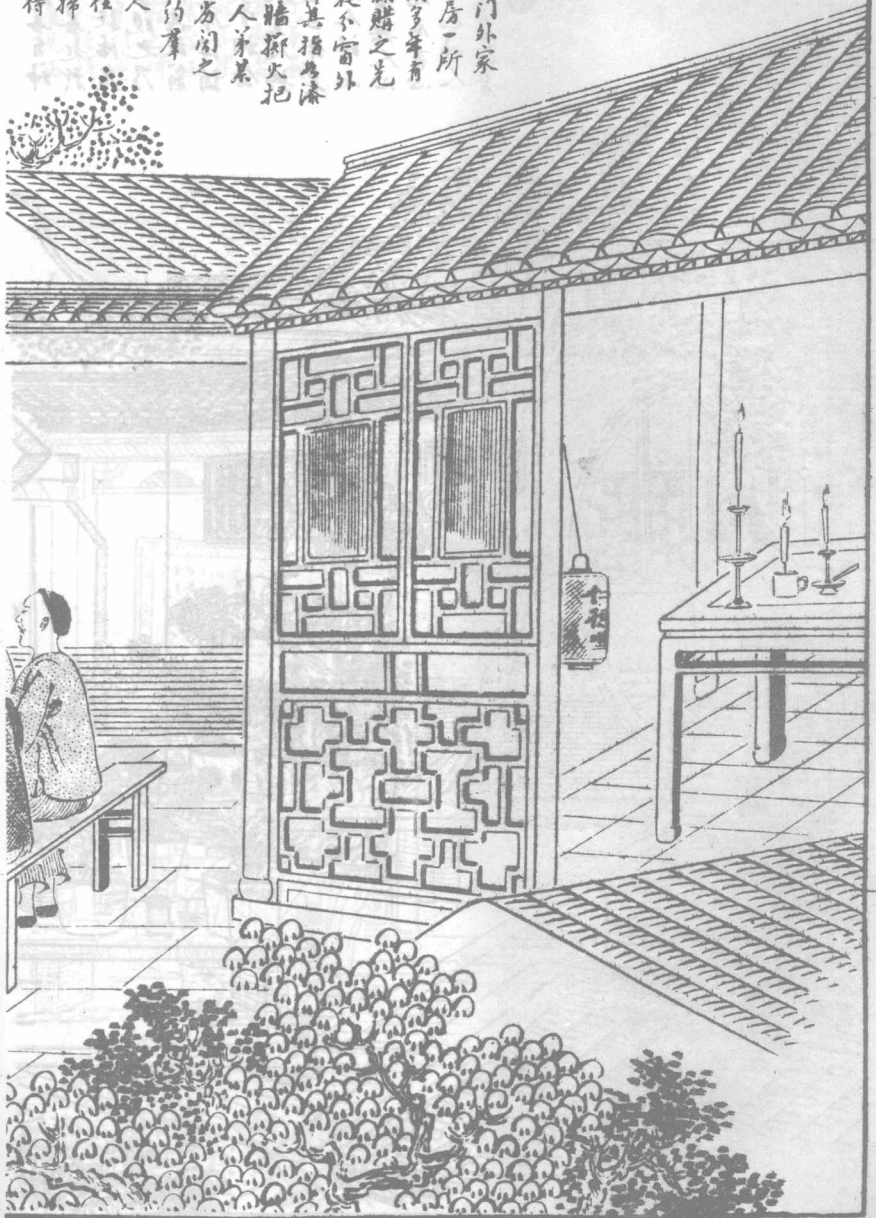
席素望科名紅喜百神
 鬼拜謁必大貴蚤起於
 簾內陰伺之定捉活鬼
 及如前狀舉廉視之乃
 主人翁也驚問其故翁
 以他語遞掩西席詳詢
 其僕曰曰主人聖相公
 讀書成名特敬聖人共
 先生耳於今已三年矣
 西席語人曰為人師而
 不盡心教誨者無人心
 也為人子弟而不盡心
 讀書者非人子也此人
 子弟而不食誨書報者
 無天理也

卷之三
 射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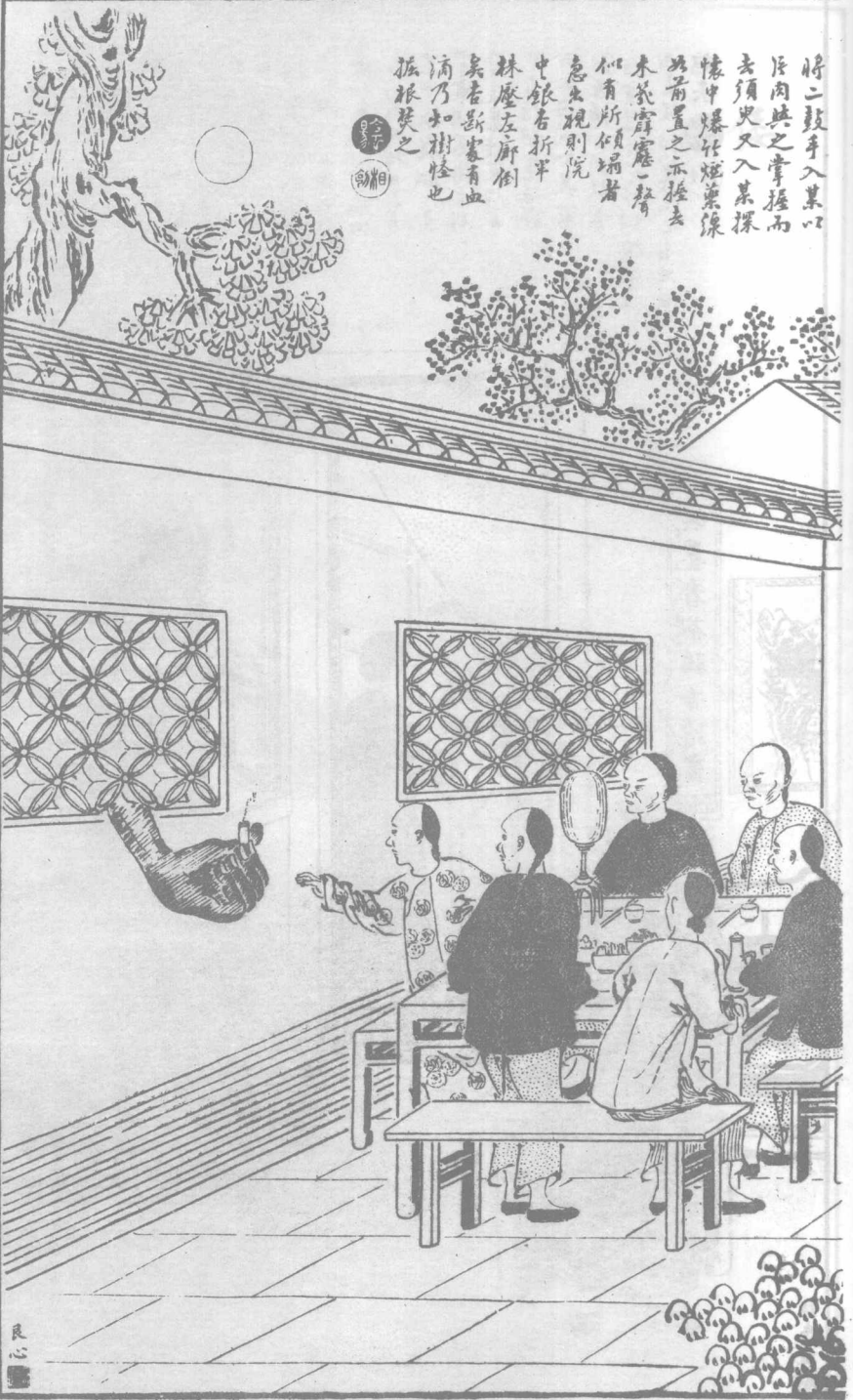
爆竹除怪

某明府幼居白门外家
 嘗言城東有住房一所
 常見怪異扁閉多年有
 蔡某貪其位廉賤之先
 遣匠役修葺夜分窗外
 一手入掌大如其指為漆
 乘大號薪人登牆擲火把
 下始渺明日主人茅某
 年首弱冠極頑劣聞之
 就宿以規其異約羣
 匠百膽力者數人
 携酒肴及火具往
 是夕月色甚皎掃
 除中庭轟飲以待



將二鼓手入某以
 片肉共之掌握而
 去須臾又入某探
 懷中爆竹煙葉線
 其前置之亦極去
 未幾霹靂一聲
 似有所傾塌者
 急出視則院
 中銀香折半
 林壓左廊倒
 矣告斷家有血
 滴乃知樹怪也
 狐狼焚之

家
 相



潤賊

洗北道有二種
 扒竊裝作統
 符子弟寺互里
 巷居家或假訪
 親戚或偽租房屋
 信口胡言闖進直入
 無人不備順手竊物
 名為白晝日前有
 某甲衣履翩翩一身
 穿著法惠姓家門首
 見有招租字樣遂
 即入內詢知其家
 祇有婦女因該處
 淪價賤將銀錄烟糖傢俬
 而去及經察覺已昏地黃
 鶴矣



此圖與天大集第
 一頁無異之字樣



喫墨看茶聽香讀畫



倭太子

倭太子名嘉仁為倭皇弟
 三子今年十六歲其妻名房
 子蓋倭俗不娶外姓必於親
 族中自相配偶雖南山雄狐
 之謀弗顧也太子性亦剛復
 有乃父風自倭主移駐廣島
 奉命並圖一切政令相助焉
 唐倭氏大矣所望愈清儲君
 若此後患無窮安得中國長
 驅直搗代征廢立之權則帝
 國其庶有勞乎吁善宮養望
 乙為衆怒所歸則其父亦可
 想而知矣

小春



藉瀑生電

瀑布飛流身屬名山

懸景未聞有借以生電

者自美國電氣盛行後知

其功效無窮彈心竭力日求

其法於是於借風生電之外又

有指飛泉擊水之力以風電機者

先是美之南首有一峻嶺其瀑一瀉

百里勢甚建瓴有格致之士見而異

之謂是力之猛可資為也因立嶺下

鑿一小河引注瀑水別置輪軸於

河口藉其滿激之力錄成電汽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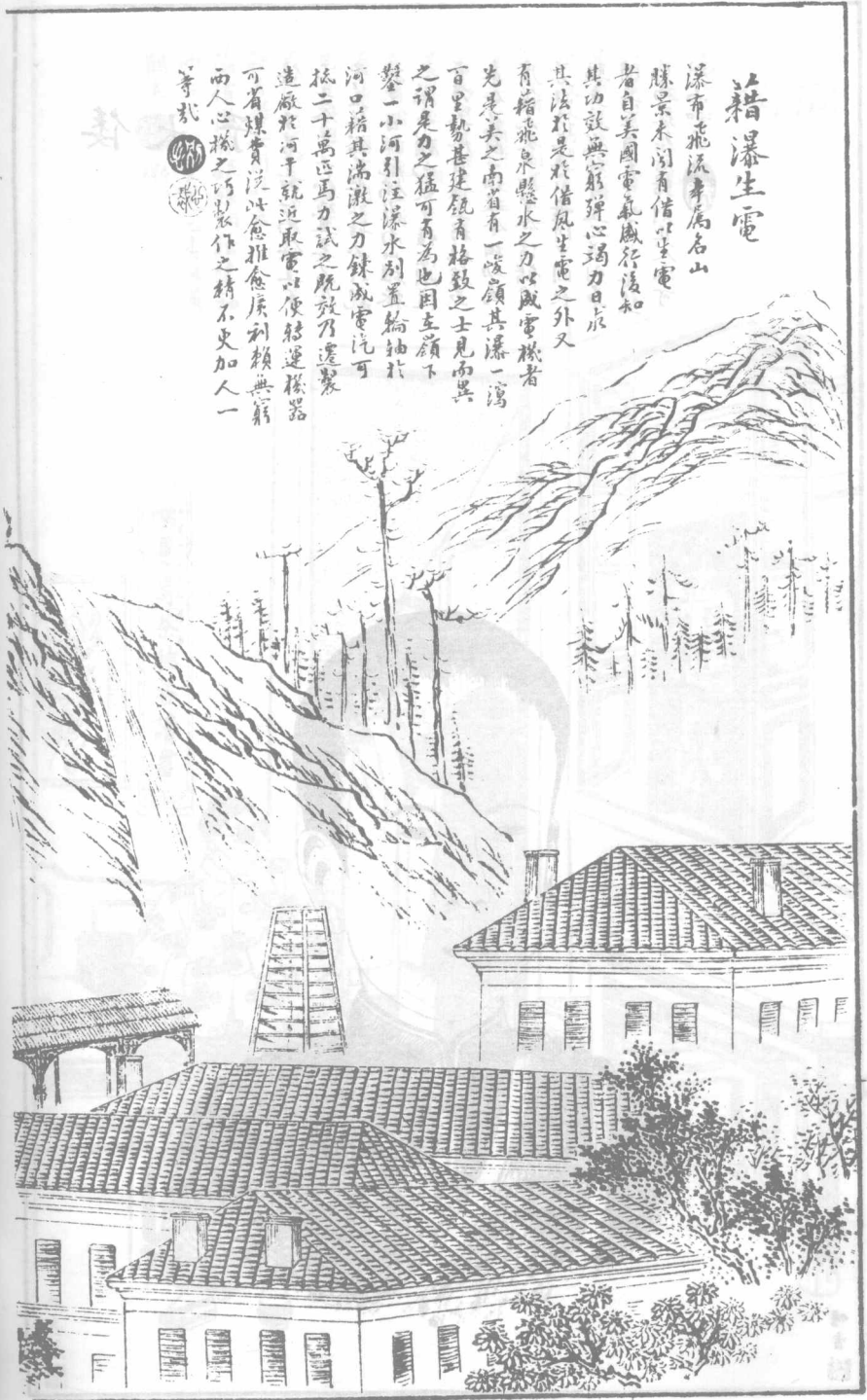
抵二十萬匹馬力試之既效乃遷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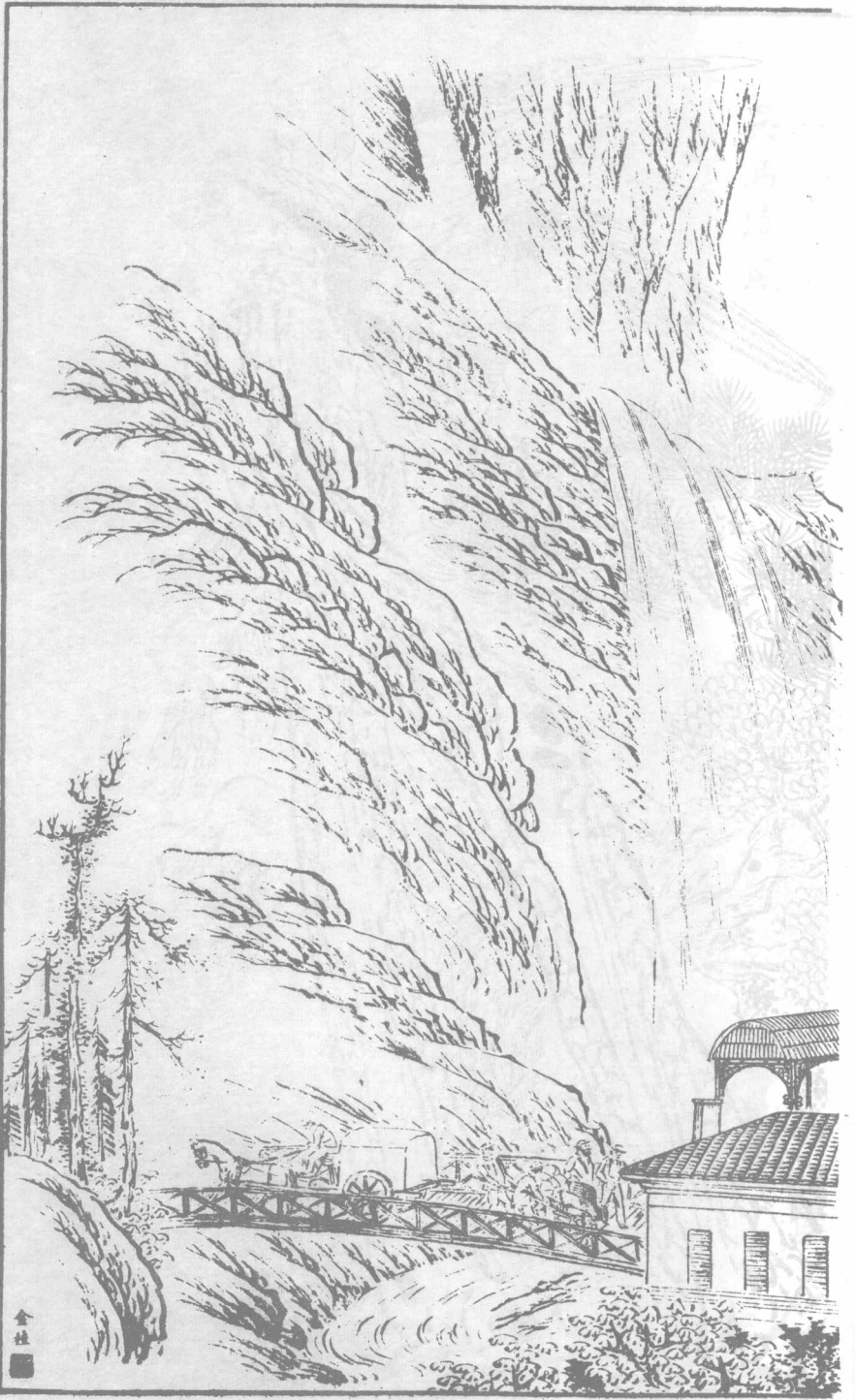
造廠於河干就近取電以便轉運機器

可省運費以此愈推愈廣利賴無窮

而人心機之巧製作之精不更加人一

等哉





六十六

射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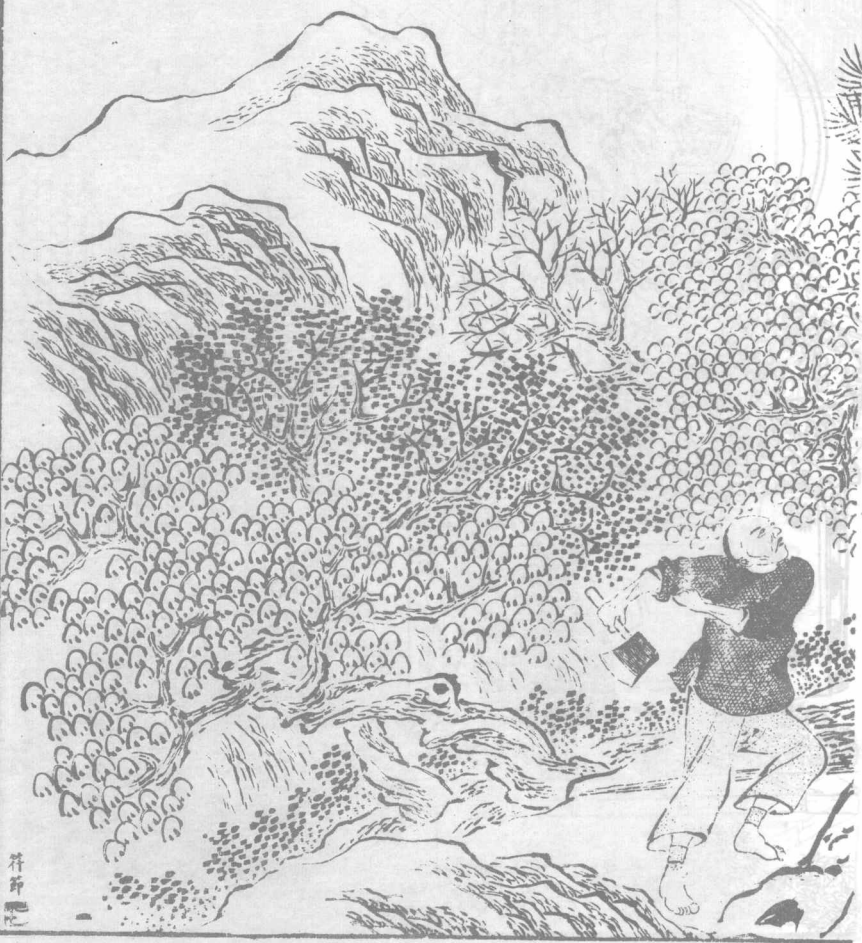
金柱



異鳥凌風

白門青龍山巖者登山臨水伐木
 丁巳已有年矣日一前手控斧柯援登
 山頂正望事於林麓間忽有大風自
 西而來飛沙走石辟易萬丈巖者仆
 臥大松下帽伏不敢動俄而風止閉
 松顛作嘍嘍聲若嬰孩之啼者仰視
 之枝頭集一大鳥其首類犬兩睛突
 頰若丹砂喙長尺餘翅如車輪脰尾
 利爪身長五六尺巖者大呼鳥雙目
 俯視似欲下啄也者巖者情急持斧
 逐之鳥飛而風又大作巖者大驚竄
 伏蒿莽中則見鳥從空盤旋欲下不
 下者數四始鼓翼飛去迨巖者竟路
 歸時回視大松已多攀折遂述其狀
 問諸父老皆莫識其名志之以書博
 物君子

中
 下



兩世喬妝

成新人謀求家福任資
 中并無子處得慶心
 竊愛之弘訪諸皇士百
 吉以厥勝之法者之下
 兩世命中所臨臨者多是
 雖宿難復難無益也惟復難
 而以唯吉之可以補救迷信之
 已而生子遂致亦有禱頭表
 足呼為小娘子比長風神話弄
 性極淫存居閨閣中人亦莫
 辨其為雌雄也後安不梳頭
 不度足不穿月之女以為
 室一陰一陽類之例
 之魚水之樂不具
 帶人未養中一孫
 偶以許名孫即死
 於是奉室相親每
 孫生仍以女書之



深得無忌公賞
 遇其家者見其
 子出為翻應
 舉止姻禮絕
 不露其羞
 年色而三孫
 亦備述作中
 備述其情
 風自述歎



猪虎同懸

山君之威震痛
 百獸雖牛之靈
 猶不可當况
 孱弱一猪乎
 然憑其凶猛
 之力横行無忌竟
 欲肆其弱肉強食之
 謀一旦奪其視威力
 難施有見困於
 無知之一物而
 反侮盲待
 覺危者宜強
 弱之有異
 我倒懸之
 困無人解之
 也而當踰垣入室時



則固萬不料此黃梅
 縣老祖寺僧飼一猪
 於園內百餘斤圍牆
 八九尺虎聞聲踏牆入
 衝猪仍踏牆出力不
 能支足木及踏
 牆而墜猪
 項挂於虎
 牙猪懸牆
 外虎懸
 牆內狀
 如搭連袋
 及天明僧飼猪受
 之不能駭然即而視
 之則猪共虎俱斃矣眾笑曰
 本是虎衝猪偏成猪拖虎矣



打退神仙

漢鎮有折瞎子者自稱某處觀音附體言事振有奇驗御恩問之問病求卜踵按訛錯交其門其索謝儀也憑其腰索所藏預計其數言無及中然後取之故人雖傾囊以共無不樂送因羣呼為神仙有某紳者聞而惡之以妖術聚眾入告邑侯時某大令性惡佞佛懸示中禁雷厲風行主飭差拘繫跪法堂前天問曰尔是神仙果能知本



縣今日欲責尔多少方怒
尔果瞳目不能對大加德
創始得釋歸自是所言
之事竟亦不靈最謂其打
退了神仙按近日蘇某韓
廉証嚴禁佛后各佛后逆
將佛座終一藏匿雖紫新
瓦礫之中亦弗暇顧而生
神物竟皆默無一言不再
為厲豈冥之中亦畏此無
情棒乎一笑



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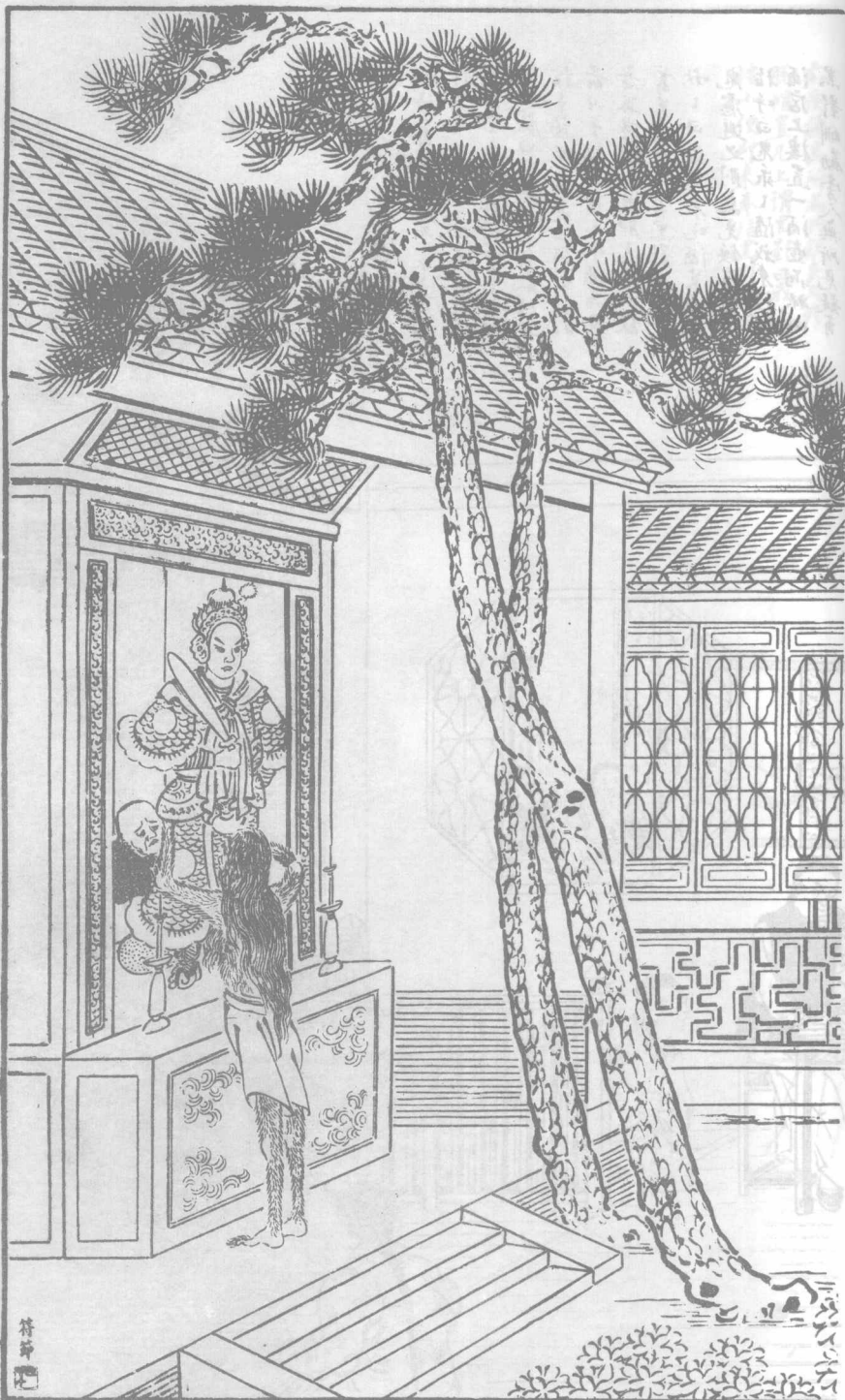
射九
全桂

韋

馱救人

宿州李九者販布為生
 路過霍山天晚店客滿矣
 不得已宿佛廟中漏下二鼓
 睡已熟李狀神換其背曰
 急起急起大難至矣縣戕身後
 可以救汝李當醒踉蹌而起見床
 後厝棺蓋甚有聲走出一尸遍身
 白毛及穿銀鼠套者面上皆滿兩
 眼深黑中有綠睛光閃閃然直撲
 李奔上佛櫃縣李狀神背浸僵
 尸伸兩臂抱李狀神而口咬之嗒
 嗒有聲李大呼聲僧皆起持棍點
 火把僵尸逃入棺中棺合以故次日
 見李狀神被僵尸損壞所持料折為
 三段方知僵尸力猛如此李僧報官
 焚其棺李感李狀之恩為鄭侯誣金
 馬口工見隨園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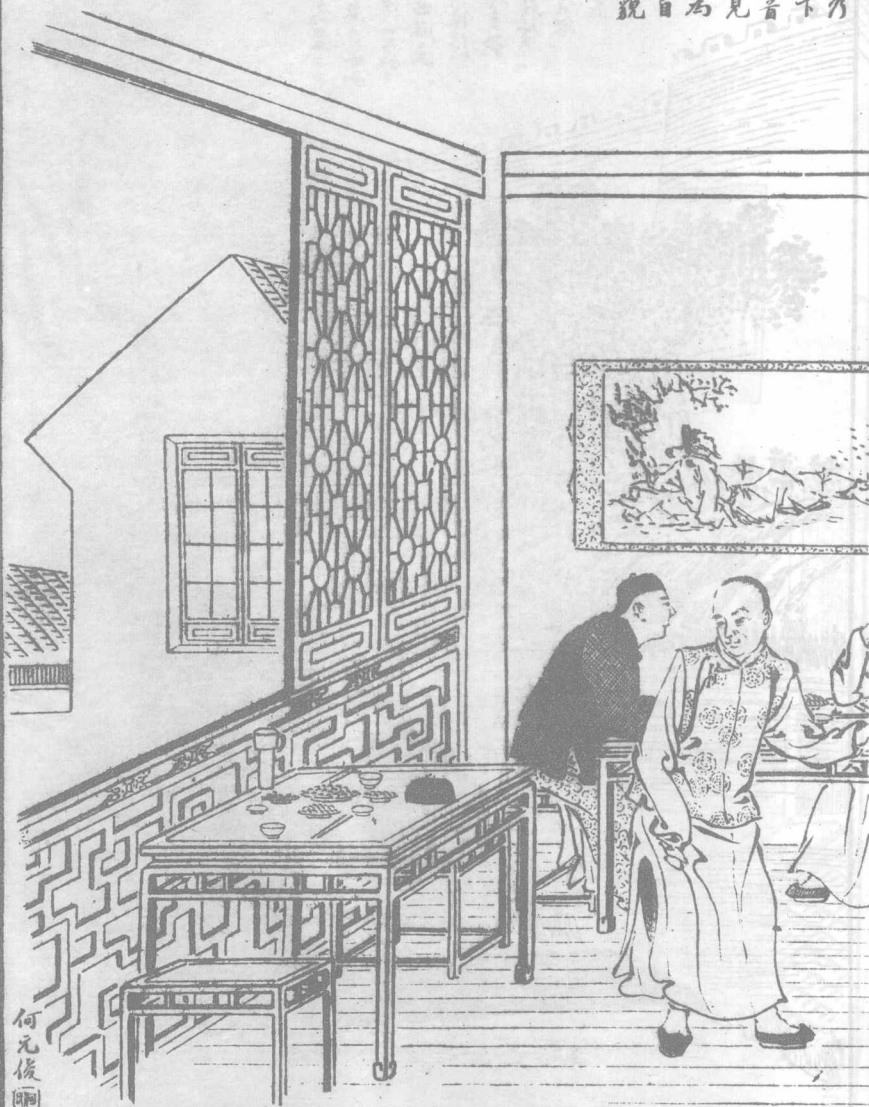
智賺縊鬼

金陵某嗜酒而豪達人必狎侮之一日其友四五人遊兩花臺旁有敗棺露見紅裙同人戲曰汝達人必狎故狎此棺中物乎某笑曰何妨往棺前以手拍曰乖乖吃酒為是者再辱客服其胆大笑而散某羞歸家背有黑影尾之聲啾啾曰乖乖來吃酒為知為鬼慮避之則氣先餒乃向後拍手曰鬼乖乖隨我來徑往酒店上樓置一酒壺兩杯向黑影酬勸旁人無所見疑有



痴疾聽其所為共飲良久乃
 脫帽置几上謂黑影曰我下
 樓小便即來奉陪黑影者首
 肯之舊志趨出靖家酒保見
 客遺帽遂竊取之是夕為
 鬼纏繞口喃不能天明自
 溢店主人笑曰認帽不認貌
 乖之不乖

補
 圖



漁人獲璧

金陵太平門外有玄武湖為某日史
 闡之候有漁人獨釣其間忽見水面
 騰光上燭霄漢舉網視之得一白璧
 徑五寸許文作蒲穀深澤得無班漁
 人天喜視骨董舖亦僅僅得
 洋數枚漁者惜之或謂此璧者受
 深假無跡趙氏連城可解待價
 而沽千金可主鉞也乃竟食報
 利甘失奇珍豈曰凶矣無罪
 懷璧其罪乎該漁人夫其
 夫乳

顧曉



賽行致病

蘇地克峯山施某其同村人馬某相善日不為壽筵期內閉城中燈景之盛馬自誇捷足其施約曰願張二刻往送六十餘里遠則信罰能則汝以英餅一枚酬我施諾之對淮日暮奮步疾行不逾時而馬已歸來施以為班馬出城中輻輳對茶食示之凡福者射物必印日期於紙裏之上施見其能安妥約酬之同赴酒家買醉甫入座馬即口吐鮮血一息奄奄施大驚急延傷科東醫索酬多金始肯施治戲真無益也

鐵樹



西使親光

十月初

十日為

我皇

太后六

旬萬壽

普天年

上此共

中慶

祝之

情而各國

駐京公使亦以

睦誼既敦不

可不藉伸忱

悃是定十五

日親見

皇上並遞賀書

先由總理衙門奏准然後英公使



何元俊

欽此訥美差使回貝俄公使噶希
 呢德公使坤河法公使施阿南比
 公使陸德業端公使相國西班牙公
 使梁威理屆期各具公服由

東安

門東

邊而進早有總理衙門官二員至彼迎候
 導引入內 皇上御文華殿中端坐

法懸若鏡龍鳳滿壁為 皇太后龍
 座亦在堂廉之內肅靜無詳各公使

跪書畢口誦西語教致頌詞滿譯官
 轉達恭邸伏奏 聖聽 皇上龍顏甚

喜衛和氣迎人各公使仰觀威容無
 不肅然起敬禮

厥吉遂感殿我皇
 上優待之恩惟謹鼓

舞頌頌不置感戴
 休於誠厥

皇太后
 聖訓



高呼華祝

上月初十日 皇太后

后上旬高壽除邪宮

中受賀外其北長街一

帶點徽吉景曰戲臺

曰鐘臺曰鐘鼓樓

曰景物樓門角

鉤心亭香柱

吳潘進廟宇

香建坐落相

內設寶座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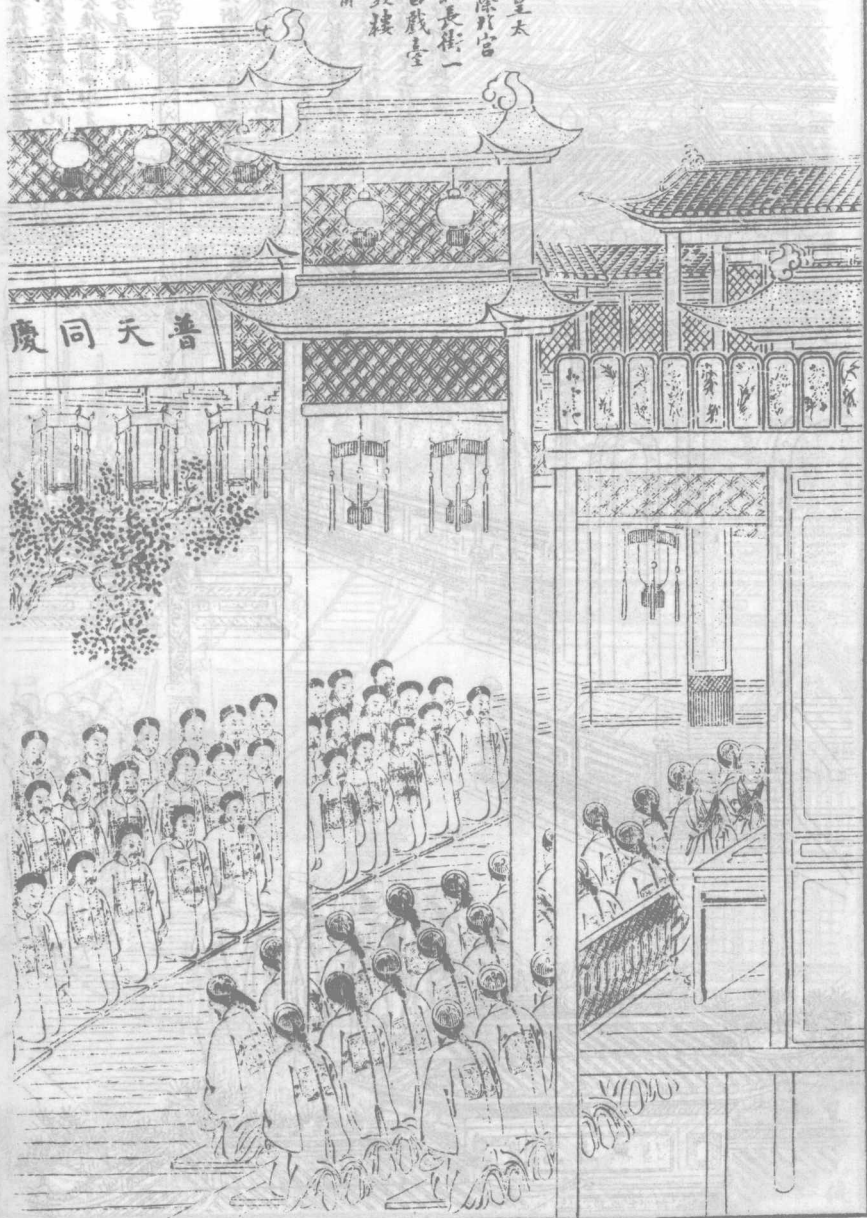
光十色推襟

陸離蓋以備

括音少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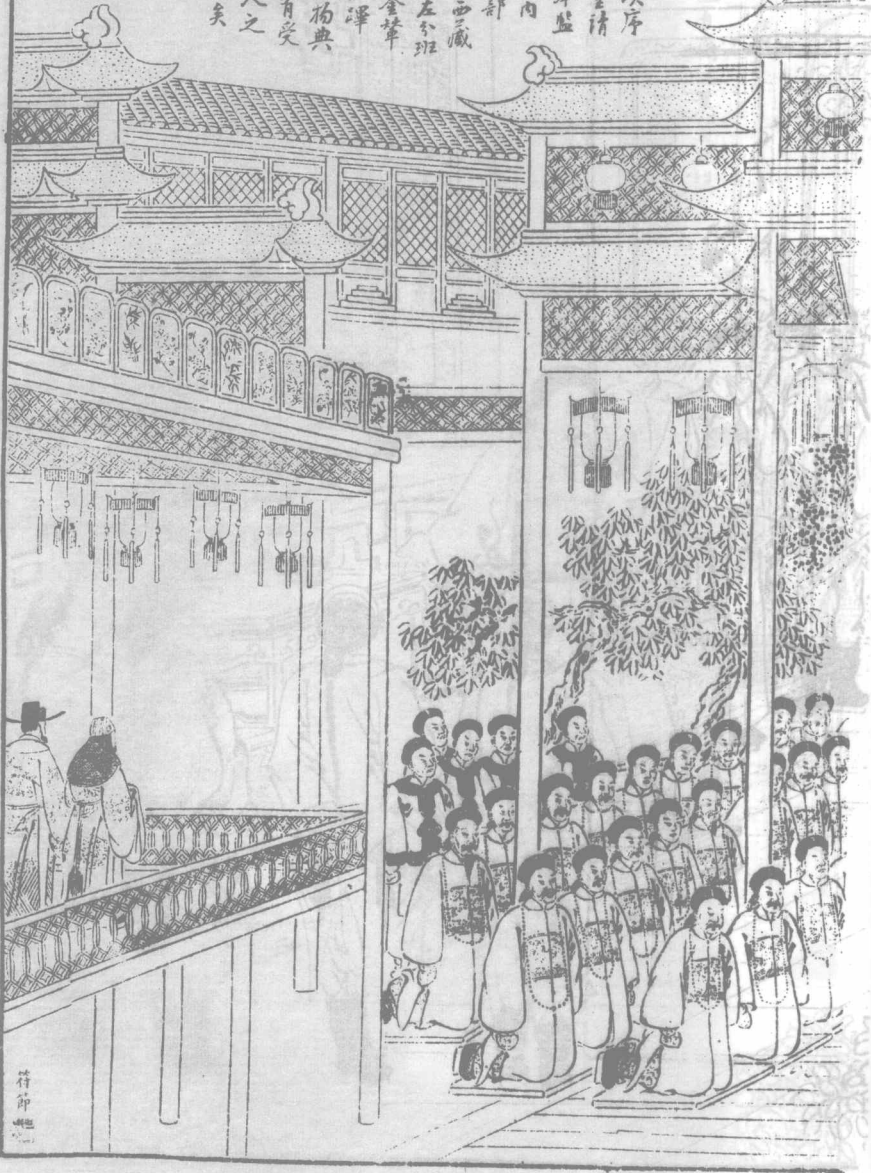
鋪戶亦燈彩

一新輝煌奪



卷之十

日所省外省
 未京祝嘏
 之皆極將軍
 藩臬副統
 提鎮暨隨同班
 列之道府協任將
 備等員各依省分次序
 立通左排班跪送呈請
 祝嘏之大小官員奉盤
 者凡人等在各省之次內
 外蒙古呼圖克圖回部
 人員朝鮮使臣隨員西藏
 有使等皆依次於道左分班
 跪送迨 皇太后乘金華
 徑遇端進祝嘏畢還譯
 宣壽官：中各種景祐典
 麗商皇史亦人母所有受
 萬國之貢珍隆一人之
 孝養堂於皇祀美矣
 備矣 （蘇漢圖）



書 欵 策

張香帥之調任兩江也有腐儒某某買送親
棘自謂有書宋上獻制軍能米用吾言
倭奴不難王破巡捕官索閱之某秘不肯
洩巡捕官亦不相強入自香帥香帥愛才
若渴即令傳入某長揖不拜袖

冊而陳香帥披閱之下未及數
行斷地大笑曰尔真可謂書欵

矣某口中喃喃尚欲有言香帥已拂衣入
內某乃掩冊踉蹌而歸有見其稿者言內
有一計令軍士各携水一桶見倭兵未即
以水潑之謂倭奴以火器攻我故取水赴
火之意一計令軍士各携竹竿見

倭兵來將竿委地以阻其行其意
謂外國人腿直一徑傾跌不能站

起待其過竿潛跌即可擒斬云、鄉里
冬烘見閑狹隘豈不令人噴飯乎將不
知其他妙策更復何如自惜於吾未之

聞也

雜錄



名利兩全

書殘錄



十六

青已某孝廉素不知名頓選銜捷泥
 全帖至喜溢門福日尚固念先人遺澤
 展謁祗嶽學僕乘輿與親履頭赫敬言祺
 子竹馬歡迎及祭旂既畢高視潤
 步意氣揚瞥見學李原地後仍
 全起心疑之命僕取鋤發掘深數
 尺許果見一碑封甚固重不可拳啟視
 之則朱提崇之實其中時觀者麇集泥
 流吻外七手八腳躍之欲試皆有據為己
 有之心孝廉偽謂眾曰此吾先人所留遺
 以備公車費者有籍可按也衆信其勢不
 敢詳逆孝廉昇梯事已傳播有謂其中
 有數十金者有謂祇五百金者藉指大石
 極泰來一朝消志名利儼全堂亦有定數
 耶或謂孝廉兩字當額名
 思義合於邂逅之間
 見財便取雖不知其孝
 何為而康則未免傷矣
 燕行諸公今以取索齊者
 流禍為彼吾
 於此云

廣文堂



倭寇

評義廉恥國之寶也不惟中國為然歐西各大國無不知之惟倭奴行同禽獸冥頑無知同族也所以為婚客妻也可以出賣身而并流土木洋技館徇地皆是逆法銷李恥之為甚其貽恥於中國不知者猶於國中驅回李圖仍付皮肉生涯蓋其婦女



既多淫蕩而為之官者亦全無羞惡之心皆憤自然
 固無足怪故雖主軍營之中凡所設施總不怠其事
 乞以此漢武將軍背軍偏入降營初時倭帥日給
 糜餅一枚數日後即以紙幣代之降軍以此項紙
 幣飢不可食竟不可衣相約淨登竟開潰走倭
 帥運糧甚廣計令漢軍婦女就降營實信每婦
 徹夜履實三元降軍遂以紙幣作纏頭去者此
 間果不思蜀之意或則倭奴之視華人固人盡可
 夫矣謂之曰龜其何說之辭

（識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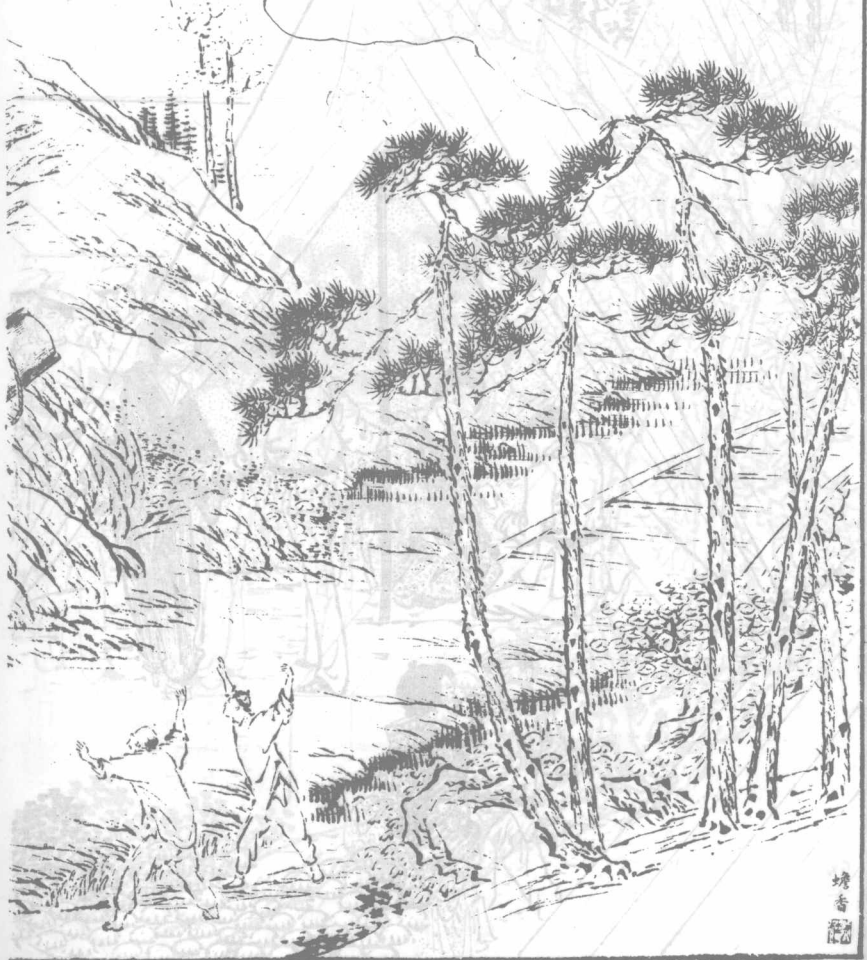


賸棺異聞

金陵通濟門外施某生三子家道頗寒
 喪殮難給近為二豎所侵幸蒙同族遂於
 十月初三日一命嗚呼僅親友湊助殮費
 賈三寸桐棺料建殮於廿四日為三七之
 期雇夫抬至祖塋詎料碼頭夫爭論扛力
 過於器具之價值街鄰耳之排解碼頭夫
 始肯泣事然猶憐之不要將至半山一夫
 偶不留心夫是墜下眾夫隨之俱倒危棺
 如飛將軍旋天而下轟然一聲已滅粉碎
 孝子三人大怒謂碼頭夫所欲不遂有意
 將棺跌散即赴上元縣衙門喊冤經衙中
 年老者以仲連自任出為排難解紛罰去
 扛力並賸棺木一具咬口一臺以慰陰靈
 始寢其事

百視

金陵通濟門外施某生三子家道頗寒
 喪殮難給近為二豎所侵幸蒙同族遂於
 十月初三日一命嗚呼僅親友湊助殮費
 賈三寸桐棺料建殮於廿四日為三七之
 期雇夫抬至祖塋詎料碼頭夫爭論扛力
 過於器具之價值街鄰耳之排解碼頭夫
 始肯泣事然猶憐之不要將至半山一夫
 偶不留心夫是墜下眾夫隨之俱倒危棺
 如飛將軍旋天而下轟然一聲已滅粉碎
 孝子三人大怒謂碼頭夫所欲不遂有意
 將棺跌散即赴上元縣衙門喊冤經衙中
 年老者以仲連自任出為排難解紛罰去
 扛力並賸棺木一具咬口一臺以慰陰靈
 始寢其事



才地温分
新成其
...



倭兵凍斃

倭奴悖理肆言稱兵信我朝鮮境
 我東省殘害我黎庶據齊我貨
 財光暴貽彰天下髮指跡其所為
 即不見滅於天戈亦必同遭夫天
 譴滅亡之禍有識者早已逆料及之
 而況壯地苦寒雪虐風號甚於他
 處我華人性耐勞苦軍士同胞
 共賦不征德莫無資若倭

奴則紙裝征衣聊蔽肢體
 一遇冰凍者不瑟縮及僵

騷妻婦於溝壑中十

月初九日關東大雪

厚三尺餘倭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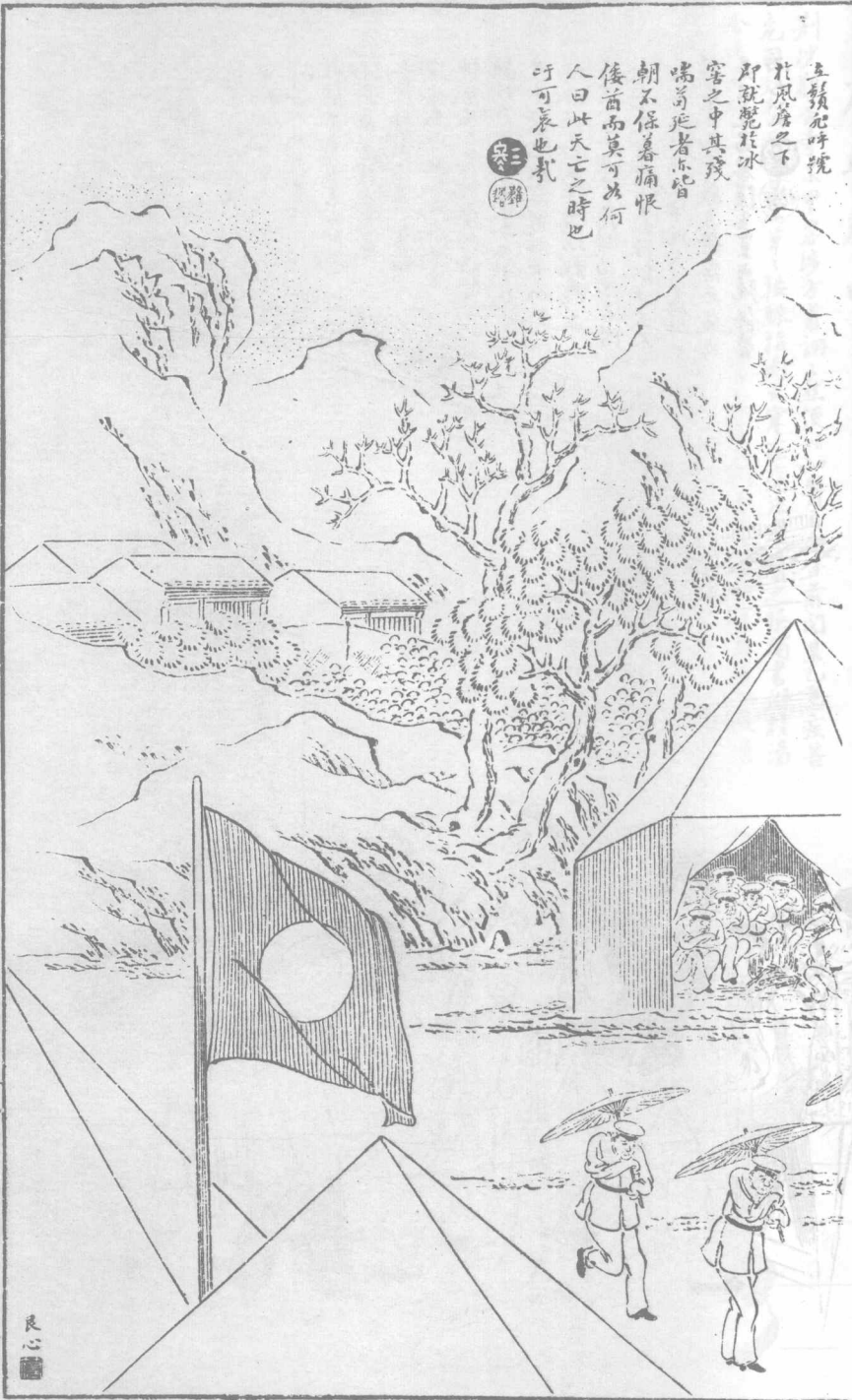
凍縮無地積

雪漫股堅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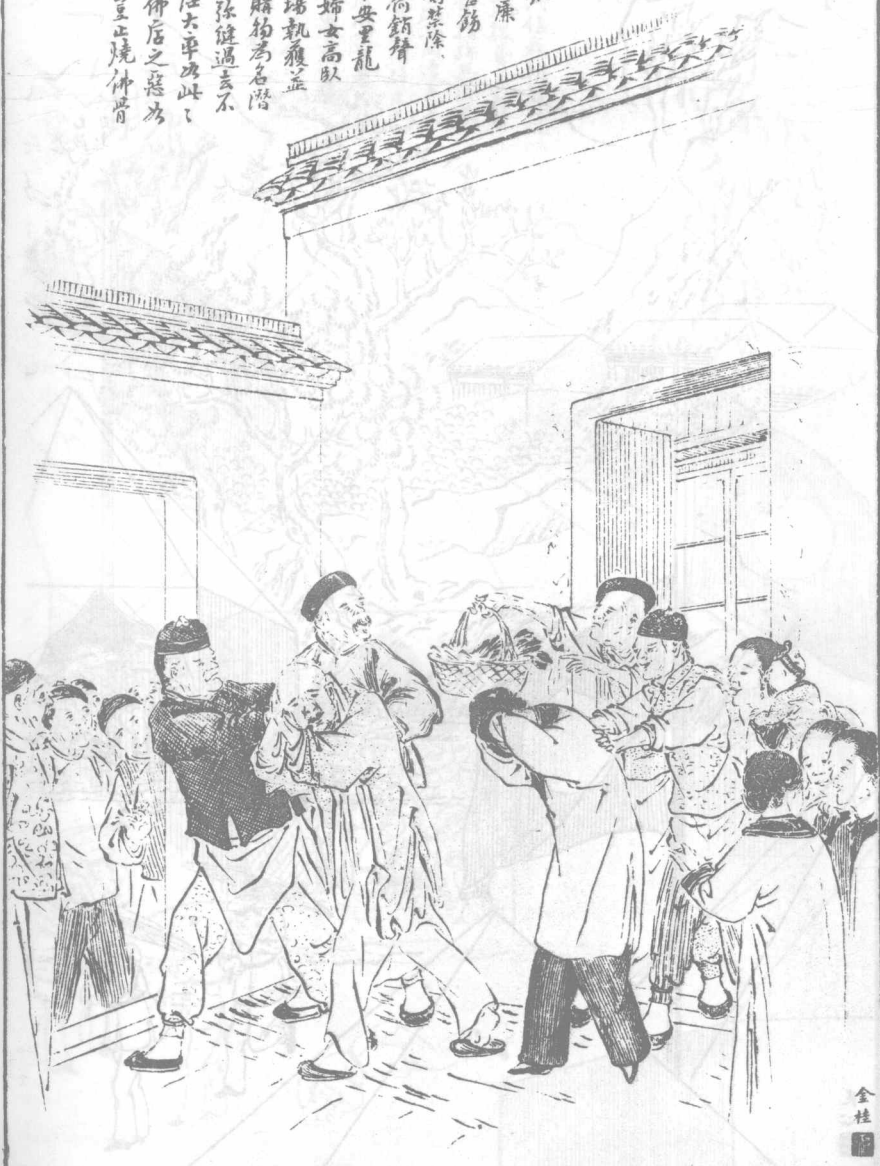
五顏死時號
 於風磨之下
 即就斃於冰
 窖之中其殘
 喘可死者此自
 朝不保暮痛恨
 倭酋而莫可如何
 人曰此天亡之時也
 吁可哀也哉

卷三
 附錄



漏洩春光

滬上佛店之多
 甲於他邑無知
 婦女入其彀中以
 致敗名喪節者不知
 凡幾蘇臬韓古農廉
 訪屬精園治首以警飭
 風化為心嚴札各屬禁除
 佛店凡左先奴宜如何銷替
 欽錄乃英租界水平安里龍
 井寺僧竟敢容留婦女高臥
 禪狀鼓為差探當場執獲並
 有差匪一具差指購物為名潛
 赴巫山之會者事雖強健過去不
 予深求然佛地宜淫大率以此
 特不幸而見獲身佛店之惡為
 是為是昌黎漢生豈正燒佛骨
 而已哉



庸醫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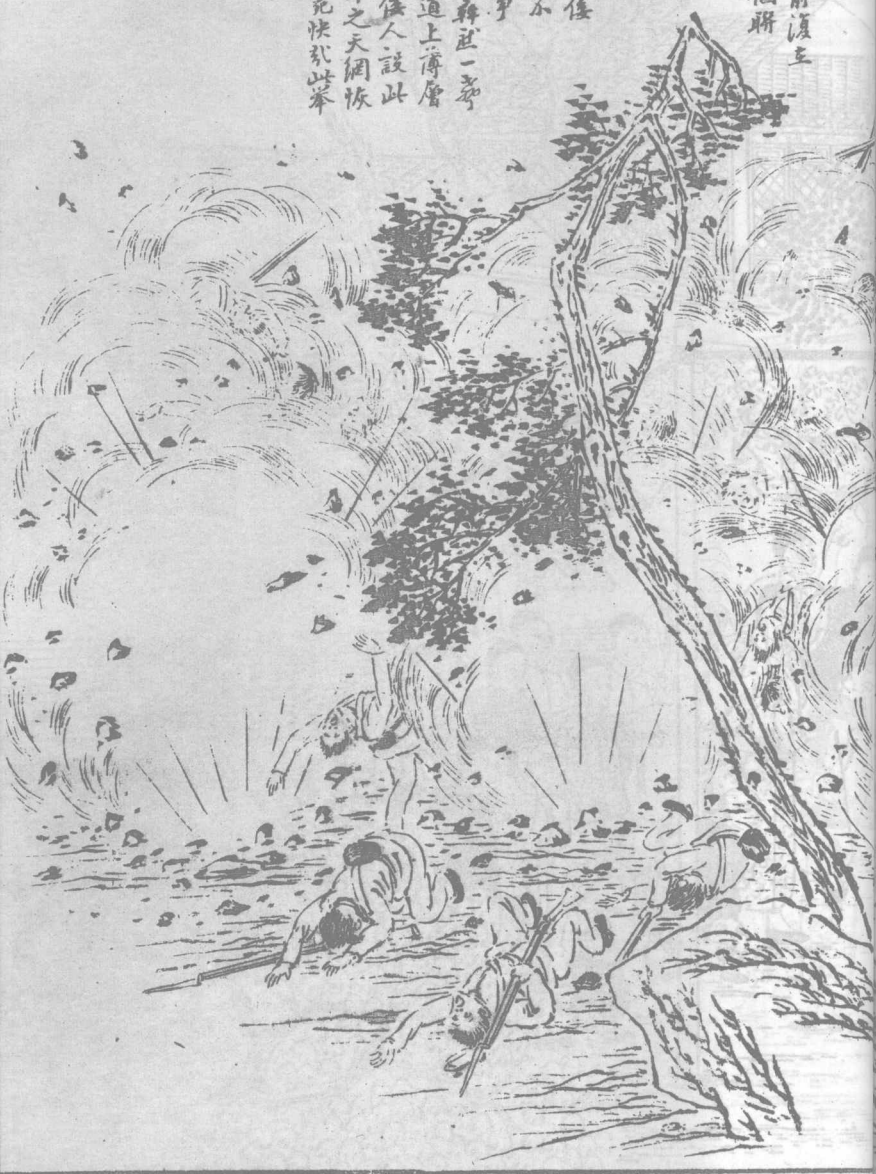
荆沙觀音寺某甲畧涉方書謂：然便以知醫自命日前聞某乙患疾甚危固致走避之自厲草：按脈指為大寒痲痛冷痺醫之快獨喜附桂湯令連五服乙子疑之甲曰尔父服吾方設有不測吾當償命詎藥甫入腹頃刻發燥中夜而亡次晨託詞避甲比至而手執其頰責令償命甲叩頭求恕乙子不允傳莊屍側以小刀刺其面厥庸醫殺人四字鮮血淋漓始釋傳而去澹定室主人曰天下庸醫多矣彼不操刀而殺人者未遭極創以致一誤再誤何若乙子之直刺其面使人見而知懼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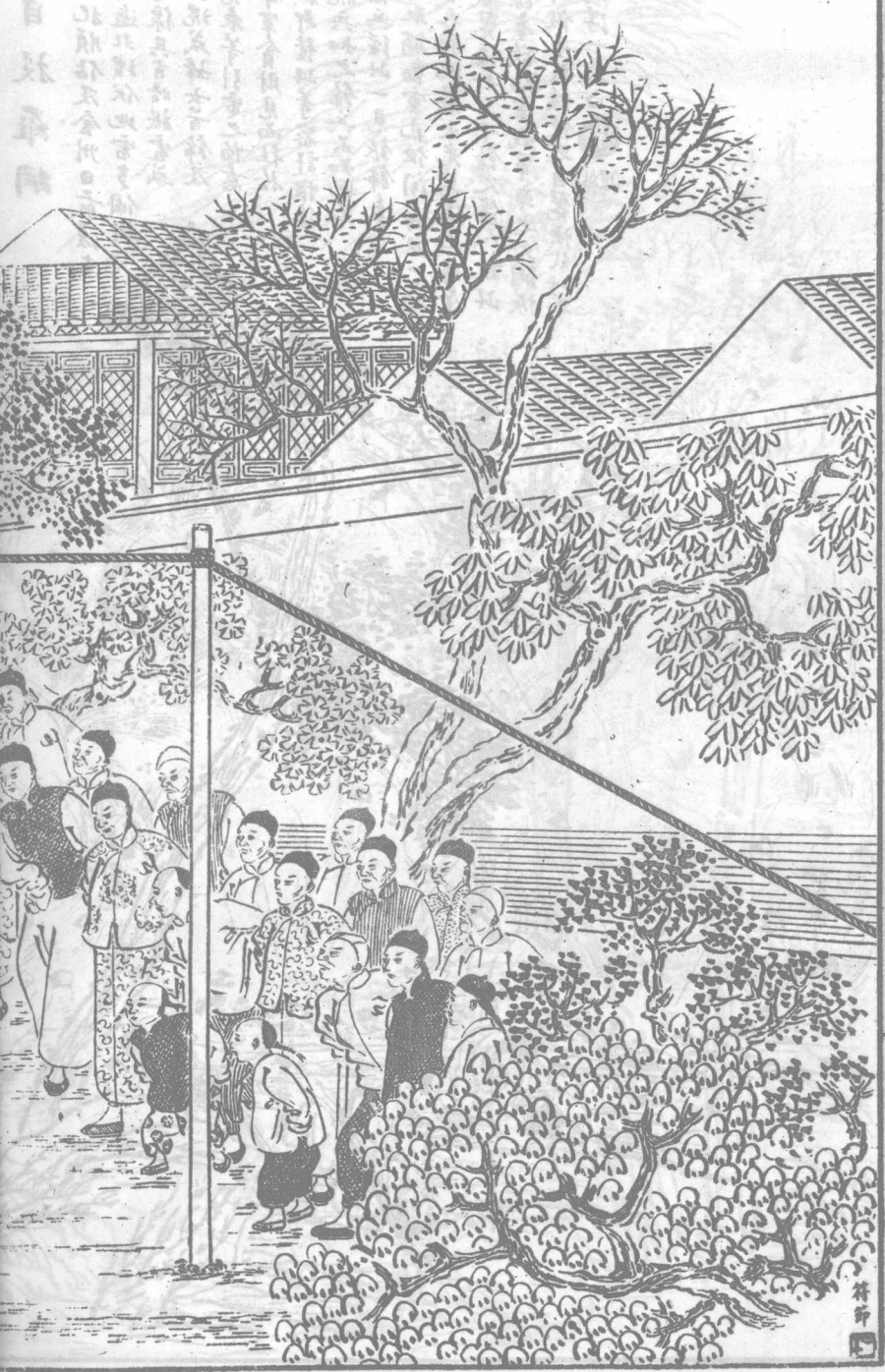
自投羅網

倭人犯順佔及金州日前漢王
 城內迤北埋伏地雷多個將
 以電線其有暗機家或
 置石塊或婦女首飾及
 銀亮衣等引電之物志
 謂華軍貪財見而往拾
 解其即發此等密計惟倭
 將親兵知之餘兵不知也不
 料倭兵僅此一見銀飾爭
 往拾取觸動電氣但聞轟轟一響
 不啻天崩地裂火光萬道上層層
 霄熾斃倭兵三千餘人倭人設此
 詭謀幸欲陷害我軍卒之天網恢
 恢即假手於倭使之自斃快哉此舉
 當為浮一大白

理
 環



自
 然
 之
 理
 也
 夫
 天
 地
 之
 道
 一
 也
 聖
 賢
 之
 教
 一
 也
 禮
 樂
 之
 制
 一
 也
 刑
 賞
 之
 法
 一
 也
 此
 天
 地
 之
 理
 也
 聖
 賢
 之
 教
 也
 禮
 樂
 之
 制
 也
 刑
 賞
 之
 法
 也
 此
 天
 地
 之
 理
 也
 聖
 賢
 之
 教
 也
 禮
 樂
 之
 制
 也
 刑
 賞
 之
 法
 也



道身現法

廣東南海縣者松岡側日有
 男婦三人搬演戲法詭誕講索
 變化離奇令人不可思議俄令
 鄉人取一舊酒壇至焚符封口
 隨即探手壇中牽出一及并靈女
 靈首冠外風髮雲鬢襁褓生姿自言
 裙布釵荆不敢出醜法師乃向眾宣言
 願借舖鞋飽服一用有好事者婦取諸
 母法師盡納壇中屢促女出不應旋着
 同伴入壇拘之久之仍不見出問其伴立
 壇中疾呼速取粉盞脂奩來以便梳掠
 法師復取木箱納之叱令速出見客又
 問其伴曰女索賈幾錢二百眾樹共之
 而不出如故法師怒謂婢子無禮余當
 親往擒之遂仗劍一躍而入自是形跡杳
 然近視壇內已空無所有好事者以衣履
 被騙急歸告母謂汝已取物歸來何忽
 忘耶戲法其視相甚駭遂遠投至此可謂
 神矣



女學士

川省名媛童氏以
官齋為某士人妻
不幸青年早寡因
來都門依其母兄
某部曹以居童氏
幼讀詩書長於書
畫時以片紙尺牘
驚諸書肆稱為生
計近其書畫傳入

禁中 皇太后

見而賞歎詢知其
故 召入掖廷令其
教習各宮嬪筆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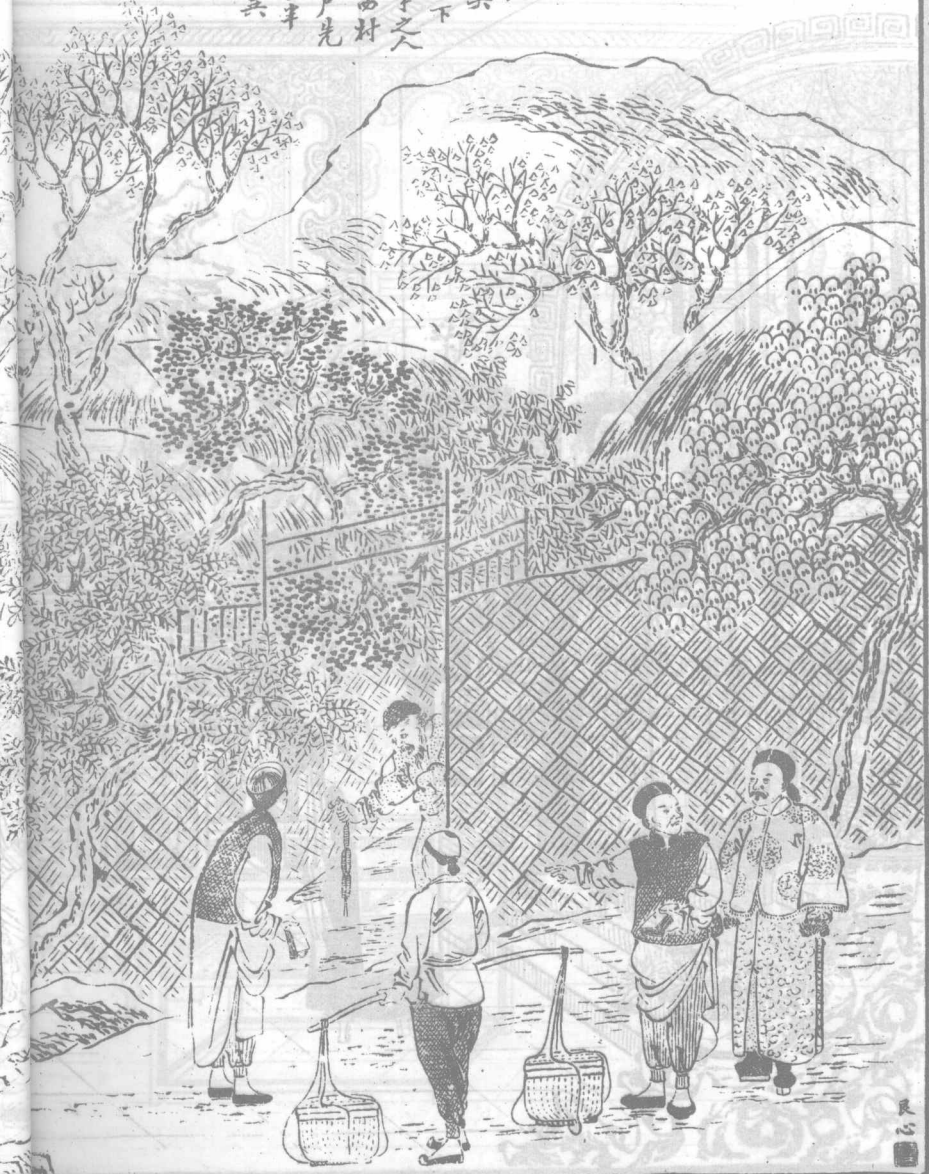


並供奉圖書之事
每月賞給薪水銀
五十兩五日出外
休沐一次是亦可
謂奇人奇遇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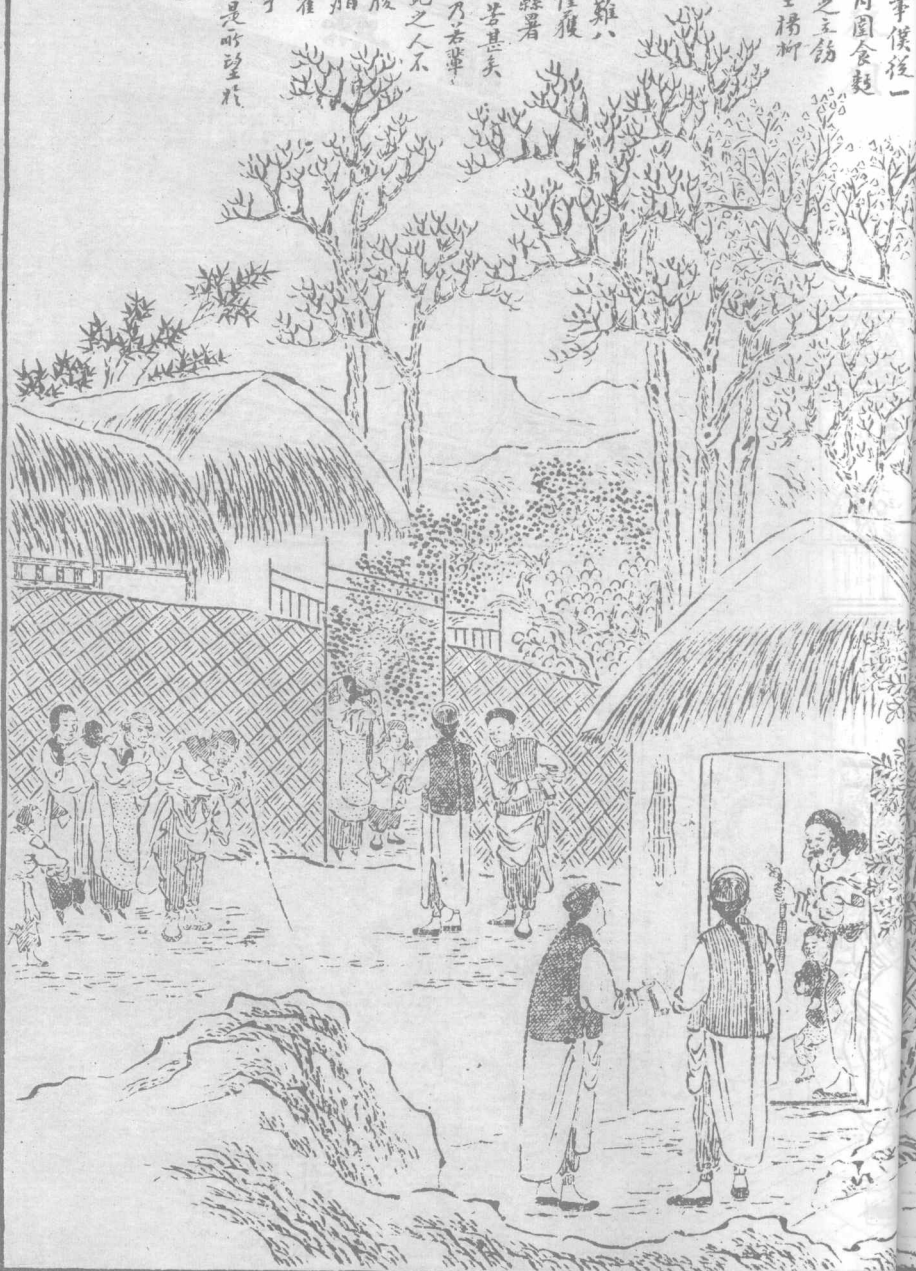


藉 賑 索 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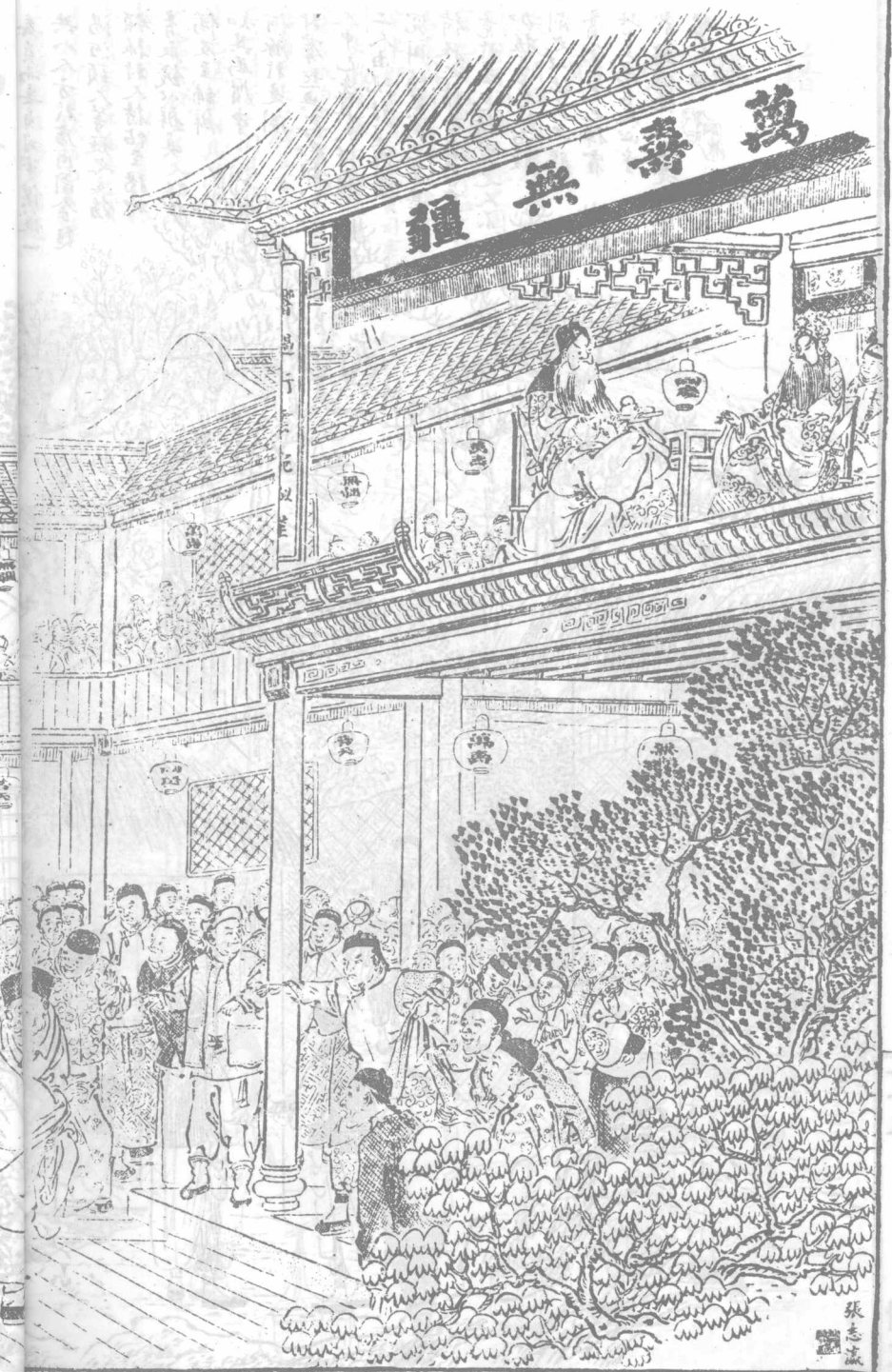
災民流離困苦待哺救
 情殊可憫撫而賑之固其
 宜也有何思藉幹恤之實
 名這國財之說計步十月下
 浣津郡有冒充委員司事之人
 到大灘枝脈大灘係城西村
 落去城約四十里尚未查戶先
 落每戶大口錢五百文小口半
 之一時貧戶聞風而來天異
 蜂屯蟻聚惟其備從按
 戶需索錢五百文始准
 報名貧戶以劣員族振
 向有此舉羅振興之領
 得瑞折青錢帖而去証
 三河頭信信驅車恭送



妾身不娶，列事僕後，
 共八人方於店內圍食，
 湯河頭人等疑之，
 領振村人持帖至楊柳，
 青取錢以辨真，
 傷及至鋪辦，
 知其為贗事，
 河豚形是濶，
 封羣起為之為難，
 人中已逸其六，
 二人由汛轉送縣署，
 究辨噫災民之苦甚矣，
 待振之情亟矣，
 竟於垂危待斃之人不
 加援手，
 反送而脫，
 刑之以流民之脂，
 膏供一己之揮霍，
 此豈高者心乎，
 執而痛極之是所望於
 賢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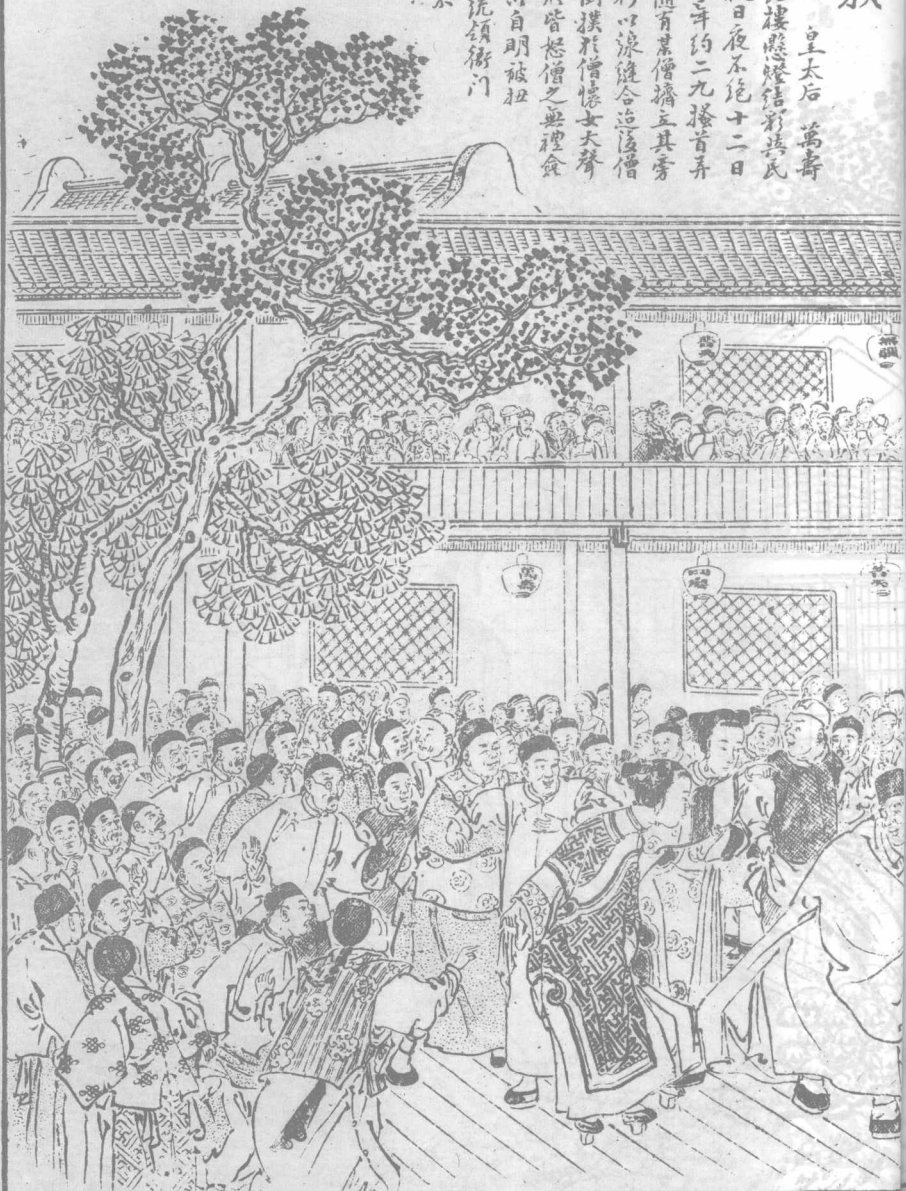
萬壽無疆



張志誠

形同狼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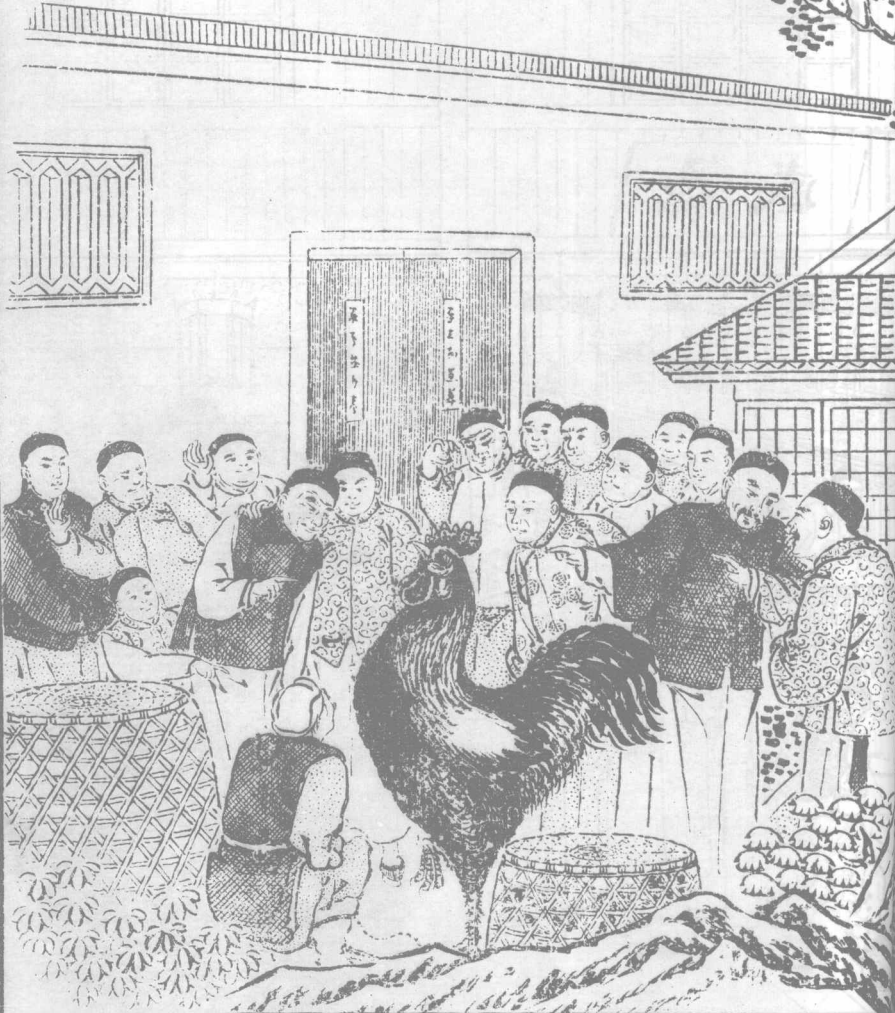
京師西華門北長街當 皇太后 萬壽
 聖節期內搭有戲臺樓懸燈結彩甚茂
 同樂紅男綠女往往觀日夜不絕十二日
 該家巷內有某新女公子年約二九搔首弄
 姿立於人叢凝眸注視隨有某僧擠立其旁
 流涎見之暗將僧衣女衫以線縫合迨後僧
 欲舉步攜將女公子拖倒撲於僧懷女大聲
 疾呼家人集視見此情形皆怒僧之無禮食
 以巨靈掌批其頰僧無以自明被扭
 至地面官廳解交步軍統領衙門
 訊辦說者謂僧與女素不
 相識並無別情合無端
 被人牽合殆伸氏所謂
 有緣乎惟其流涎
 之惡作劇竟得道遠
 幸外未克太覺便宜



鷄異

鷄之異者曰伺晨曰長鳴
 曰遠飛曰雙頭伊古以來不
 一其類至求其毛羽豐滿高異
 人齊米之祝之之中殊不多見乃
 竟於邈遠得之或則如馬韓國所出
 細尾鷄其尾皆五尺許者不待專美
 於前矣日者江西省城有一鄉人擔
 鷄而籠隔一膊之勢越以清另一大
 籠僅貯雄鷄一頭米冠錦羽大異常
 物高及人肩喙一聲宏中肆外尾
 毛長二尺有咫五色斑斕英風凜凜
 大有一飛冲天一鳴驚人概下視
 羣雌樹之真不啻鶴立鷄羣或曰是
 所爾雅所謂鷄三尺曰鷄也按鷄鷄
 乃鳳凰之別名惜其不能奮飛有折
 吾聞之曰官一樹有一鷄王棲其上
 此豈其鷄王之亞歟何其於翰音中
 麗茲獨大也

鷄異



匿孩肆竊

賊有賊智自昔已然
於今尤甚蘇垣閩門
內一帶店舖林立當

皇太后萬壽期內

點做器物爭奇炫

異各出心裁探表

朕送者流遂皆

爾是其間藉施

妙手有某偷兒

府為廣置主人

叢中游行甫經

某舖門前忽失

一紅綢保練奪

相驚異莫解何

因或有是及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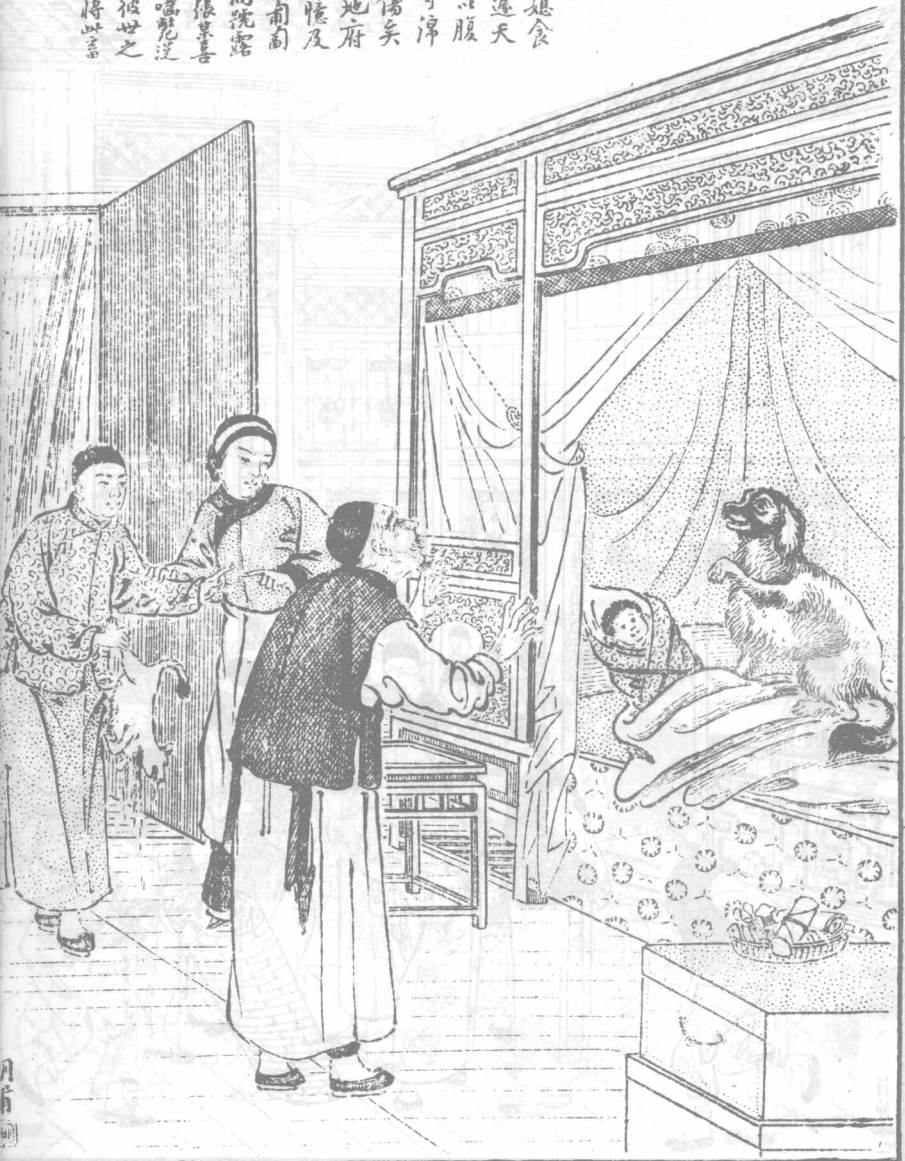
箕老危其凌難路
 之見其又至他舖
 門者其甫擦過錄
 已分飛遂上前拘之
 獲其箕則錄球愛一實
 其中有一孩年甫五六歲手持
 并州快箭始知其見錄便剪已
 不止一次矣乃交地甲解縣德
 辦人皆謂該賊點甚老獨謂
 該賊惡甚若允利令智昏貪得
 無厭得如神札之見首不見尾
 何至猝被拘獲歟

射士



犬乳幼主

金陵洪武門外張某有子及媳食貧居賤形影相依數月而子遽夭折媳義不獨生屢尋短見嗣以腹已受孕苟延殘喘冀奉一雄可淳室祀莊朝暮慈注其情已暗傷矣及胎上者墜地則產母已魂逝地府張某乃為棺殮葬出暫厝中途憶及嬰孩忘逐視之見素養之犬犬前前在床大嗚呼叱詎天閨替人主而跪露乳示之一若吾以代哺之意也者張某喜出望外悉飼以飯回視小犬嗚嗚嚙乳逆時犬其孩眠酣似乳娘嘻亦已彼世之受恩不報反淫而傾覆之者不將此畜之不若我



忠孝兩虧

請長饜整虜頭此丈夫之壯志也是以古之名將或願以馬革裹屍或恐有辭因復生之歎蓋其忠義之氣皆發於不容自己非若近世畏死偷生之輩望風先靡也九江有鄉氏某甲閑倭奴起事有志殺賊持詣長麻左營求元勇丁事為父母所知尋蹤而至稟告管官勒令回里詎甲遂我志切百折不回行至中流衆人不備躍入水中竟隨伍大夫以去嗚呼愚矣昔人謂忠孝不能兩全若甲之死忠歟孝歟吾不得而知之矣

（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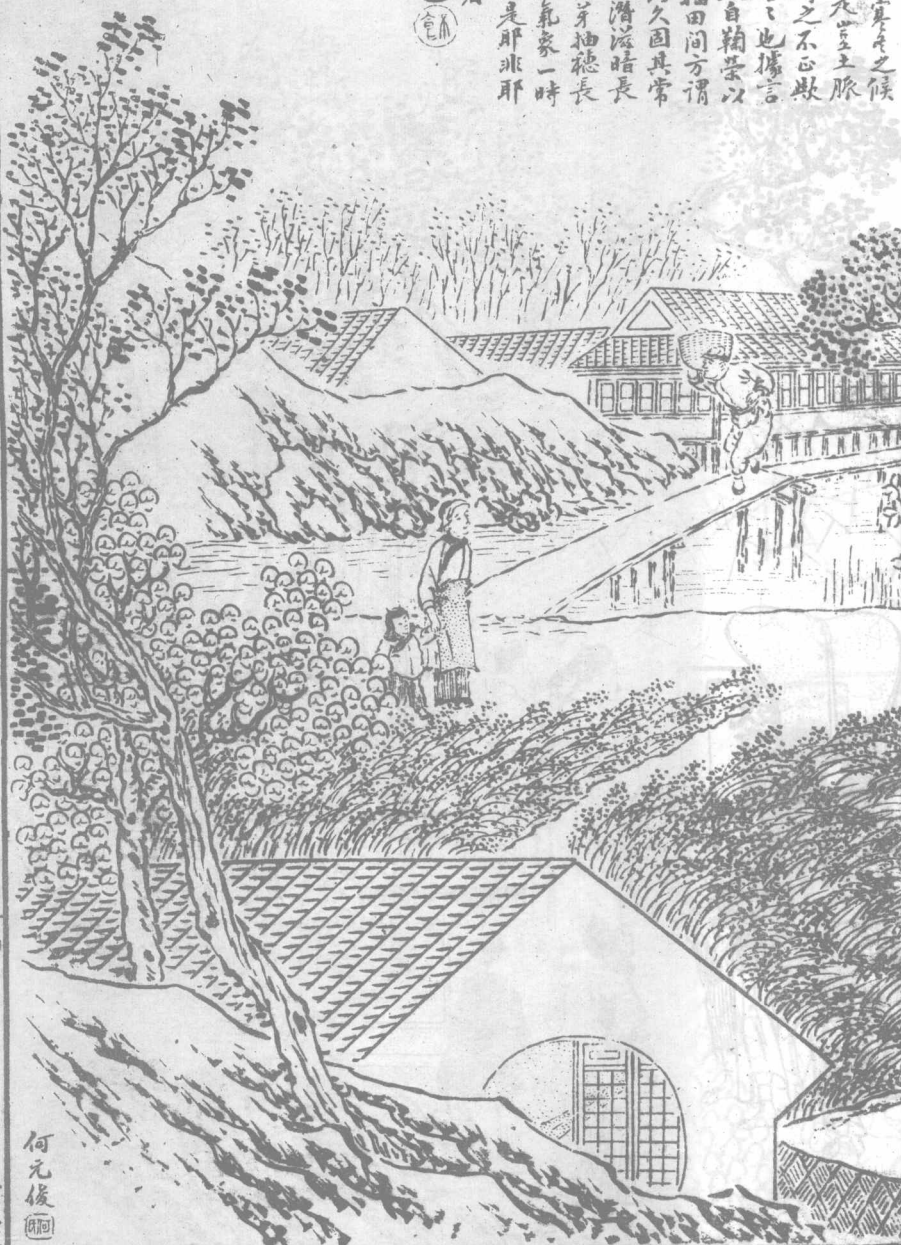
寒冬夢

秀

夢之為物種於暮秋祈於春
 春登於孟夏伊古以來無或
 失時是以春秋無夢必書
 取夢必書不則別有他異
 自漢世始言符瑞於是夢秀
 兩歧蓮傳為盛事實則地有
 肥瘠氣有盈虧無足異也所



吳者播種米久以實之候
 息露茂之機是宜王脈
 之獨厚歟抑天時之不正歟
 何金陵人言之鑿也據言
 該處北鄉某農人自鞠粟以
 後來年之種播田間方謂
 種必必堅百穗乃久固其常
 也詎未逾兩月而潛滋暗長
 迥異常時近且出芽抽穗長
 三寸許頗似孝秋氣象一時
 聞者皆噴稱異是耶非耶
 請以質諸目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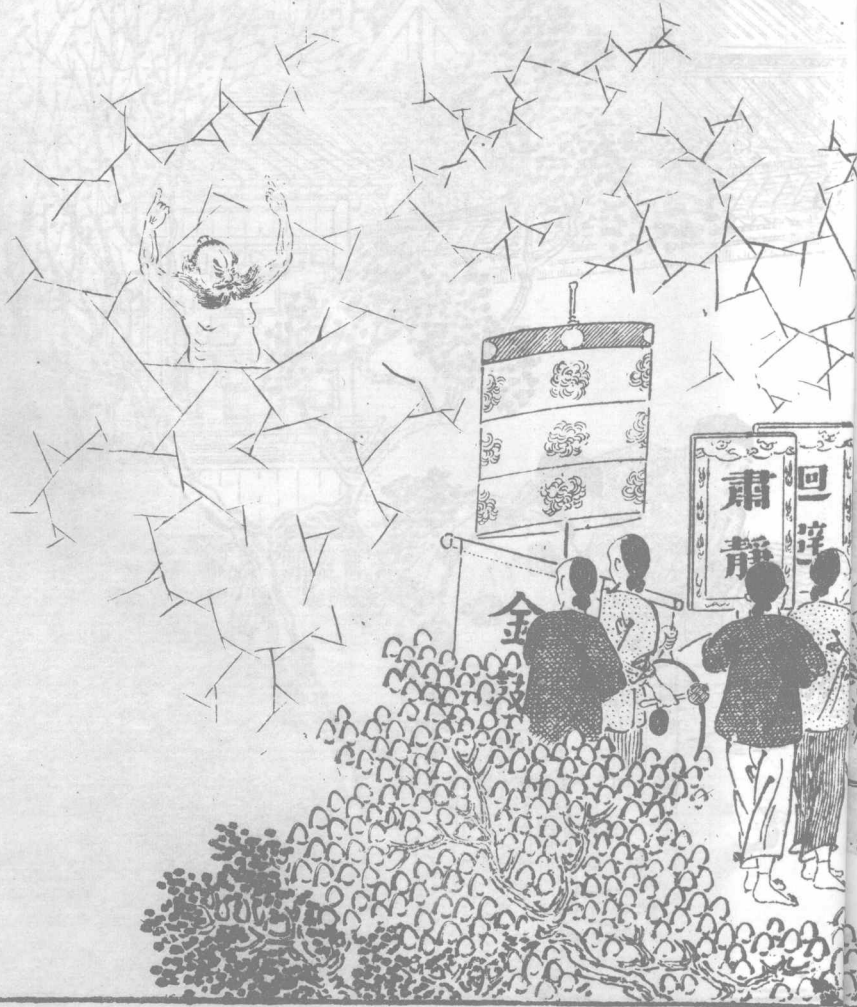


Vertical columns of Chinese text, likely a title or introductory passage, located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the illustration.



身神試冰

恰克圖四部其地近接俄羅斯風俗與諸部異地居北海之南過北岸則為狗頭國其民向祀中公豹像每當秋冬海冰即合兩岸相距渺無涯際商旅未敢履冰極過必詣中廟焚香拜請數日身像入水試冰其像以木為之裸體不着一絲昇至海中直立不仆漸次入水俟滅頂即可履冰過海中馳馬驟了無妨礙至次年二三月遠望巨浸中見一指破水出即羣相告誡速斷行避逾數日而卷出又數日而神體全出即閉堅冰碎裂海水沸騰像即直立水面彩輿昇端報賽惟謹按中公豹事見於封神傳原屬荒誕之言乃彼地奉之惟虔此與西藏唐孫行者等師徒四眾廟瀾有齊天大聖廟皆以寓言而為後世信奉祈著靈異可知人心所向神即因之不必實有其人也



持斧斫佛

昔韓昌黎擬燒佛
骨天下憚之然不聞其持
千百化身果能付之一炬也自
是而後佞佛者眾雖以唐蕭瑀
之賢偶有誡毀佛法者且曰地
獄之設正為此入蓋佛教之戲
由來已久矣降至今日易服削
髮皈依空門者更不知其幾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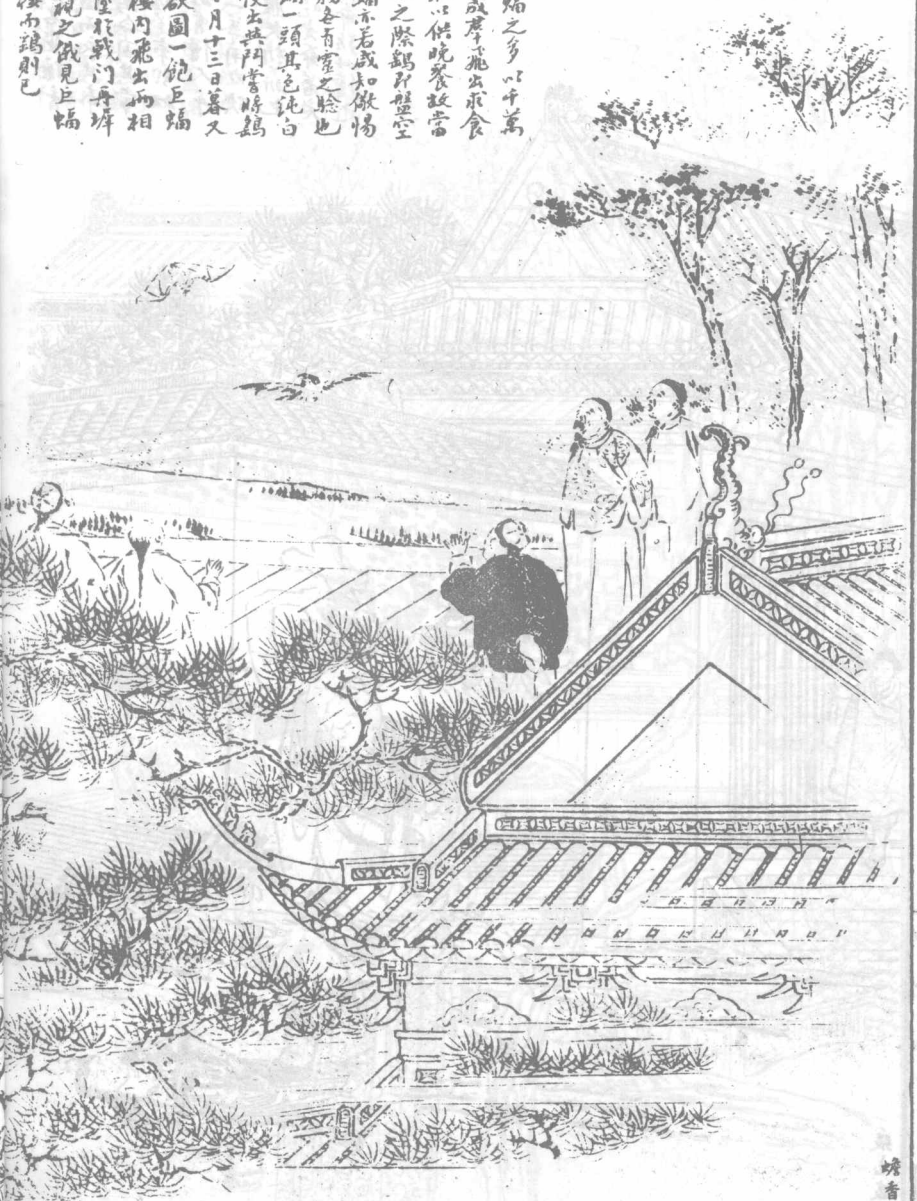


萬善皆稱持為名坐擁香
 積厨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其奉
 我佛為至尊相保為命固其常
 也何居乎竟以刀鋸送李弘叔
 郡西門外拉米寺呼有僧人手
 持月斧足踏善庵一尊用力砍
 劈其弟子一若履矣斬新也
 者噫嘻異矣諺云吃老斧著老
 斧寔與與崇燒老斧強此僧之
 謂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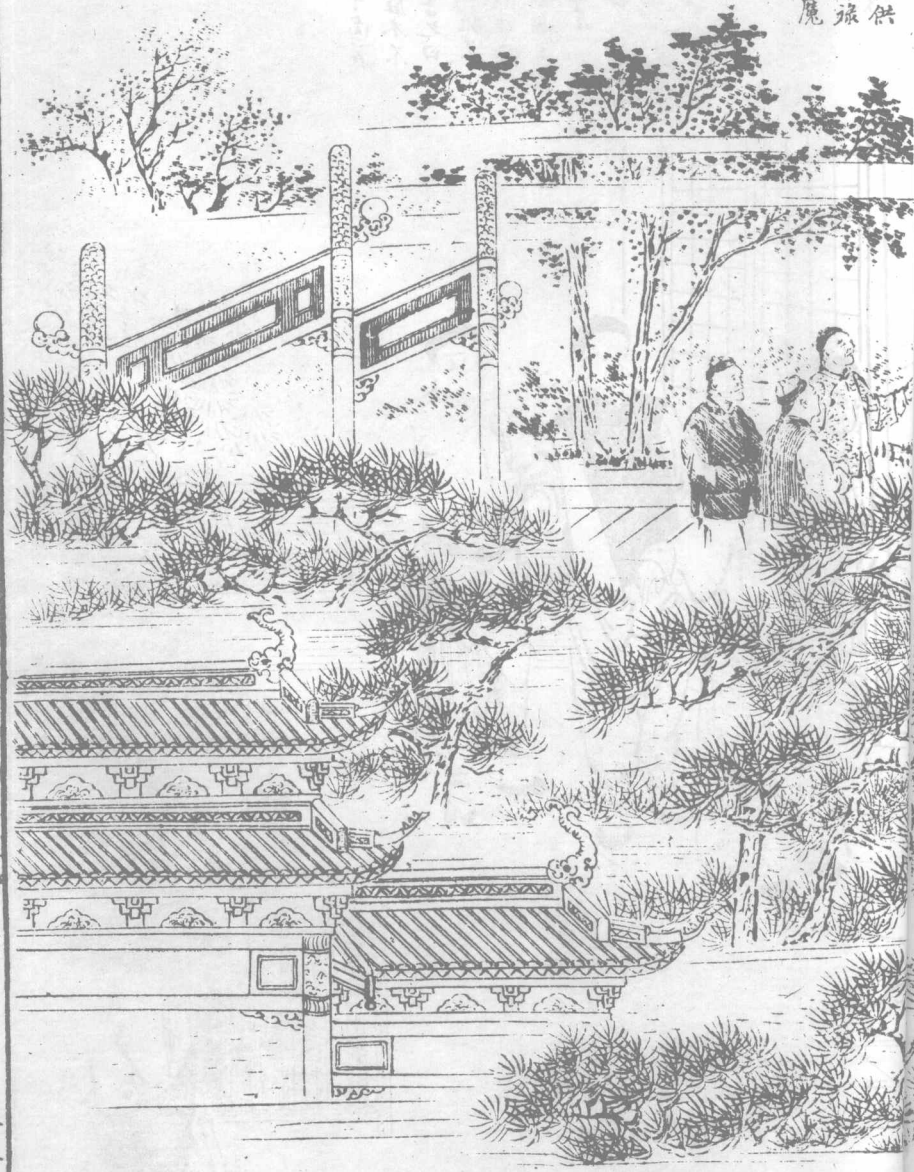


制 蝠 為 鷄

江甯夫子廟內蝙蝠之多以千萬計每至黃昏時候成羣飛出求食於外往往被鷄攫取以供晚餐故當夕陽西下時眼未瞑之際鷄即盤空而下撲翼奮身蝙蝠亦若咸知傲揚者爭相躲避此即物各有靈之驗也近日廟中忽有巨蝠一頭其色純白大如葵扇見鷄至便出共鬥當時鷄頭擊折地擲地上二月十三日暮又有俊鷄疾飛而來欲圖一飽巨蝠遂匿天下文樞牌樓內飛出兩相追逐歷半時許俱墜於戟門丹旌之下好幸者皆臨視之俄見巨蝠冉冉而起仍集牌樓而鷄則已



頭碎項折僵屍草潤行供
 蟻食矣噫有高齋厚祿
 拼勢赫上一旦邂逅公魔
 小醜鋒未交而跡先
 適者其有愧於此幅
 多矣嗚呼可以人而
 不如物乎



借物警人

江蘇候補道某觀察年逾花
 甲一文名令即患手足麻木不
 仁徧醫罔效近有一醫告之曰
 此腎水枯竭也非得活狗權不
 為功世尤以雄權為貴觀察信
 之立懸重賞遣下求取閱兩三
 月不可得未幾有清涼山某
 吏獵得活權兩頭持獻觀
 察驗之皆雄也問其價吏
 不索酬自謂近據皇家言
 今年小人命犯白虎舍受
 官刑求貴一百鞭以為權
 值觀察嘆其妄受苦求之
 觀察笑而諾之親持鵝毛
 帚掃手拖刺至五十下吏



云且住小人已領半價請以
 其半留給同事者觀察異而語
 之史云同事者共我訂定凡有買
 賣所得一概平分倘有偏私察
 出議罰今小人既已鞭責當與
 同事者共之觀察急問同事為
 誰史云即大人之門改大爺也
 觀察大怒立喚門丁至此侍者
 重責五十鞭立予斥革并擬枷
 示哀求方免人謂此史喜淫滿
 陳云 譚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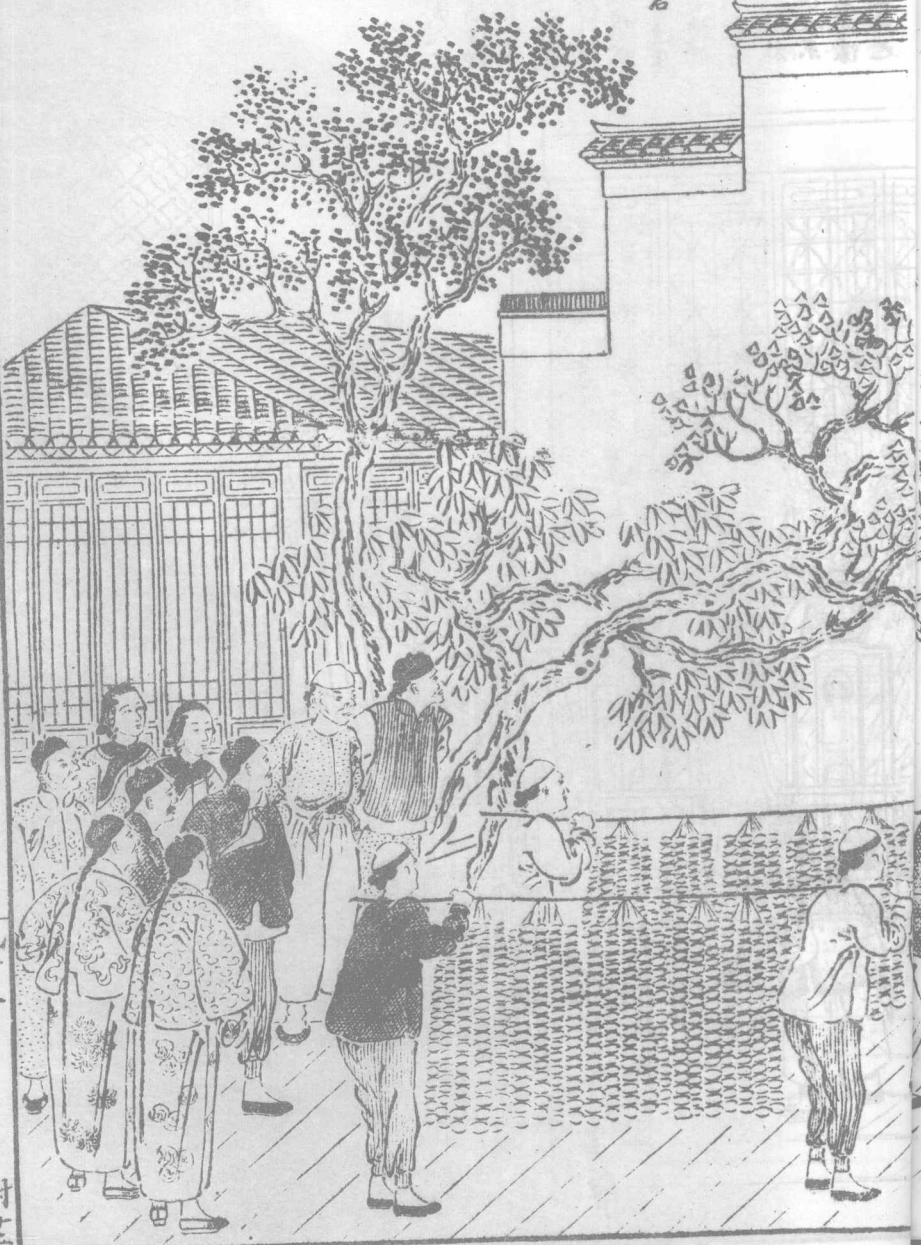
鬼色

羊城幸甚富家子也性好
 微逆不醉無歸日帝又生
 青樓選曲徵歌樂而忘返
 直至酒闌燈炮始歌陌工
 花開之句抵家後寒熱
 交作嗷語呻：家人以為
 醉也不之異証翌晨史
 甚父母疑有鬼祟尋相
 驚駭越數日忽瞳目直
 視厲弟而言曰我乃大
 頭九也生前花酒是耽
 沒後性情未改無異阮
 囊羞澀徒情杜豎多
 情適遇賢郎
 厚資坐擁是
 以相隨而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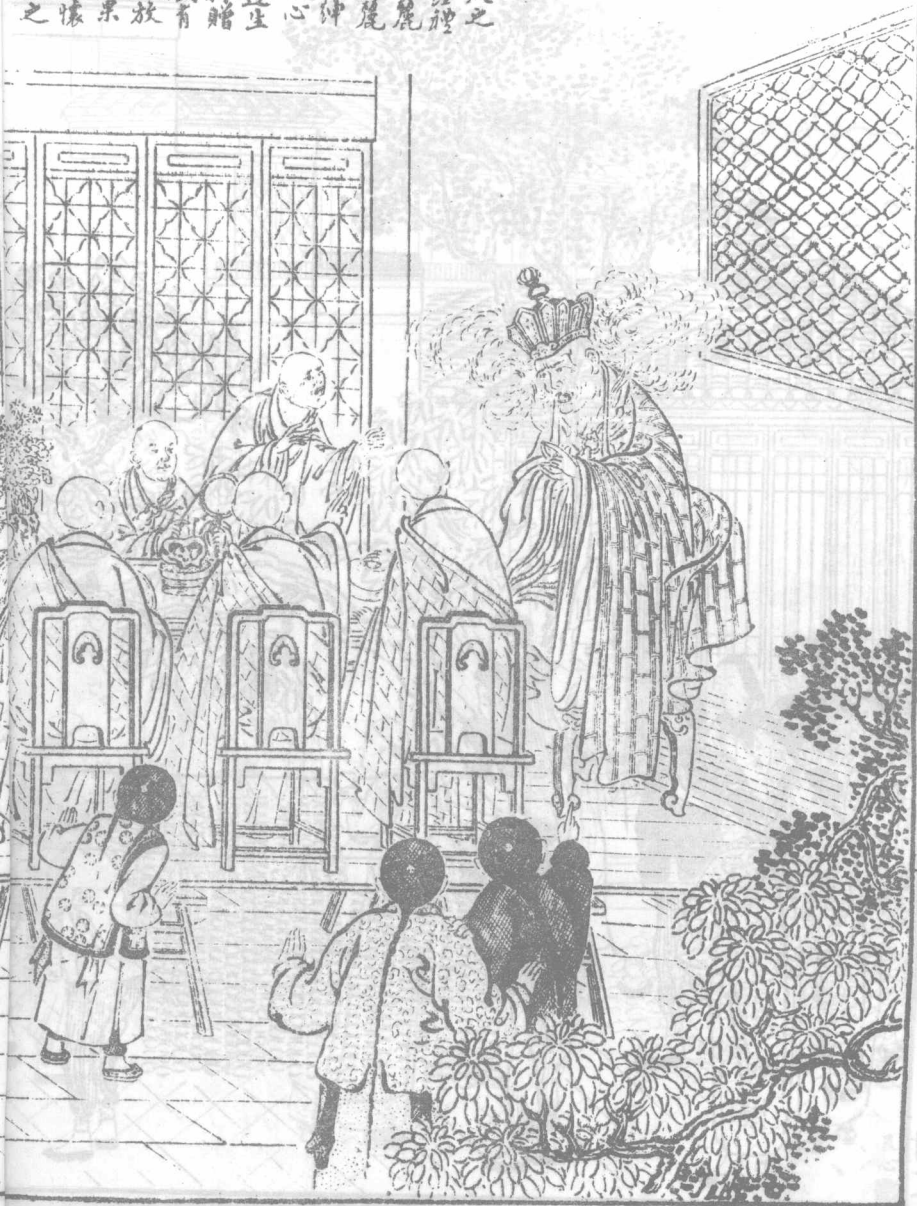
紫桂里

倘假十萬米
 提即可獨往
 怡情評苑地
 下不瀆立此
 擾累問其如
 何交付則曰
 但至深許里口呼名
 焚化自能收領父
 母如其言為備冥
 錢十萬齊醮七天
 往所插處送之
 病竟霍然所如
 大頭九者花柳逆
 情至死不復其
 真色鬼之尤欺
 然非李某肯以
 台之必不至此可
 不懼也



和 尚 被 燬

金陵某僧因遇太夫人之
 喪延某叢林方丈誦經禮
 懺方丈見素悼內有一麗
 人便自注視挑明詞麗
 人者坤之愛女也訴於坤
 不得直欲尋短見以明心
 跡坤見之結想為喜遂生
 一計出一舖帕令妾持贈
 方丈如彼接受則調戲有
 明徵矣妾遂之至晚施放
 鏡曰方丈無隙調情妾果
 授以舖帕方丈喜急納懷
 中時坤適接踵而至其之



絮語轉時姑請方丈拈香
 隨上施食臺念十和南普
 施甘露不覺擲履感額似
 有萬分苦楚狀眾異之及
 念至化子未則淚如雨下
 念不成步安由臺上顛下
 飛步出門長領內星火夫
 突向空直冒瘴嵐驚異急
 將上下衣撕脫則膚肉已
 糜爛不堪矣蓋道所贈之
 舖帕中以香灰裹一燒紅
 炭盤也伸真確而虐矣

四十五
 明



犬識舊主

甯人某甲畜一洋犬情甚馴狎尾乞憐能得主人歡去歲三月間忽然走失蹤跡杳然至今已逾一年有半矣日前行循二馬路見一韓盧酷似前之犬物試呼以名則犬即應尋而至繞足銜衣倍極依戀甲不覺狂喜迨後暮犬之某乙尋至欲將犬領回而犬竟掉頭不顧乙執之不肯計較竟捨甲領去善哉犬之不忘其舊也世之貪利忘義得新棄故者對之能無愧死

